

儿女英雄

正編

原序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之興，經尚矣。作經非聖人初意也，皆有所爲。而作不得已於言也。故易之作，爲闡天心之微也；書之作，爲觀天道之變也；詩之作，爲通人心之和也；禮之作，爲大行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爲合天心人事，以誅心維道，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上紹歷聖作經之心，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嗣是經變爲史，龍門子長，司馬溫公，晦翁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願存得失參半。時至五代，世無達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也，何獨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愜心貴當者蓋寡。自王新城喜讀說部，其書始寢寢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鑑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邱真人見元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元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予盜賊以媿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州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耽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臥薪吞

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芹見簪纓鉅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受慶，託假言以談真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閒嘗竊計之，顧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睹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治平」，實託詞於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託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格局備矣。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一「格致」之書哉？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

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說部，所見且甚夥。吾一日以前說質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學「格致」一章，而今亡矣，誠未易言！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謂曰：「常與德與治與人者，」不又一格局乎？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惜語近齊東之野，還以質之吾子，子其云何？」吾受而讀之。其書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性情爲意旨，以兒女英雄爲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入性。有時談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爲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聲，而

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快觀此「格致」一書也！吾友以爲妄曰：「子真有嗜痂癖者矣！試卽以子之言證之。西遊記誠爲「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金瓶梅以斲傷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寓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游談掉弄，詎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無福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壺廬，提禪語以文其陋，子以爲每况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萍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卽物而窮其理也。人爲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以皮裏陽秋爲旨趣，其說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粟布爲文章，其說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面敷粉，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爲當頭喝棒乎？且如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歎，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迺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爲談情，乃致誤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爲遊談——遊談何害？且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殺人。孟子，亞聖也，其罕譬焉，引入入勝者，立言尤多談。何有於燕北閒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

友聞之，始驪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

嗟乎，近俳近優，都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恆墮狐禪；說理者輒歸腐障！自非苦口，何能喚醒癡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於大空，天應欲泣君真健者，尙一聲長嘯，譜成幾疊清商。僕本恨人，早三歎廢書，洒落滿襟熱淚，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

雍正閏逢攝提格上己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原序二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爲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爲燕北閒人撰，爲新安畢公同參，爲觀鑑我齋序，均不知爲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諸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

久之，慮遂果蟬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諸忽莊，若明若昧者，言非無所爲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爲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卷首云。

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原序二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爲清大學士勸文襄公——保——次孫，以貴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游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度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平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

書故五十三回，回爲一卷，蠹蝕之餘，僅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輯，且筆墨舛陋，疑爲夫已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爲尋繹可耳。

兒女英雄傳 原序三

光緒戊寅陽月古遼閩圃馬從善偶述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傳目次

上集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一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一〇
第二回	沐皇恩特受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二四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四〇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五七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七四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鏡刀殲餘寇	九二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一〇九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一二五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佳耦	一四一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一六〇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一七六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斃天倫

修孺人姑媳祝俠女……………一九〇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二一〇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二三〇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二五〇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鱗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二七四

中 集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計賺俠女……………一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二五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四六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六七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贖寶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八六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却塵緣……………一〇一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圓好事嬌嗔試玉郎……………一三三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傳月老……………一五七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一八二

第二十六回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二〇〇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奮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二二七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二五〇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二七八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致舊業……………三〇五

下集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戀老翁醉索魚鱗瓦……………一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二六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五四

第三十四回 屏執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八三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一一三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醞酒酬師……………一四一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一七〇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壽遇窮途客……………二〇一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嬰鑠翁九秩雙生子……………二三四

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真幸事穩抱小星稠……………二七四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傳 上集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俠烈英雄本色，

溫柔兒女家風——

兩般若說不相同，

除是癡人說夢！

兒女無非天性，

英雄不外人情；

最憐兒女又英雄，

纔是人中龍鳳！

八句提綱道罷，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
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私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

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

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他幼年在塾讀書，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裏，他讀到宰予晝寢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書丟過一邊，也學那聖門高弟隱几而臥。纔得睡着，便恍惚間出了書房，來到街頭，只見憧憧擾擾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兩旁歧途曲巷中，有無數的車馬輻輳，冠蓋飛揚，人往人來，十分熱鬧。當中却有一條無偏無倚的蕩平大路——這條路上，只有一個瘦骨銳頭，鬢髮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修途，苦於自己在他背後，等閒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不想他愈走愈遠，那條路愈走愈高，眼前忽然一閃，不見了他，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裏來了。沒奈何一個人踽踽涼涼站在雲端裏，一望纔看出雲外那座天。原來雖說萬變萬應，却也只得一縱一橫；縱裏看去，便是宗動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橫裏看去，便是無上天，四人天，忍利天，堅首天，持鬘天，常橋天，福生天，福受天，廣來天，大梵天，梵輔天，梵衆天，少光天，光音天，無量光天，少淨天，徧淨天，無量淨天，善見天，善現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須欲摩天，兜率陀

天樂變化天，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個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

却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悅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一同瞻仰。只見那天宮現彩，寶殿生雲，仙樂悠揚，香烟繚繞；左一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右一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階下列着是白旄黃鉞，彩節朱旛，金蓋銀蓋，紫芝蓋，映日飛揚；龍旗鳳旗，月華旗，隨風招展；雕弓羽箭，飛魚袋，畫着飛魚；玉盤金根，馴象官，牽着馴象，飛電馬，追風馬，跨上時電捲風馳；龍驤軍，虎賁軍，用着他龍拿虎跳；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靜悄悄的，分列兩邊。殿上龍案頭，設着文房四寶，旁邊擺着一個硃紅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硃紅繡旗，旗上分列着「忠孝節義」四個大字。

一時仙樂數聲，畫閣開處，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寶爐，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釋天尊，悅意夫人出來。那天尊頭戴攢珠嵌寶冕旒，身穿海晏河清龍袞，足登朱絲履，腰繫白玉鞶，那悅意夫人不消說，自然是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了。身後一雙日月宮扇，簇擁着出來。那時許多星官神將，早排列在階下。只聽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冠朱黻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冊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間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請旨定奪。」早有殿上宮

官接過那文冊呈到龍案上；天尊閃目一看，降旨道：「這班兒發落他闔浮人世去，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纔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機不可預洩，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後發落。」

「值殿官領旨。」

早有一簇人抬過一座金鑲玉琢，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寶鏡安頓完畢，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節義」四面旗兒發下來，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捧到塔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見憑空裏就現出許多人來。爲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裝束得七品京堂樣子，同着一個半老婆婆，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又是兩個絕代女子——一個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一個裙布釵荆，端莊俏麗。還有一個朱纓花袞的長官，一個赤面白鬚的壯士；又是一個澹粧嫠婦，兩雙中年老年夫妻，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後面隨着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都俯伏在殿外。天尊發落道：「爾等此番入世，務要認定自己行藏，莫忘本來面目！可抬頭向天人寶鏡一照者！」

衆人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寶鏡裏，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又次後便見鏡裏大放光明，從那片光裏，現出許多離合悲歡，榮枯休咎的因緣來。大衆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樂的；這個揚眉吐氣，那個掩目垂頭，鼓舞一番，嘆息一番。看夠多時，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結成一片祥雲瑞霧，

現出「忠孝節義」四個大字。衆人看了一齊向上叩首。口中齊祝聖壽無疆。那殿頭官把旗兒一展。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愈走愈遠。墮入雲中。不見蹤影。

悅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可謂『歡喜慈悲』。只是這班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施法力，暗中呵護，使他不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有咎，也顯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天尊意下何如？天尊道：「夫人，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護衛的爪牙。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還要看他入世後怎的個造因，纔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況這氣數有個一定，就是天作的，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你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這樁兒女英雄公案，霎時好耍子也。」悅意夫人道：「請問天尊要作到怎的個地步，纔算得個兒女英雄？」天尊道：「這『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種事，誤把些使用氣力好勇鬪狠的，認作英雄，又把些調脂弄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所以一開口便是某某英雄志短，兒女情長，某某兒女情薄，英雄氣壯。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纔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纔作出英雄事業。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個忠臣，這就是個英雄心；忠臣斷無不愛君的，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立志要作個孝子，這就是個英雄心；孝子斷無不愛親的，愛親這便是個兒女

心。至於「節義」兩個字，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婦朋友的相處，同此一心理，無二致！必是先有了這個心，纔有古往今來的，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武死戰，纔有大舜的完廩浚井，秦伯，仲雍的逃至荊蠻，纔有郝弟兄的問答，纔有冀缺夫妻的相敬，纔有漢光武，嚴子陵的忘形。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沒有一毫矯揉造作。淺言之，不過英雄兒女常談；細按去，便是大聖大賢身分。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却也頗不容易。只我從開關以來，掌了這座天關，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兒女英雄，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也只見得兩個。一個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不忍見那青天缺陷，八面的不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補好了青天，便完成了浩劫，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覆載，拈了一撮黃土，端正了人面，便畫一個寅會至酉會，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從兒女裏作出這番英雄事業來，所以世人纔號她作神媒。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不許波斯匿國那些婆羅門外道擾害衆生，妄干國事，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嚴富貴，立地削髮出家，明心見性，修成個無聲無色，無臭無味，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國國王纔落得個國治身尊，波斯匿國衆生纔落得個安居樂業。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元配得證法華，善侶都轉法輪，子弟并登無上，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所以衆生都尊他。

爲大雄氏。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講英雄第一個大略雄才的，莫如漢高祖。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手提三尺劍，從芒碭斬蛇起義，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究竟稱不起，何也？暴秦無道，羣雄併起，逐鹿中原，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約先入關者王之。漢王乘那項王燒咸陽，弑義帝，降子嬰，東蕩西馳的時候，早暗地裏閒道入關，進位稱王。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脚色，枉費一番氣力，如何肯休？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舉火待烹，却特特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替漢王設想，此時正該重視太公，輕視天下，學那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的故事。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卽不然，也該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後布告天下，問罪興師，合項王大戰一場，成敗在所不計，也還不失爲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說：「我翁卽而翁，而欲烹而翁，請分我一盃羹。」幸而項王無謀，被他這幾句話牢籠住了，不會作出來。儻然萬有一失，他果然謹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盃羹來，事將奈何？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斷然不敢下手，兵不厭詐，卽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漢王豈不深知？豈有以父子天親，這等賭氣鬪智的，所以禍不旋踵。天假呂后，變起家庭，趙王如意死在酖毒，戚夫人慘極人處，以致孝惠不祿。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業，纔遺笑

千古英雄。再要講到兒女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爲了一個楊貴妃，焚香密誓，私語告天，道是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番恩愛，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究竟算不得，何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佚蕩驕縱，幃薄不修，那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致傷忠厚。獨怪他既有個梅妃，又想着楊妃，及至得了楊妃，便棄了梅妃，又不能終棄梅妃，以至惹下楊妃。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尙且調停不辦，又丟下六宮佳麗，私通三國夫人，除了選色徵歌之外，一概付之不聞不問，任着那五壬交橫，奸相當權，激反胡奴。漁陽兵起，他却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帶上個受累的貴妃，避禍而行；及至弄到兵變理鬼，六軍抗命，却又束手無策，不知究奸相，責驕師，斬驕兵，眼睜睜的看人，把個平日受如性命的個寶貝，活活逼死，弄壞在彼。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話，豈忘之乎？况春、秋、通、例法在誅心。安祿山之來，爲楊貴妃而來，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祿山爲着桂、貴、妃而來，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纔不辭蜀道艱難，護着貴妃遠避。及至貴妃既死，還瞻顧何來，自然就該王赫斯怒，撥轉馬頭，誡安祿山之首，懸之太白，也還博得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天下兒女子吐一口氣。何以又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愈走愈遠，固無怪肅、宗、卽、位、靈、武，不候成命，日後的南內西內，左遷右遷，父子之間，愈爲弄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就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無多受享，也

使他落了一生笑柄，萬古羞名；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之兒女情腸，纔哭壞世間兒女可見「英雄兒女」四個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風流李三郎，尙且消受不得，勉力不來，怎的能向平等衆身上求全責備？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間堯舜在上，仁風化雨所被，不知將來成多少兒女英雄，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點綴太平盛事。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寶鏡高懸，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

悅意夫人聽了，一一領會，一切天人，皆大歡喜。只見天尊把龍袖一擺，殿頭官纔喝得聲退班，那燕北閒人耳輪中，只聽得一片喧嘩，喊道：「捉捉捉！」隨着便是地坼山崩的一聲響亮，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脚，一個立足不穩，早從雲端裏落將下來。一跤跌醒，却是一場大夢，睜開眼來看看，但見院子裏一班逃學的孩子，正在那裏捉迷藏耍子，口裏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却立着合他同硯的一個新安畢生，手裏拿着一方戒尺，拍的那桌子亂響，笑嘻嘻的叫道：「醒來！醒來！清天白日，却怎的這等酣睡？」他道：「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會聽得完，却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說着，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雲端裏的情節，詳細告訴了那畢生一遍。畢生道：「先生不在館，你看他大家在那裏捉迷藏，捉得好不熱鬧，我正要拉你去一同頑耍，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裏的夢話，快來捉迷藏去！」說着，拉了他便走，那閒

人也就信步隨了他去。

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不因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會作得一個好夢，只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覺，也就變成不可圻也的一堵糞土之牆，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

列公牢記話頭：只此正是那個燕北閒人的來歷，併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的原由，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評話的緣起。這正是：

雲外人傳雲外事， 夢中話與夢中聽。

要知道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這班人作的是樁甚麼事，怎的個人情天理，又怎的個兒女英雄，這回書纔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但請參觀，便見分曉。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驢子 捷南宮垂志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的大意，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敘。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靜聽，聽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遠不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燕京，萬水朝宗，一統

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着天下無數的人才，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州，蒙古漢軍八旗，內務府三旗，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何止千門萬戶，說不盡的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不在話下。

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這家姓安是個漢軍世族舊家。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大哥早年去世，只剩他一人，雙名學海，表字水心，人都稱他安二老爺。論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爺征過高麗，平過察哈爾，仗着汗馬功勞上頭，擡了一個世職；進關以後，累代相傳，京官外任都做過。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世職襲次完結，便靠着讀書上進，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學業，因此上見識廣有，學問超羣，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怎奈他文齊福不至，會試了幾次，任憑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會不上一名進士！到了四十歲開外，還依然是個老孝廉。孺人佟氏，也是漢軍世家的一位閨秀，性情賢慧，相貌端莊，針黹女工不用講，就那操持家務，支應門庭，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爺夫妻二位，子息又遲，孺人以前生過幾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後，纔得了一位公子。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地格方圓，伶俐聰明，粉粧玉琢，安老爺、佟孺人十分疼愛。因他生得白淨，乳名兒就叫作玉格，單名一個「驥」字，表字千里，別號龍媒，也不過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高飛遠走」的。

意思。小的時候關煞花苗都過，交了五歲，安老爺就叫他認字號兒，寫順硃兒；十三歲上，就把四書五經念完，開筆作文章作詩，都粗粗的遁順。安老爺自是喜歡。

過了兩年，正逢科考，就給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個本旗批首。安老爺，安太太的喜歡，自不必說。連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師，會同案，謁官拜客，諸事已畢，就埋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那時候公子的身量，也漸漸長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溫文儒雅；只因養活得尊貴，還是乳母丫鬟圍隨着服侍。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東西兩廟，不肯教他混跑，就連自己的大門，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也是裏頭嬷嬷，外頭爹爹的跟着。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腴腆。聽見人說句外話，他都不懂；再見人舉動野蠻些，言談粗魯些，他便有氣，說是下流沒出息；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竟比個女孩兒來得還尊重。

那安老爺家的日子，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也還有祖遺幾處房莊，幾戶家人；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仗着這位太太的操作，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因晚年好靜，更兼家裏人口稀少，住不了許多房間，又不肯輕棄祖業，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留了兩戶家人隨

同看守，爲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却搬到墳園下去居住。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這地方叫作雙鳳村。（相傳說從前有人見兩隻彩鳳落在這地方山頭上，百鳥圍隨，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就在這地裏闢了一塊吉地，作了墳園，蓋了陰陽兩宅，又在東南上，蓋了一座小小莊子，雖然算不得大園庭，那亭臺樓閣，樹木山石，却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剎，圍着莊子，都是自己的田園佃戶，承租交租。那安老爺的老太爺，臨終遺言，曾囑咐安老爺說：「我平生在此養靜，一片心神，都在這個地方。將來我百年以後，不但墳園立在這裏，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裏。一則我們的宗祠裏，本來沒有地方了；二則這園子北面，土山以後，界牆以前，正有一塊空地，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便是將來的子孫，有命作官固好，不然，守着這點地方，也還可以耕種讀書，不至凍餓。」後來安老爺便謹遵父命，一一的照辦。此是前話不提。

傳到安老爺手裏，這位老爺，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名蹭蹬，未免有些意懶心灰。就守定了這座莊園，課子讀書，自己也理舊業。又有幾家親友子弟，因他的學問高深，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一天却也沒些空閒；偶然閒來，不過飲酒看花，消遣歲月，等閒不肯進城。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每日帶

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調停米鹽。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舉成名，不干外事。外頭只有幾個老成人，支應門戶。又有公子的一個嬖嬖爹，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一生耿直，赤膽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但是交給他的，他無不盡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塌，真算得奶公子裏的一個聖人。因此老爺，太太格外加恩待他，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鐘鼎人家，却倒過得親親熱熱，安安靜靜，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

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爺，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便帶了公子進城，拜過宗祠，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了拜望，仍舊回家，匆匆的過了燈節。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號籐，裝喫食的口袋盒子，衣帽等物打點出來。安老爺一見便問說：「太太，你此時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太太說：「這離三月裏也快了。拿出來看看，該洗的縫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當了，省得臨時忙亂。」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太太，你難道還指望我去會試不成？你算我自十二歲上中舉，如今將近五十歲，考也考了三十年了，頭髮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無緣，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况你我如今有了玉裕這個孩子，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

起來，倒是正理。太太，你道如何？」太太還沒及答話，公子正在那裏檢那些點考具的東西，聽見老爺的話，便過來規規矩矩，慢條斯理的說道：「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慢道中一個進士，就便進那座翰林院，坐那間內閣大堂，也不是甚麼難事。但是功名遲早，自有一定，天生應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親無意功名，也要把這進士中了，纔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安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話！」那太太，便在傍說道：「老爺，玉格這話很是，這也是這個意思。這些話我心裏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調調的。老爺竟是依他的話，打起高興來。管他呢？中了好極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這一過，也不要緊，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例公這科甲功名的一途，與異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這是件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從古至今，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才學，所以這些人甯可考到老，不得這個「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原是見了這些考具，一時的牢騷話。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歡喜；又恐怕小人兒高興，只得笑着說是小孩子話。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說道：「既如此，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左右是家裏白坐着，再走這一過就是了。」說着，看到了三月初間，太太把老爺的衣帽鋪蓋，吃食等件，打點清楚；公子也忙着揀筆墨，洗硯台，包草稿紙。

諸事停當，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也不租小窩，就在自己家裏住下。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着，正廳兒沒佔，原備安老爺、太太、公子，有事進城住的，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這家人們知道老爺回家，前幾天就收拾鋪設，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跟隨老爺進城，遇場出場，又按着日子，打發家人接送，預備酒飯，打點吃食，公子也來請安問候，都不必細說。

三場已畢，這老爺出場也不回家，從場門口坐上車，便一直的回莊園來。太太、公子接着問好請安，預備酒飯，問了一番場裏光景。一時飯罷，公子收檢筆硯，便在卷袋裏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尋了半日，只尋不着，便來問安。老爺說：「文章稿子，放住那裏了？等我吧頭場的詩文抄出來，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安老爺說：「我三場都沒存稿子，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膩了，便有人要看，也不過加上幾句密圈，寫上幾句通套批語，贊揚一番，說這次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還是個依然故我，也無味的很，所以我今年沒存稿子，不但不必抄給人看，連你也不必看。這一出場，我就算中了。」說畢，拈鬚而笑。公子聽了無法，只得罷了。

日月迅速，轉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頭一天晚上，這太太弄了幾樣菓子酒菜，預備老爺候榜，好聽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爺坐下就笑着說道：「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聽我告訴你們。外頭只知道是

明日出榜，其實場裏今日早半天，就折彌封填起榜來了。規矩是折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從門縫兒裏傳出信來，外頭報喜的接着分頭去報。如今到了這時候不見動靜，大約早報完了，不必再等。你們就弄了這些吃的，我樂得吃個河涸海乾睡覺。」說着，吃了幾杯悶酒，又說了會閒話，真個就倒頭酣呼大睡。那太太同公子并內外家人，不肯就睡，還在那裏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鐘以後無信，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又乏又困，與致索然，只得打點要睡。上房將在關了房門，忽聽得大門打得三響，一片人聲，報說：「頭，二，三，報。」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

（列公！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爲甚麼直到此時纔報？原來填榜的規矩，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後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時候，那場裏辦場的委員，以至警吏衙役，廚子火夫，都許買幾斤蠟燭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插着托在手裏輪流圍繞，照耀如同白晝，叫作鬧五魁。那點過的蠟燭，拿出來送人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一得了信，便隨着起早下圓明圓的車馬，從西直門連夜飛奔而來，所以到這裏還沒亮。閑話休提。）

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正在卸妝要睡，聽得外面喧嚷，忙叫人開了房門，出去打聽。那門上的家人，

早把鞭條接了進來，給老爺太太公子叩喜。這一番吵，吵得安老爺也醒了，連忙披衣起來。公子呈上報條，看了滿心歡喜；一時想起來自己半生辛苦，黃卷青燈，直到髮鬚蒼然，纔了得這樁心願，不覺喜極生悲，倒落了幾點淚。太太倒覺心中頗有所感，忍淚含笑勸解，說：「老爺，這正該歡喜。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定了一會，大家纔喜逐顏開，滿臉堆下笑來。公子便去打點收拾手本，拜帖，職名，以及拜見老師的贄見門包，封套。家人們在外邊門發喜錢。緊接着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會好生梳洗得，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乏也忘了，困也沒了，忙忙的帶着丫鬟僕婦，一面打點帽子衣服，又去平兌銀兩，找紅氈，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還不費事。」

安老爺看看太太忙得連袋烟也沒工夫吃，便說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沒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後半天進城不遲，歇歇再收拾罷。」說着自己梳洗已畢，忙穿好了衣服，先設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頭，又到佛堂祠堂行過了禮，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這些情節，都不必細講。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便催着早些吃飯。吃飯中間，公子便說：「雖然多辛苦了幾次，如今却高高的中了個第三，可謂「上天不負苦心，文章自有定論。」將來殿試那一甲一名，雖不敢必，也中個第三就好了。」

安老爺說道：「這又是接子話了。那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偕們旗人是沒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侍衛，官途比漢人寬些，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巴結去。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植人材的意思。況且「探花」兩個字，你可知道牠怎麼講？那「狀元」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的，不用講了。就是「探花」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牠，爲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頭上，作一段瓊林佳話——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雖然不至于老邁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有這樣白頭蹀躞的「探花」！豈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樣，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話兒了。」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穩的。」老爺說：「那又不然。在常情論：那名心重的，自然想點個翰林的席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有才氣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書，就不大有人想了——歸班更不必講。我的見識却與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縣，不拿出天良來作，我心裏過不去，拿出天良來做，世界上行不去，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至於那入金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業，我過了景了。就便用個部屬作呢，還作得來；但是這個年紀，還靴桶兒裏掖着一把子稿，滿道四處去找堂官，也就露着無趣。我倒想用個冰冷中書，三年分內外用……難道我還就外用不成？那時一紙呈兒，挂冠

林下，倒是一樁樂事！不然，索性歸了班，十年後纔選得着。且不問這十年後如何，就這十年裏，我便課子讀書，成就出一個兒子來，也算不虛度此生。」「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聽了說道：「老爺也忒慮得遠，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聽天命，自有個一定。」老爺說：「太太這話却倒不錯！」

說話間，一時吃罷了飯，便有幾家拜從看文章的門生學生，趕來道喜。人來人往，應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爺纔得進城。到了住宅，早有部裏長班送信，告知老爺中在第幾房，并房師的官銜姓名科分住處。從次日起，便去拜房師，拜座師，認前輩，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齒錄，刻硃卷。那房師，座師，見了都說：「一見你這本卷子，便知爲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見文有定評。」說着，十分嘆賞。

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不曾得閒；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纔得略略安靜。五十歲的老頭兒，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轉眼覆試期考已過，緊接着殿試。那老爺的策文，雖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見了，都道定入高選。怎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樣子，送詩篇兒，這些門路，都不曉得去作；自己又年屆五旬，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寫的却不能精神飽滿，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及至引見，到了老爺這排，奏完履歷，聖人望

下一看，見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紀，臉上一團正氣，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這要作一個地方官，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單裏，「安學海」三個字，頭上點了一個硃點，用了榜下知縣。

少時引見一散，傳下這旨意來。安老爺一聽，心裏想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登時倒抽了一口氣，涼了半截，心裏的那番懊惱，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在人羣兒裏，險些兒不曾哭了出來。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有的說：「班生此去何異登仙？」又有的說：「當年是擁書權拜小諸侯，而今真個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補好缺的。」又有的說：「在京的和尙，出外的官，這就得了。」一面就答訕着薦幕友，薦長隨。落後還是幾位老師，認真關切，走來問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報國；况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再談罷。」這老爺也只得一一的應酬一番。又有那些拜從看文章的門生，跟着送引見。見老爺走了這途，轉覺得依依不捨。安老爺從上頭下來，應酬了大家幾句，回到下處吃了點東西，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便回莊園上來。

那時早有報子報知，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個個喜些望外。只有太太合公子，見老爺進門來，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知是因爲外用的原故。一時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老

爺也強爲歡笑，說：「鬧了這許多天了，實在也乏了。且讓我歇一歇兒，慢慢的再計議罷。」

誰想有了年紀的人，外面受了這一向的辛苦勞碌，心裏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次日便覺得有些鼻塞聲重，胸悶頭暈，懨懨的就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安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熱往來，又轉了瘧疾；瘧疾纔止，又得了秋後痢疾；無法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告假養病，每日的醫不離門，藥不離口，把個安太太急得燒子時香，吃白齋，求籤許愿，鬧得寢食不安；連公子的學業功課，也因侍奉湯藥漸漸的荒廢下來。直到秋盡冬初，安老爺纔得病退身安，起居如舊。依安老爺的心裏，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關切一邊的師友親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勸民的大義勸勉，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報銷假投供。可巧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俗語說：「倒了高家堰，淮揚不見面。」這一個水災，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并請揀發知縣十二員，到工差遣委用；這一下子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裏頭挑上了。

（列公安老爺這樣一個有經濟有學問的人，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何至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有個原故。）只因這老爺的天性活潑，見識高明，廣讀詩書，閱盡世態，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不知感化民風，不知愛惜民命，講得是走動聲氣，好弄銀錢，巴結上司，好謀升轉。甚麼叫錢穀刑名，一概委

之幕友官親家丁書吏不去過問且圖一個旗鑾傘扇的豪華酒肉牌攤的樂事。就使有等稍知自愛的，又苦於衆人皆醉，不容一人獨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動輒不是給他加上個難膺民社，就是給他加上個不甚相宜，輕輕的就踹掉了，依然有始無終，求榮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個畏途，如今索性挑了個河工。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侵冒錢糧，逢迎奔走，吃喝攪擾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難作！自己一想：「可見宦海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裏了。倒不如聽命由天的闖着作法，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未可知。」

老爺存了這個念頭，倒打起精神，次第的過堂引見，拜客辭行。一刑瑣屑事情，都已完畢，纔回到莊園，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說：「欽限緊急，請示商量，怎的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說，該坐長船的，也有說該走旱路的，也有說行李另走的，也有說家眷同行的。安老爺說：「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我早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這正是：

得意人逢失意事，一番歡喜一番愁。

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任，怎的個主見，下回書交代。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這回書緊接前回，講的是那安老爺揀發了河工知縣，把外面的公私料理，應酬已畢，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這日飯罷無事，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因傳進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內中也有極伶俐的，也有糊塗些的，誰不想獻個殷勤，討老爺喜歡，好圖一個門印的重用。那知老爺早打了個僱來回車的主意，便開口先望着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我意思此番到外任去，慢講補缺的話，就是候補知縣，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還不知可准我作，不准我作。」說到這裏，大家就先怔了一怔，太太只得答應了一聲。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是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在官場上講，實在是天恩，我有個不感激報効的嗎？但是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不喜繁華，不善應酬，到了經手錢糧的事，我更怕。如今到外頭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學些圓通；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到了圓通不來，我還只得是笨作——行得去，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輕騎減從的先去看看路數。如果處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家裏的事，向來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囑咐。我的盤纏，現有的儘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慮者，家裏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實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輕，萬一有個緊要的事兒，以至寄家信，帶東西這些事情，我都託了烏明阿烏老大了。他雖合偌們滿洲漢軍隔旗，

卻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他待我也實在親熱。那個人將來不可限量。太太白看着幾天兒，就上去了。我起身後，他必常來，來時太太總見他，玉格也可合他時常親近，那是個正經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因向公子說：「你的文章，我已經託莫友士先生，合吳侍郎給你批閱。可按期取了題目來，作了，分頭送去。」公子一一答應。

說到這裏，太太纔要說話，只見老爺又說道：「哦！還有件事。前日我在上頭遇見僭們旗人卜德成——卜三爺——趕着給玉格提親。」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連忙問道：「說得是誰家？」老爺道：「太太不必忙着問。這門親不好作，大約太太也未必願意。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雖不是查不出號兒來的人家，現在通共就是我這樣一個七品大員，無端的去合這等闊人家兒去作親家，已經不必；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相貌也狠平常。我走後儻然他再託人說，就回復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至於玉格今年纔十七歲，這事也還不忙。我的意思，總等他進一步，功名成就，纔給他提親呢。」太太說：「這家子聽了去，敢是不大合式。拿我們這麼一個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沒那富室豪門找上門來；只怕兩三家子趕着提來，還定不得呢！」老爺說：「倒也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個相貌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裏，北邨裏都使得。」太太說：「教老爺說的真個的！我

們孩子，怎麼了？就娶個南山裏北邨裏的？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事。倒是老爺纔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老爺雖說是能吃苦，也五十歲的人了，況且又是一場大病纔好。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老婆子們伺候，我還怕他們不能遇到，都得我自己調停，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再說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顯印是個要緊的衙門裏，要分不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自想想。」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裏。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麼法兒呢？」

那公子在一旁，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父子的一番離別，心裏十分難過。就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沿路的風霜，異鄉水土，沒個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爲難，是因自己起見，他便說道：「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只怕父母不准；據我的糊塗見識，請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裏。」老爺太太還沒等說完，齊說道：「那如何使得！」公子說：「請聽我回明白，要講應酬世務，料理當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來的膽兒小不出頭，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這層，還可以自信。至於外邊的事，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家裏再留下兩個中用些家人，支應門戶，

我不過查查問問便一意的用起功來等鄉試之後中與不中就趕緊起身隨後趕了去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一舉兩得，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太太聽了，只是搖頭；老爺也似乎不以爲可。但是左想右想，總想不出個道理來。還是老爺明決，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大家彼此都不放心，聽了公子的這番話，想了一想，便對太太道：「玉格這番話，雖然的是孩子話，却也有些兒見識。我一個人去，你們娘兒兩個都不放心。太太既同去，太太便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了。有了太太同去，玉格又沒甚麼不放心的了，可又添上了個玉格在家，我同太太的不放心，這本是椿天生不能兩全的事！譬如偕們早在外任，如今從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着他不成？況且他也這樣大了，歷練歷練也好。他既有這志向，只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太太想着怎樣？」那太太聽了，自然是左右爲難；但事到其間，實在無法，便向老爺說道：「老爺見的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了罷。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的麼？如今既是這樣說定了，把華忠給玉格留下，那個老頭子也勤謹，也嘴碎，跟着他裏裏外外的又放一點兒心。」老爺連說：「有理。我要帶了華忠同去，原爲他張羅張羅我的洗洗油油這些零星事情。看個屋子。如今把他留下，就該派戴勤去也使得。戴勤手裏的事，有宋官兒也照過來了。」

當日計議已定，便連日的派定家人收拾行李。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從過一位業師跟前

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溫習學業，幫着支應外客。那程師爺單名一個「式」字，他也有個兒子名叫程代弼，雖不能文，却寫得一筆好字，便求安老爺帶去不計修金，幫着寫寫來往書信。邊去的是門上家人晉升籤押家人葉通料理家務家人梁材，還有戴勤并華忠的兒子隨緣兒，大小跟班的三四個人，外薦長隨兩三個人，以至廚子火夫人等，內裏帶的是晉升家的，梁材家的，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是戴勤的女孩兒，——并其餘的婆子丫環，共有二十餘人。老爺一輛太平車，太太一輛河南棚車，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大車。諸事安排已畢，這老爺太太辭過親友，拜別祠堂，便擇了個長行吉日，帶領裏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這日公子送到普濟堂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當下爺兒娘們依依不捨，公子只是垂淚，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個不了。老爺便忍着淚說道：「幾天離別，轉眼便得聚會，何必如此！」說着，又囑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奮勉讀書的話，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公子送了老爺太太動身，眼望着那車去得遠了，還在那裏默默的呆望。那老爺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遠望，只是戀戀不捨。這正是古人說的：「世上傷心無限事，最難死別與生離。」這公子一直等到了車輛人馬都已走了，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然後纔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園。真個的，他就一納頭的杜門不出，每

日攻書按期作文起來——這且不表。

且說那安老爺同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當日住了常新店，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渴飲饑餐。不到一日，到了王家營子，渡過黃河，便到南河河道總督駐紮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找下公館，沿河接見。上下一行人便搬運行李，暫在公館住下。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便去拜過首縣山陽縣各廳同寅，見過府道。然後纔上院投遞手本，稟到稟見。

那河台本是個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靠那逢迎鑽幹的上頭，弄了幾個錢，却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錢糧，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獻納，不上幾年，就巴結到河工道員；又加他在工多年，講到那些裏頭「挑壩」、「下掃」、「加隄」的工程，怎樣購料，怎樣作工，怎樣省事，怎樣賺錢，那一件也瞞他不過，因此上歷署兩河事務，就得了南河河道總督。待人傲慢驕奢，居心伎刻陰險，那時同安老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要了書信，先趕到河工，爲的是好搶着鑽營個差委。及至安老爺到來，投遞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覺他怠慢來遲。又見京中不會有一個當道大老寫信前來託照應他，便疑心安老爺仗着是個世家旗人，有心傲上，隨吩咐說：「教他等見官的日子，隨衆參見。」

安老爺是坦白正路人，那裏留心這些事！一般也隨衆打點些京裏的土儀，給河台送去；及至送到

院上，巡捕傳了進去，交給門上。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見上面寫着，不過是些京靴，縉紳，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發話道：「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你在這院上當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誰不是緞繡呢？羽，綢緞，皮張，還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麼這位爺送起這個來了？他還是河員送禮，還是看墳的打抽豐來了？這不是攪嗎？沒法兒也得給他回上去。」說着，回了進去，又從中說了些懈怠話。那河台心裏，更覺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當時吩咐出來，說：「大人向不收禮。這樣的費心費事，教安老爺留着送人罷。」

次日正是見官日子，安老爺也隨衆投了手本。少時傳見，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世路，沒有能幹的人；及至見面，遞上履歷，纔知這老爺是由進士出身。又見他舉止安詳，言詞慷慨，心裏說：「這人既如此通達諳練，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這分明看我是佐雜出身，他自己又是兩榜，輕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就起身讓走送出來了。

那安老爺也只道新官見面之常，不過如此，也不在意。從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補聽差，除了三八上院，朔望行香，倒也落得安閒無事。安老爺本是個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會，却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

兒舞女，再遇見打牌搖攤，可就弄不來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漸漸的就有些聲氣不通起來。這又不在話下。

却說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稟報，稟稱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這缺本是個工段最簡的冷靜地方，又恰巧輪到安老爺署事到班，便下劄懸牌，委了安老爺前往署事。安老爺接了委牌，稟辭出來，又到府裏稟辭。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便問：「吾兄，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沒有？」安老爺說：「卑職到此不久，人地生疎，正要合大人討人呢！」知府說：「很好！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很妥當，你就請他蟬聯下去罷。」說着，從靴掖兒裏，掏出一個名條，安老爺連忙的接過來，見上面寫着「錢如甫」三個字，當下收了。

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飲酒中間，安老爺也請教了一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那首縣便說：「辦工首在得人，兄弟這裏却有一個千妥萬當的人，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在兄弟這裏，人浮於事，實在用不開。二哥，你帶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說着，便叫了那人來叩見。安老爺一看，見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顴骨，一雙鼠眼，幾根黃鬚，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因是首縣薦的，便先問了問他的姓名。那人回稱姓霍，名叫士端。那首縣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那人謝了一謝，便退下。

去。一時酒散。

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在路無話。到了那裏，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并那到任堂規，以至同城官員，如何接風宴會，都不必煩瑣。安老爺到任後，所喜工輕政簡，公事無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心中只是記掛着公子，所喜接得幾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靜，公子照常讀書，也就無可惦念了。

一日，安老爺接着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墊陷，稟請興修。安老爺接了稟帖，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不過有十來丈工程，偶因木椿脫落，以致碎石倒塌，漫却都不會沖去，儘可撈用。那土工也墊陷得無多，自己雖不懂，看了去大約也不過百十金的事。回來便吩咐該房書役辦稿，就在歲修銀兩項下，動支趕辦。

次日房裏送進稿來，先送師爺點定，籤押呈上老爺標畫。見那稿倒也辦得明白，只那工段的尺丈，購料的堆梁，錢糧的多少，却空着沒填，傍邊粘着一個小小紅籤兒，上寫着「請內批」三個字，那核辦的師爺也不會填寫。老爺當下叫籤押說：「你去問問師爺，這數目怎麼沒填寫？想是漏了。」少停籤押回稱說：「問過師爺，師爺說候老爺把錢糧數目批定，再核料物尺丈，——向來是這等辦的。」老爺說：「這

怎麼講難道我自己會銷算不成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己問去罷」說着便起身來到書房。

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了，連忙換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送茶讓坐已畢，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規矩是這等的，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晚生纔好照着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老爺說：「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照着工料算錢糧。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况且叫我批定，又怎樣個約略核計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那師爺說：「要照現勘的丈尺，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老爺說：「可又來就着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是了。在那師爺連連搖頭說：『這是作不來的！』」老爺便問：「這又怎麼講呢？」那師爺道：「承東家不棄，請晚生的這衙門幫辦公事，可不敢不傾心吐膽的奉告。我們這些河工衙門，這『據實』兩個字，用不着，行不去合哪。卽如東家從北京到此，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用錢的；况且京中各當道大老，但本省的層層上司，以致同寅相好，都要應酬的，到也不容易。這也在東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說。但是就我們這衙門講，晚生是有也可，沒有也可，倒也不計較。只這內而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個不是指着開個口子，弄些工程吃飯的？此猶其小焉者也。再加一那工程出來，府裏要費，道裏要費到了院費，更是個大

宗；這以後委員勘工要費，收工要費，以至將來的科費部費，層層疊疊，那裏不要若干的錢？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請想想，可是「據實」兩個字行得去的？」老爺聽了這話，心下一想，「要是這樣的頑法，這豈不是拿着國家有用的帑項錢糧，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胡作非爲麼，這我可就有點子弄不來了。」因向那師爺說道：「據你先生你講起來，這外費是沒法的了。至於我家的家人斷乎不必，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那師爺見不是路，果然不願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無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錢糧，報了出去。

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抱怨，不說老爺清廉，倒道老爺跋氣，都盼老爺高升，說：「再要作下去，大家可就都札上口袋嘴兒了。」且不說衆人的七言八語。

却說一日忽然院上發下了一角公文，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爺看畢，正在心裏納悶說：「我到這裏不久，又調署了高堰，這是何意？」早見那長隨霍士端正匆匆的走上來道喜說：「這實在是件想不到的事！這缺要算一個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調署了老爺，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再不然，就是老爺京裏的，有甚麼硬人情兒到了。這番調動，老爺可必得像模像樣答上頭的情纔使得呢！」老爺便說：「我也不過是盡心竭力，事事從實，慎重皇上家的錢糧，愛惜

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難道還有個甚麼別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說：「這個全不在此只這眼前便有一個機會，小的正要回老爺。這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壽，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樣個行法？」老爺道：「那早已辦妥當了，我上次在淮安首縣，就說過每人備銀五十兩公辦壽屏壽禮，我已經交給首縣了。」霍士端笑道：「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老爺說：「依你還要怎樣呢？」霍士端回說：「小的可敢說怎麼樣呢？不過是老爺待小的恩重，見不到就罷了；既見到了，要不拿出血心來提補老爺，那小的就喪盡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說：那淮徐道是綢緞紗羅；淮揚道辦的秀氣，是四方硯臺，外面看看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硯臺裏面却用赤金鑲成，再爲漆罩了一層，這分禮可就不菲；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兩遼參；河庫道辦的更巧，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頃地，把莊頭佃戶，免給本宅的少爺，却把契紙裝了一個小匣兒，帶到院上當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廳，也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巧妙。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如何下得去。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個美缺呢！」老爺說：「這可就罷了！我！慢說我沒有這樣家富，便有，我也不肯這樣作法。」霍士端說：「這事，老爺，有甚麼不肯的？這是有去有來的買賣，不過拿國家庫裏錢，搗庫裏的眼，弄的好巧了。還是個對合子的利兒呢！不然的時候，可惜這樣的好缺，只怕俗們站不穩。」老爺聽到這裏，便說：「你不必多講了，去罷去罷。」那霍

士端看這光景，料是說不進去，便赳赳的退了下來，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

話休絮煩，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劄文，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門任所；自己一面打點上院謝委，就便拜何台的大壽。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台壽期將近，預先擺酒唱戲，公請那些個河員。衆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不亞如那臨潼鬪寶一般。獨安老爺除了五十兩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個頭，吃了一碗麵，便匆匆的謝委稟辭，上任而去。

不到一日，那到了新任，只見那人烟輻輳，地道繁華；便是衙門的氣概，吏役的整齊，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更兼工段縣長，錢糧浩大，公事紛繁，一連幾日接交代，點梁料，核庫冊，又加上安頓家眷，把個安老爺忙得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這纔料理清楚。

（列公！你道那河台，既是合安老爺那等不合式，安老爺又是個古板的人，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趣奉，此外又不曾有個致意託情的，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到底是個甚麼意思？列公有所不知，這從中有個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一個精明鬼兒，他見上次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這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靠不住。他好容易挨過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飽了，撈是撈夠了，算沒他的事了，想着趁這個當兒

躲一躲，另找個把穩道兒走走，因此謀了一個留省銷算的差使，倒讓出缺來，給別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個虫兒，他有甚麼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不能不應，看了看這個立刻出亂子的地方，若另委別人，誰也都給過個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沒法兒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偏看了看收禮的帳，輕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個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惱；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當日說的那個「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調，既壓一壓外邊口舌，他果然經歷伏汛，保得無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盡心，儻然他辦不來，索性把他參了他，也沒的可說；因此上纔有這番調署。

那安老爺睡着夢裏也算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又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不但兩岸冲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屋，都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那安插難民，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這般大工，正是安老爺的責成，一面集夫購料，一面通稟，動帑興修。那院上批將下來，批得是：

「高堰下游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挑汛無虞，該署員——到任，正應先事預防，設法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卽至漫決冲刷，實屬辦理不善，着先行摘去頂戴，限一月修復，無得草率偷減，

大干未便。」

安老爺接着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說道：「這是外官必有之事。况這窮通榮辱的關頭，我還看得清楚，太太也不必介意，倒是這國帑民命，是要緊的。」說着，傳出話去，卽日上工。就駐在工上，會同營員，督率那些吏役兵丁工夫，認真的修作起來。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同甘同苦，衆情踴躍，也仗着夫齊料足，果然在一月限內，便修築得完工。雖說不能處處工歸實用，比起那前任并各廳的工程，也就算加倍的工堅料實，大不相同了。一面完工，一面通報上去，稟請派員查收。

（你道巧不巧？正應了俗語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偏偏從工完這日下雨起，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個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那水勢建瓴而下，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水勢不等。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這個當兒越耗，雨越不住，水越加漲。又從別人的下段工上，開了個小口子，那水直串到本工的上泊岸裏，刷成了浪窩子，把個不曾奉憲查收的新工，排山也似價坍了下來。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台一見大怒，便批道是：

「甫作新工，尙未驗收，遽致倒塌，其爲草率偷減可知。卽候參！」

一面委員摘印接署，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淮安候審。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見那奏稿上參的是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的去的了，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立刻就是兩個官役看了起來。幸而安老爺是個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但說：「鄰省水漲，洪澤湖倒灌上段，口岸沖決，我可有甚麼法子呢？斷不敢說，冤枉總是我安學海無學無能，不通庶務，讀書一場，落得這步田地，辜負天恩祖德，再無可說了。」只是安太太，那裏經過這些事情，只嚇得他體似篩糠，淚流滿面。老爺說：「太太事已至此，怕也無益，哭也無用。我走後你急急的也到淮安找幾間房子住下，再慢慢的商量個道理。」

話休絮煩。那徽老爺同了委員起程，太太也在那衙門住不住了，便連夜的帶着行李，拖泥帶水的，也奔淮安而來。

安老爺到淮投到，本沒有甚麼可問的情節，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個清官，又是官犯，不會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祠居住。

那太太到了淮安，還那裏找甚麼公館去，暫且在東關飯店安身。那時幕友是走了，長隨是散了，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養活不成，也薦出去了；只剩下程代弼——程相公——并晉升、梁材、戴勤、隨綠兒

幾個家人，并幾個僕婦丫環，無處可去。

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裏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過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場黃梁大夢。這正是：

世事茫茫如大海，
人生何處不風波？

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個歸着，下回書交代。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

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致受苦，那廟裏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裏間，外間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權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出個內外。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裏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賣變，且喜平日看文章這些學生裏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只得分頭寫信，託他們張羅，好拚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裏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着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太，自有一番的囑

耐不表。

（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斷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好報，天下人都不必茲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這榜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於獲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裏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却莫怪說書的曉舌閑話休提。）

却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沖決，民田受害，龍顏大怒，便照摺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

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裏，便挨門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說白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却都不肯明說。

這日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而起？」梅公子道：「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望誤，却也不知其詳。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託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委，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浙江查辦事件去了；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轉致誤事。

當下那程師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工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便託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會好生得睡。

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師爺纔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却不小，幸喜還不礙。」說着，懷裏把那

抄來的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

「請旨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俟該參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聞請旨。」公子看完，那程師爺又說道：「據部裏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沒有個不開復的。只不曉得老爺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幾個月日用，兩三番的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裏弄得出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齊又上了浙江，如果他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師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

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個老家人，姓張，名叫進寶，原是歷代舊人，年紀有七十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老爺，你別着急！倘然你要急出個好共歹來，我們作奴手的，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個商量……」回向程師爺說道：「我們老爺本就沒主意，再經了這事，別難爲他了。倒是程老師爺替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就保住官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沒銀子，家裏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肯罷，誰家也不能存許

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必定要如數。難道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那張老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話了。」因又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遠說，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裏不是有座寶珠洞嗎？那廟裏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裏却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賬。老爺常到他廟裏下棋閑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愿的，程老師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程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託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爲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說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狠好；儻然沒有安便，就是我走一盪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老師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託我們老爺的福，也還巴結着跑的動，何況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啊！」

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這個年紀，儻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誤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妥當了，還是我跑罷。」那張進寶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蹶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推個不了，却都爲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我們先不必爭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麼個樣兒！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裏，更不知怎麼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銀子，就是嬖嬖爹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務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場期將近，丟下出京，儻然到那裏，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哄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老師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

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巴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是劣蹶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真要去，那常行牲口倒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回師傅，索興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兒們，在這園子週圍散誕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裏答應着，只是發怔。

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日粉」，一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日粉號叫子金，是個舉人；何之潤說叫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了安老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纔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會各同臆的朋友，多少大家集個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裏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家，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給他發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兒的好，去見老人家。」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斟酌的。公

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衆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辭。

公子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原來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佟孺人起身時，曾託過他常來家裏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這怎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并華嬈嬈支應裝烟倒茶。

正說閑話間，那張進寶從廟裏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安，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裏，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託，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廟裏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了沒有，我這裏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少爺寫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也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大概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他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便又將方纔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遍。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三千地呢？這麼太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

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裏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纔好。再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急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外！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我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纔不言語了。

（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說是慢慢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

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銀子兌回來。內裏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嬖嬖，並兩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驢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載行李銀兩，連諸親友幫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路。兩個驢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

長新店而來了。

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起身，只見家裏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這是那裏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託付我，說道：『兒上管着他些兒，別惹大爺生氣。』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啊！他翻了一個筋斗，就沒了氣兒了麼？」華忠又問說：「誰叫你來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棺材還沒有呢！」華忠道：「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公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回三河去，因為買了點東西兒晚了。夜裏方纔走。他家親戚兒，就叫我順便報這個信來。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着。」兩個人這裏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擻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媽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白想想你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嫫嫫爹不是這樣。他這一件事，我看着聽着心

裏就不忍，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不叫他去發送的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換了來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露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

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就說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叫他連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這晚上起，就盼望趕露兒，左盼右盼，也不見到。華忠說：「今日趕露兒趕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裏頑兒住了。」因說：「僂們別就誤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裏，我們那裏尖，那裏住，我們後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

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誤不了事。」

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趕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嬖嬖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

（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會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連着買棺盛殮，送信接三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得蹤影全無，直等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報知了，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趕上，真成了個白趕路兒的。是是後話不提。）

却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騾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脚呀！這兩個騾夫，再不說他閒下一頭騾子，他還是不住的既支脚錢，又討酒錢，把個老頭子嘔的嚷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會有一天的清淨。

一日，正走到荏平的上站，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實的乏了，打開鋪蓋要早些睡，怎奈那店裏的

臭虫咬的，再睡不着，只見華忠纔得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嬖嬖爹你那裏去？」華忠說：「走走就來。」一回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裏走動，哼啊哼的，哼成一處，噯喇啊，噯喇的，噯喇成一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呀？」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只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兒便手足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撮着手只叫道：「這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裏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牖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脚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你刮出來，打出來纔好呢！」趕緊取了一個青銅錢，一把子蔗梢，連刮帶打，直弄的週身爛紫渾青，打出週身的黑紫泡來，他的手脚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還靠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打。」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這時候可那裏去找會打針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就會給他打。」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打罷。他纔到櫃房裏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腎俞」，「三里」四個穴道，打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纔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人道

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一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懾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嬖媵爹，這纔沉沉睡去，一宿無話。

次日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緩過來了，只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跑堂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子纔胡擄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來看，華忠便在坑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裏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看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那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了。」華忠說：「小爺，你只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便向公子說：「大爺呀！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託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僱們主僕，作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臭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裏，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

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纔札掙得起來。儻也要把老爺的這頂銀子耽擱了，漫說我就挫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裏過了荏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裏有我一個妹夫子，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鏢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上年他還寫了書子來，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個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麼大擻下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發生嗎？我可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時候，再求你們去。這書子我是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着麼？如今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話，并現在的原故，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等我託店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荏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驛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到我悅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

枝子儼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裏寫上，就叫我妹妹到店裏來，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二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裏耽擱了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札掙的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了，算得辜負了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你大爺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給交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裏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說：「我也想到這裏了，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驟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跑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耽誤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己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間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纔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在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

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爲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個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值甚麼？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嬖嬖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纔略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嬖嬖爹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般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咐你，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老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裏不妨，就是有歹人，他也沒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爲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扮作討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記切記！」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

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裏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便催着公子，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裏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丫環多少人圍隨，如今落得跟着兩個騾夫戴月披星，沖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荏平，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書交代。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荏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驢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就到了荏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旁燒鍋當舖，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桌條橙，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檯上坐着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在那裏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擔子，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驢夫便問道：「少爺，僂們就在這裏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驢夫把驢子帶了一把。

街心裏早有那招呼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裏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盡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下？」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騾夫幫着擡進房來，放在坑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鞞馬子，吃食簍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幫着他店裏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嬷嬷爺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荏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大碗涼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

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嬷嬷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會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殮那些苦楚。——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也從

不會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怔着歇子半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會洗。接着飯來了，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將飯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

一時間，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驢夫，一個姓苟，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狡滑賊，生了一臉的白癩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裏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這東南大道岔山，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路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啊，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個鄧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面相兒，告訴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人家是個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只告訴明白了他，他就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

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裏還怕短人使嗎？」公子扭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甯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千萬不要誤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

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却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裏，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俺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裏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攔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咯兒了。你瞧俺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

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

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嗚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黃墨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脯兒，白肚囊兒，白尾巴梢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攔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傻狗道：「你管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

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話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倆蝸蚱飛不了我，迸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綳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這盪買賣，算你我到了運了。那僱驢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真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挺撇挺橫，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然這麼是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驢子也幹了，咱們倆也賠了。」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狼說：「依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回到家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裏等咱們，把那個文調調的雞兒誑上了道兒，

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裏，大約天也晚的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兒誑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馱着往回裏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裏走嗎？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裏，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咱就是這麼辦咧。」當下兩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擺尾的走了。

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

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驢夫去後，正是店裏早飯纔擺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房裏淺斟低唱，那屋裏呼么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也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怯着嬖嬖爹此時不知死浩，兩個驢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裏亂轉。

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裏，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咪啣了一下。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之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兒，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搭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袷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磕膝蓋那裏都蘇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裏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的白縐綢汗巾兒；脚下包脚面的魚白術襪子，一雙大掖巴魚鱗繖鞋，可是靱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煙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嘆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煙袋往嘴裏給送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煙。』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煙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裏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煙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煙，我就不會吃煙，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

低了頭出去了。

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嚶嚶嚶嚶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烟從嘴裏吸進去，却從鼻子裏噴出來，賣水煙的把那水烟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甯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道：「怎麼個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噹楞噹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裏打着一付札板兒，噹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牕根兒底下闖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

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涼着。只倒茶的這麼一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錢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

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臉上押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被人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原來是兩個大丫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牆角落裏，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道：「你不聽這個，俗唱個好的。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撈了幾十給他，他便喜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裏。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纔涼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纔擻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

（且住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能生得尊貴，不會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纔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即或在大大面兒上，有那個擻老頭

子，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敲聲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

却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騾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自己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子響，心裏說：「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珠，蓮臉生波，並桃腮帶靨，耳邊旁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幌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來，要進房去，不

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着兩只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裏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裏，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會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台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裏的鞭子望鞍橋洞落兒裏一插。

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牕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她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

客房瞅着。安公子在帘縫兒裏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裏嗾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就是我爹爹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他儼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裏，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跣踏的一聲，把那扇單扇關上。誰知那門的推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纔關好了，吱吱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靠南牆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裏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漫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曾直着脖子喊人。這裏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響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兒，交叉着手，靠着廳台兒在那裏歇腿兒呢。公子

見了，鬧了個「點手換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

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烟袋桿望着掌上一拍，磕去烟灰，把烟袋掖在油裙裏走來，問公子道：「要茶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咧！伺候你老，你老吩咐吧！」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麼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咱們都灣轉得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說：咱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裏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上摔三截兒，還有個旗下金，北京城裏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烟袋疔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叫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吧。」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那跑堂兒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大爺，你老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刷板橙。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勛，

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頭號石頭，考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你老，這是怎麼說呢？」

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裏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趑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裏。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裏，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直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吧，你老破多少錢吧？」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于褚。」說着，又伸了兩個指頭。

（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樁故事的時候，就考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纔註疏出來道：「是月之爲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干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吊也，干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褚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爲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于褚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于褚」

「玉千禧」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

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攔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兩個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跪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又悄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一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噙的就是一脚，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嚙嚙了一聲，先把腿蹲了。張三說：「你攔着吧！那非離了拿鏃頭，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鏃頭。李四說：「咿！你把咱們的繩績也帶來。這得倆人抬呀！」少時繩績鏃頭來了，這一陣嚷了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圈子人了。

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縮辮子，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鏃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喚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

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裏拿着鐵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弄得動她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來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想是爲怪怪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兩只小脚兒往兩下裏一分，拿着椿兒，挺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腳跟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摺，把那塊石頭就摺倒了。看的衆人齊打夯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嘍的一聲的，也有喑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

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老子。」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般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裏的意思，本時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纔要關門，怕關門不牢，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

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會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尚且弄牠不轉，她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這個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開門揖盜」麼？只急得他悔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裏乾轉，這且不言。

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擡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提，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閃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

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了石頭，款動一雙小脚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

却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掛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

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裏說道：「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裏正在爲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裏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裏，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她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她出去。俄延了半響，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她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怎般怎般，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

也知薰蘭非凡草，
怎奈當門礙着人。

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到褚一官的兩個騾夫回來，到底怎生掇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從下回書交代。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厚情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荏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荆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蹤難辨，一時錯把她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她，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己屋裏來了！及至到了屋裏，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是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裏

經得起這等的磨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一個見識來了。道他有了個甚麼見識？說來好笑，却也可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畢，安公子便向那馬鞍子裏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纔有言在先，拿進這塊石頭來，有兩吊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

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裏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廳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捲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算多剩了兩個大錢，掖在耳朵眼兒裏，合兩個更夫拿着鋏頭繩槓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串錢又弄疑相了。纔待起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裏？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是往那方法，從何處

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賣買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嬷嬷爹囑咐的「逢人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算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難道我說我姓賈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撻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道：「這可沒的說了！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裏串店兒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裏也謹嚴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概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

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

人看待？」列公！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撞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己膽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裏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話，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說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河南，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曾自己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裏，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個夥伴在後邊，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恁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語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的這等詳細？據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裏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爹爹在

跟前不中用，就禱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

不肖公子自己肚裏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怕店裏閒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呌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到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笨事。縱說有銅牆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得了來，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的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

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

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撒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
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
高的個漢子咧，並不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愧，這位小爺索興嗚
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爲保護這幾兩
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兒的一般，就
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
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
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
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裏，帶罪賠例，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場大難；
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
知生死，打發驛夫去找，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
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

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邊烘起兩朵紅雲，頭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煽，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起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却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這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跟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自走過，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纔不過午初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儻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爲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義，你那兩個驢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人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裏呆望，悵悵如有所失。

却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衆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些話，聽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鋪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

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裏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

句閒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又問：「這樣，是一定向來認識在這裏遇着了？」公子道：「我連她的姓氏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裏認得起？」店主說：「既然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了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子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各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漫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真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她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她來的。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臺，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她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裏就好合她打餓荒了。你老白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裏去

呢？」

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往外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驢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臉兒狼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老爺，給你老討了個好兒來。他說家裏的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驢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驢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刀的攔掇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願；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驢夫店家兩下裏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裏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騎上牲口，帶了兩個驢夫，竟自去了。

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她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她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而出，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裏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如今且慢

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裏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瀾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瀝膽訂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鮮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騾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狠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纔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裏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狠，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騾夫說的路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候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却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

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個騾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騾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這道，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騾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騾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她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騾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

却說那兩個騾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裏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煙，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狼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看這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僱着牲口，趨向前去行了一程，來到黑風崗的山脚下，只見白臉兒狼向傻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遠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騾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

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狠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鑿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提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哩嘩哩的響。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裏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狠從騾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却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證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狠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梢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裏頭住了一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鴟」，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裏面，隨處都有。這山裏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裏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只道有人掏他的窩兒來了，便橫沖了出來。一翅膀正搗在那騾子的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一撥，甩就把騎着的人掀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栓的鈴鐺，也就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牠便一蹶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羣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狠捧的那草帽子也丟了，幸而不會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喙身爬起來，顧不得帽子，撇開腿就趕。這趕脚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裏趕得上呢？一路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騾子奔了水去；這纔一個

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個騾子罵道：「不是還債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

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裏嘆道：「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抬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

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却掛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裏面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煙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橙；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筐籬。樹上掛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這裏坐着，賣茶花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這又不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耽擱了這半日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值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啣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兩個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兩月頭裏，出了一個兒山貓前

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明日早起來，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錘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響，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瘦長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囉！廟裏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買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咧。」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到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裏住下，等明日早走，依舊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不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

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裏邊一角拐角牆撐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裏面馬棚槽道具全。那佛殿閒牕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階上看着卸行李，兩

個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筋兩沉重，那瘦的和尙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人。」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裏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腿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裏不潔淨，污辱衆位罷咧。請到禪堂裏歇罷。那裏諸事方便，也嚴緊些。」

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裏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面兩條大炕，却也實在難住，便同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兒是極寬展的，個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橙；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自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

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着恭恭敬敬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

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類，那油盤裏，又有兩個盞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栓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壺還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盞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己淋的。」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盞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盞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盞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盞倒在壺內，又斟了一盞，說道：「喝一盞。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一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擋寒，夏天解疫，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盞，我再不讓了。」

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會從命。」一時匆忙，手裏不會接住，一失手，連盞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盞子碰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

間噔的一聲，冒上一般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呸！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盅子也碎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擋。

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裏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如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綁，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裏攔住，騰出自己那隻手來，在僧衣裏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脫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搥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繫了個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鏟子，盛着半鏟子涼水，鏟子邊上攔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麼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人，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誰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為看破紅塵，

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刹，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裏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故此不曾出去，你要啞默悄悄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看見的，給你留個囫圇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呢。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精兒亮，瞧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裏，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這也不值你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咱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麵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哧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膛兒來。他便向銅鑊子裏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安公子的心窩兒。

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

那凶僧描准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用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嘆！噯呀！咕咚！噹啷啷！」三個人裏頭，先倒一個。這正是：

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無常死不知。

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書交代。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只聽得嘆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只怕有等不看書裏節目，妄替古人担愛的，聽到這裏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這倒的是誰？是和尙。和尙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尙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閒話休提。

却說那凶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要下手，只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算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算？書裏交代過的，這和尙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漫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脚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

出個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這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甚麼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將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裏便是腮戶，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個子涼水在那裏等着。安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喉，讓那白光兒從頭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颼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要站住，一直的奔了後腦子的腦瓜骨。咯噠的一聲，這纔站住了。那凶僧雖然囚橫，他也是這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了這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嚕哪哪手裏的刀子也扔了。

那時三兒在旁邊正默默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着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吧。」纔一轉身，彎着腰要把那銅鏃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颼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打了個過腔兒，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噠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鏗把個銅鏃子扔了，咕咕

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鏃子裏的水潑了一台階，那鏃子唏唧唏唧的一陣亂響，便滾下台階去了。

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尚怎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鏃子掉在石頭上鏗的一聲響亮，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銅鏃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果然這樣，那點蘇合丸，開通關散，熏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儼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只鼓打一陣銅鏃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開了便藏不住；血不歸經，心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模糊的理？心一模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鏃子鏘唧唧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嚇，心繫兒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裏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

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兩個和尚又倒橫躺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喪了殘生。他口裏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世，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鬼境啊！他……」這口裏句話，說還不曾說完，只見半空

裏一片紅光，喇好似一朵彩霞一般，嘆，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裏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搯成雙股兒，在額上繫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襠中衣，脚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看只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掛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却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她芙蓉面上，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抬腿，吧的一脚，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袴，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脚下分撥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裏，直奔了安公子來。

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她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裏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她也不睬，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裏，咻啾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

一頭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這纔明白：「她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我在店裏碰見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

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却是搯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她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脚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唵嚓一聲，插在牕邊金柱上，這纔向安公子答話，這句話只得一個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纔覺得酸痛來；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搖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那女子指着屋門說：「走到屋裏去。」安公子說：「哪哪……哪我的手還捆在這裏，怎個的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閒話休提。

却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轉向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個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拿將過來，放在嘴邊呼呼的吹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扭，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

來了呢？」安公子望着流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纔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張的彈弓褪了下來，弓背向地，弓絃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鞘，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那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將弓鞘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山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腳就地兒覓拉。

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壁放的這張春橙上歇下。還不會到那裏，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裏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埃塵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

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裏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裏，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她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只聽撲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她轉過臉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剗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斬銅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顫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一看，又呵噤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纔趁你倒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札掙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牠。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

場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嘆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問動，便兩隻手拉到炕上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

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她却倚在門旁，不作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牆外走來。唱道是：

「八月十五日兒照樓，

兩個鴉虎子去走籬，

一根燈草嫌不亮，

一根燈草又嫌費油；

有心買上一枝洋臘燭，

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

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口頭，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一個答道：「這就叫『禿子當和尚，將就材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裏說道：「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材料的和尚。」她便咬破腮，望窗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粥塗的走進院門。只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纔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咦！師傅今日怎麼這樣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了事兒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樁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這個樣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裏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裏說話，不防腳底下噹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鑊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准是三兒幹的，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灣下腰去提那鑊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牆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灣腰一看，他就跳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禿子連忙捺下鑊子，趕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咱們揣開門進去瞧瞧。」說着，纔要向前走，只聽房門響處，嗖早躡出一個人來，站在當院子裏。

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咧！怎麼他又出來了！這不像是說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倒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鬧！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這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裏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裏那個人，你交給我了嗎？」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這麼個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撒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着？手裏靈活，這打了我的叫兒了。你等等兒，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禿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鬪口，便站在台塔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拉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

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却與廝殺械鬥不同，有個

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爲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當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個「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攏着左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腳踢，拿法破法，自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却實在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各廟裏存身不住，纔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這女子方纔的一個反手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把左手攏右手讓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左手膊橫着一擔，封在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搯，將他身子攔轉過來，却用左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掐，叫作「黃鸞搦腿」。那瘦和尚見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擔；不想他把拳頭虛着幌了一幌，趑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頭女筋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

照左哈劬巴打去，明着，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個了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拿了個拿樁勢。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腳，一回身噠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腳，却腳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脚，把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脚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這是姑娘的一椿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那禿子看見，罵了聲：「小撒蕩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廚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搪牠，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輪開，從上往下只一蓋，聽得哧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那個和尚手裏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耙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鬪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裏走？」在背後舉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哧嚓從左肋裏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蔥，剝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鼻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你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兩個滿口噤的是些甚麼？」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

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脚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羣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尙，手拿鐵錘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裏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拿棧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嘆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擡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裏，掖上倭刀，一手輪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廝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

言還未了，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丟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砍將將的抵一個住。她單刀一攢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兒仙雞褪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慈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

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俏佳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這場惡鬪，鬪得來十分好看。那女鬪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暗想說：「這個和尚倒來得恁的了得；若合他這等油鬪，鬪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兒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只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拳回去踢躡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讓了，他把柳腰一擺，不身向右一拆，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他却揚起左胎膊，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裏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裏。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會坐個倒躑兒，連忙的插住兩腳，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把那棍往懷裏只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腳跟向胸脯上一登，腔他立脚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動，我就

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掖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是死了。

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揸起來，在那裏把頭碰的山響，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餚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瘦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她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我得爽快，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窗前，只見那窗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巴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成，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用手灣了轉來，灣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只一掃掃了個蕪花兒，把那門關好。

她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裏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

些柴炭；那廚房裏牆上掛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麵俱全。他也無心細看，趂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奉，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柵，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篷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葱白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裏四個騾子，守着個籬子在那裏墾；一帶灰棚裏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尙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草牲口的草，草堆裏臥着兩個人；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倆人身上只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掬去了。細認了認，却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騾夫；那女子看見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趂身奔到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尙，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裏燒兩個騾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裏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她隨手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裏外屋裏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類，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

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裏。」回手揣在懷裏，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烟，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裏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說：「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

看畢，順着大殿屋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屋上跳將下來，纔待上台塔兒，覺得心裏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纔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如今正是深更半夜，况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料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可沒個證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裏，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皺，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丫頭，你看這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便是明裏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她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稻稈，在燈盞裏蘸了些油，點將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她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纔你走後，險些兒不會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又有甚麼响動不成？」公子說：「豈止响動，直進屋裏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闔得這樣

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常從門裏走，從牕戶裏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吃了個乾淨；我這裏拍着牕戶，吆喝了兩聲，他纔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纔該你我閑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一雙手按了那把倭刀，纔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只聽得一片哭聲，哭道是：「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

好似錢塘潮汐水，一波纔退一波來。

那哭聲是怎個的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上回書中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裏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裏的原故，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他便吃驚道：「奇呀！這廟裏的和尙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又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况又是深更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還是嗷聲似的來着，我只道

是街坊家呢！」女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事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常院裏，順着那聲音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裏一般。她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底下，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裏。走到那破牕戶跟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看了看那門，却是鎖着，她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牆靠西，也有個小門關着，靠東柴堆後面合着裝煤的一個大荆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裏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魃魃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裏喘氣。讀者！你道這人爲何在此？原來這廟裏和尙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說這裏這個人，也是這日間來打尖的。那和尙把他關鎖在屋裏，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個秃子，合那瘦的和尙替換照應。這人在筐裏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却聽不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尙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饑餓難當，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

那人還只道是和尙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女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個端的。」說着，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

起來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在那裏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了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我的孩兒，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女子一聽，心裏詫異道：「這是那裏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己認差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我，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老命，怎的領我去見見我那女兒，老伴兒纔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裏？」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我在這裏。誰知道他弄到那裏去了？」女子道：「咿！既這等，我方纔把這廟裏走了個遍，怎的不會見個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心在這裏歇歇兒等候，不可亂走，等我務必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及至起來，那女子趁一路月光出去了。

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裏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牆壁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裏間屋裏來，她便進到裏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納悶。讀者！你道他爲何在桌子底下尋找起來？原來

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宇，多有在那臥牀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窖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着孤身客人，半夜出來劫他的資財，不就害人性命！——甚至關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平，又多是木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着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就便這能仁寺廟裏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只是與自己無關，不值得管這閒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禿子兩個和尚交手，聽了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這廟中除了劫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早又動了她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裏尋了一會，不見個踪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纔罷。」說着，滿屋裏端相一會。看看北面那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的西北牆角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裏，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甚麼原故。趑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裏放着的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裏面攔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碗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裏了！」

原來這頂櫃子裏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榻板；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着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口就講罵，動手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裏要你的小命兒，不要嘴兇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馮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事情到了這裏，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裏還按納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響。只這一拍，聽得裏面嘩唧嘩唧的一陣鈴鐺響，就有個人接聲兒說：「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唧嚕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也罷！」外面聽了，連連的又拍了兩下，又聽得裏面說：「來了。你老人家別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還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鍊子響，又一陣鈴聲，那扇背板便從裏邊吱噠開了。

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裏閃出一個中年婦人。只見她打半截子黑炭黑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豬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帚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縐的衣裳，捲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

一聲說：「我只當是我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點住。那婦人說：「你不叫關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只說你作甚麼來的，誰叫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他就借着那婦人方纔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着你勸他呀！」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咧！那麼着請屋裏坐。」她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她一面先走，口裏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我漂亮，我看你還不答應。」女子讓他走後，一脚跨進門去。只見裏面原來是個夾牆地窖子。那門裏一條夾道，約麼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一層層的台階下去。靠西一帶磚牆，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牕，南頭有個小門，——從門裏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纔一步步的下台階來；走到台階盡處，進了那個小門，一眼就看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裏面。她那形容，和自己生的一模一樣，好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裏暗驚。

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相，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窖子裏週圍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很大木頭；大木上擔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着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牕，南北東三面，却是磚牆，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裏正北安一張大牀，牀東頭杌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掛着個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隔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牆一張春檯。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檯上，旁邊坐着個老婆兒，想是她的母親。那老婆兒也是個村莊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被裙兒蓋着，看不出那脚的大小。但見她雖則隨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裏垂淚，看着好生令人不忍！

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她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事緩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未曾說完，只見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她面上碎了一口道：「呀！吓！放屁！這是甚麼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你怎麼叫我不要啼哭叫罵，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你難道就能甘

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兒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阿！不要這樣。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麼好話？他不過與強盜通同一氣。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徑，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個字。」

讀者！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她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麼？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她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貞烈，心裏越加敬愛，說：「這纔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笑着歎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屈，自然該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你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甚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聽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甘心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那一銖子性兒合人家鬧。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起無限的

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婦人道：「一個人鼻子底下長着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兒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婦人見這樣子，便有些害怕，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諒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點閻王爺呢？」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令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甚麼樣的話，大約也合她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婦人見了，扯住她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住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守着錢糧兒過去，你又走哪。」那穿紅的女兒聽了，拔下那把刀來，用刀背把她的胳膊一攔，向那母女二人道：「你娘兒兩個只顧走。」那母女見了，也有些害怕，只得就走。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着？」口裏只顧說，她却連忙拿了她的煙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

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緊跟着出了那地窖子門。她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安公子，又

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拉了那婦人，脚不站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正不知她那裏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賬女人的話，只道她果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她，她不着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看她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賬東西拉了去，難道是又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獸獸的發顫。

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着個火亮兒，從夾道子裏領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女說道：「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那裏是和尙，原來是他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頭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個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在靠牕戶杌子上坐下。那婦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攢住持？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坐兒了。」說着，蹲下在

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櫈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聲兒不言語，嘆味嘆味，只吃他的潮煙。

亂過了這一陣，那老頭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老兒姓張，名叫張樂世，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母兒兩個，兄弟張樂天是學裏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她叔叔叫她念書認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計。我這老婆子也是彰德府人，他有個哥哥在京東幫人作買賣，要講我家還算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裏供給得起？說聲沒有，他們就強奪硬搶，我合老婆兒說這個地方兒，可住不得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裏的大戶，又把傢傢伙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裏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找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日走岔了路，走到這條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裏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裏歇下。這廟裏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了禮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兩掛兒汗錢，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化我個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

不化你西，只化你盤頭大閨女。」我說：「這地方兒我這裏給你買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閨女麼？」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出門，那大師傅就叉着門，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裏來，把她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裏去，扣在大筐底下。往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好聽的話。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窖子裏。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只是磕頭撞腦要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她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想這件事，可怎麼點得頭呢？正鬧得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尙是甚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媛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臊膈眼子呢，人家大師傅甜言密語兒，哄着他，還沒說十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個希爛，還作踐他嗎？說得他那麼軟餒餒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她，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倒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央及央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兒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

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騾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話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只聽她自己在那裏咕囔道：「放啊！我們還留着祭灶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怒氣已按納不住，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只得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只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煙袋，滅了火紙。他就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倆老兒的麼？你也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咱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着，別同我論姐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麼碰見你們姐兒們，都是這麼硬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贅。」他纔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呸，我們死鬼當家兒的姓王！他們哥兒八個，我們當家兒的是第六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補個三吊五吊的。趕他死了，我說這還守個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着這廟裏的大師傅來了。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忒好咧，真別辜負了人家的心！你們瞧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這件衣裳是買了整匹的花兒洋縐現裁的，我這褲子汗場兒都是綢子的。總說了罷，算道萬絲兒把

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講了，天天的肥雞大鴨子，你想咱們配麼？」那女子說道：「別咱們！你是你。」婦人道：「我就是我；我到了這廟裏沒半年，人家大師傅花的那錢，打我這麼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就是一樣兒活重些兒。」這女子問道：「你這樣好吃好穿，還有甚麼重活叫你作呀？」婦人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廟裏爺兒六七個呢！大師傅是個當家的，二師傅是個帶髮兒修行，好本事渾身着的哪；還有個小大師傅，小二師傅，小大師傅，打的一手的好拳；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也不搨。還有個三兒。你等一回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油油，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可巧今兒個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俯給他，她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她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個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真金鐲子來，想着要給他帶了手上呢？她伸手吮擦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你瞧她歹毒不歹毒？」那女子問道：「這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容易救月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她。」誰知越勸她倒把勸翻了，張口娼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娼婦頭上戴這個，身上也穿這個，你怎麼說呢？」

「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這等說你還不會勸動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婦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大師傅找了你來了麼？我瞧你這嘴又來得，你勸他，他沒個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裏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個，咱們姐兒三個，咱們鬧個劉海兒的金錢墊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

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氣，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裏還忍耐得住？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喇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會聽她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裏，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那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道：『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嚇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怎的把他殺了？可不嚇殺了人。』到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兒啊！你那裏知道，她是那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說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個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

願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我聽你刀山咧，劍樹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的似的。怎麼此刻換了本事了？不妨跟我走。」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

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這月光之下，滿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和尙，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幸喜牕戶擋住不會跌倒；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這張金鳳怔了一回，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衆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的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挑，用兩個指頭指着鼻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將入相，八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她也不換。……她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裏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札起來，往院子一丟；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牆角一捺。說聲：「跟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纔大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裏是甚麼勸我？竟是來救我全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姐姐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阿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姐姐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裏？怎的就曉得我在這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

望姐姐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一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纔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檯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檯上。他自己却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裏邊靠牆。大家這纔側耳凜神，聽他說他的來歷。只見他滿臉堆歡，不慌不忙，未從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安公子」。這正是：

人生第一開心事，
辛苦功成閑話時。

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麼言詞，且看下回。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這回書應該先要有個交代，讀者！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椿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驢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講得來開口生煙，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裏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噴。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纔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還寄放着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個閨門女子，這叫作不安本分，無故多重，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

她細想去，還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她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只是天地雖大，苦人甚多，那裏找得着許多的穿紅女子來……這位姑娘，見張金鳳的問他姓名來歷，欲待不說，不但不打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她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讀者要說是重絮，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

這個當兒，張老夫妻兩個，因方纔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驚喜交加，匆忙裏並不會聽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個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裏詫異道：「這裏怎生的有個甚麼安公子？況且我看這人也是個黃花女兒，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是他的至親兄弟，也該有個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還稱起他的性來？此事好不明白！」今不言張金鳳在那裏納悶，且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裏邊，守着那個黃包袱，聽得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會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說：「不會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和你說。」只聽他又應了一聲，只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個人影兒。

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麼着不下了炕來呢？」聽他答道：「一身的鈕扣子，被那和尚撕了個稀爛，廠胸開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了！你方纔不是這個樣兒見我的麼？難道不是個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呵！非也非也！方纔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麼着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他在這裏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聞說：「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個姑娘，嘔得冒火，和他嚷道：「你怎麼不下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麼爲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他又俄延了半晌，纔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裏說：「這是怎麼說呢？我這裏又不曾衝鋒打仗，又不曾放礮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尙，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這姑娘心裏只管是這等想，但是他已經溺了，憑是怎樣的大行領，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好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裏，把褲子刷乾，拉起

襯衣裳的短襖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縷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讀者現在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忙裏先把安公子和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公子是個尊重誠實的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來歷，商個辦法，早的上路去見他父母，兩隻眼並不會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金鳳此時幸而保全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再沒說看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好姿容，心裏藏着一副關心蕙性。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一派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得眼光一閃，又見安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紅雲，抽身往裏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裏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會！」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很好，免得我重紮。」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紮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時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真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

他都信得；豈有個不謹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個安。張老慌忙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裏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這裏還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兒。」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檢開，擦乾淨了桌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的這番琢磨，臉兒也闌老了，膽子也闌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就發起恨來道：「咦！這就是方纔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扔說：「如今我也會敬你一盃！」姑娘說道：「還要怎麼沒來由？」

一時張老擦淨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檯，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檯坐下，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還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裏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我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殘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

不必講到。現在要問我的住處，說來却離此不遠，也不面在四五十里之外，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說：「這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裏住不成？」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個在雲端裏住的理呢？」那姑娘也不和他分辨，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邊，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這等一個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樁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道：「既這樣，姐姐因何到此？」那姑娘道：「我這個人，誰是個多事的人，但是凡那下坡走馬，順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我今日可是爲救一個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纔我安驥只爲自己沒眼力，沒見識，誤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再有十個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綽身難報，怎說得個不知？只是我知姑娘是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還求你說個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驥稟過父母，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

沒有。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問；必要問我，就捏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裏，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些地步纔好。姐姐要不說，妹妹只得又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個樣兒，是部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這真個的照方纔那禿孽障說的，我是個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妹姑娘。」這個地方兒要讓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這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算這個字都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歎了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我父親也坐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聽了，忙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說道：「你這話更可不必要，你我不幸託生個女孩兒，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烈烈轟轟作番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誥金封，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還說句笑話兒，你也見過一個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

降妖捉妖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脚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到這裏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尋個縫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裏，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是張彈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闔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機事不密，我有個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一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了鬻，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樣，扶柩還鄉。我自己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想不到那裏，正遇着他遭了椿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喪盡，是我拔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還給他掙過了一口大氣來。他便情願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

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曹操曾說「甯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我卻是只顧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人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會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道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裏村中衆人的仗義，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纔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弄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個女孩兒家，除了針繡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不怕，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我釘個鈕扣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尋趁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這安公子聽到這裏，問道：「姑娘，世間這有個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執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卽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這清官能吏，勤儉自奉，贖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贖些資財；那莊農人家，耕種耙鋤，贖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聲，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明了，

就叫那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起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道等細條條的個身子，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况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一般的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裏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是我當個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和這事相近，開來也指點我的刀劍鎗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纔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是拿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射箭拳脚，却是老人家口傳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驢兒，——這驢兒日行五百里，苟遇着歹人，或者異物怪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個神物。因此任我所爲，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離山老母學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妻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咂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那些和尚，都來得不弱；這個頭陀，尤其凶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繼送了他？今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閑話，

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怎的個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嘍舌。只是我臨別的時節，這等的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猝而行。這怎麼講？這也能了！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裏來？到要請教。」

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裏，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我在店裏聽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半疑，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見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騾夫，還不會回來，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混帳話，我益發怕將起來；正說着，兩個騾夫回來，又備說這褚一官不能前來，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那騾夫店家，又兩下裏一齊在旁攛掇，是我一時慌亂，就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高嶺，又出椿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跑到此地，要不虧兩個騾夫，沿途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這裏纔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請「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是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萬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你姑娘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的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會認清我這番好意，你連那騾子的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纔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

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這兩個驛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大家說道：「今日這場是非，也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裏說話。我騎着驢兒，從旁經過，只聽得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頭這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了這話一想，這豈不這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繞到山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感激不盡的那兩個驛夫。」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岡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纔得說明；臨別又如何叮嚀的囑你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併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纔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纔如夢方醒。

只聽他說道：「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覆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說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道：「

你這又作甚麼！這個東西，可不是耍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媽媽爹，又沒在跟前，誰給你砍呀！」只見他滿面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得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那兩個騾夫，把這大膽的狗男女，碎尸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個憑據看看。」說着向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子一看，果然是交騾夫送去的那封信，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說：「少爺，你別嘔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歸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向張老夫妻並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和我是親是故，我和他也是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多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騾夫口裏一個信息，要拿這注現成銀子；及至訪着安公子，見他那番光景，知他是個正人，問起情由，又知他是個孝子，我心裏先暗暗的欽敬，便不肯動手。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與我父親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從這任俠尚義之中，又動個同病相憐之意，便想救他這場大難。」

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俗語說的：救火須救滅，救人須救澈。我明明聽得那騾夫說，不肯給你

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况且那褚一官，我也略曉得些消息，便去請他，他三五天裏也來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他一百年，他也未必來的。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不致遭驛夫的毒手，你又怎能夠到得淮安？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趟，要把事替你佈置的周全安妥，好叫你大路趨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他台說言語支離，推我不知去向，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他纔說是兩個驛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我一他聽事不好了，這兩個既不會到褚家去，褚家這話從何而來？可不他是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這裏去，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炕來，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撥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的鈴鐺，合一個草帽子，丟在路旁，我只說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蹤跡兒來。跟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這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得不到些情形，只順着牲口的腳蹤，找下回來，見這牲口腳蹤兒，蹣跚的散亂，直奔了這廟裏來。至於這座廟裏，和尙的行徑，我早已曉得；我想了這事，尤其不妙呀，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這驛夫的暗算，依然脫不了強盜的明劫，還不是一樣？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還不曾見個端的，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喊叫住前

走。我看了看廟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二縱身上山門，往廟裏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躡身跳下來，只是我雖會躡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躡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這東配殿裏，堆着些糧食，我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裏，然後出來縱上房去。」讀者，我們打個岔，你們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把廟裏走了個遍，就是不會到東配殿了。原來他進廟裏，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再講那十三妹，他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背一看，正見那凶僧，手執尖刀，和你公子說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個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結果了兩個僧人。至於後來的那般禿廝，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再說假如這時要留他一個，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費一番唇舌精神，所以纔斬草除根，不曾留得一個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我不是爲打算你這幾千兩銀子而來了罷。」說到這裏，回頭又向着張金鳳叫了聲：「妹子，你聽我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你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講了。」

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說得閉口無言，只有垂淚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

真是百口無詞，只是姑娘你也有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說道：「怎麼找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呢？你倒說說，我倒聽聽。」安公子說：「姑娘，你若在店裏，就把那驢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插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倒不禁笑起來說：「這這一個點兒不欠通，到底是你作夢呢！假如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膽有識的人，我說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些機關，加些防範，你只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尋苦惱，弄到這步田地，那時再告訴你這話，不知又該嚇成怎的個模樣！甚而至於益發疑我，倒誤把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和他訴起衷腸來，可不更誤了大事麼？」安公子聽了，拍腿點頭的笑說：「不錯的，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俗也罷。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只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只說了一句话：「這到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笑話，不用講這個那個，只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你姑娘救的。安公子他爲官作宦，怎麼樣也報了恩了；只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子又是個女孩兒家，你那樣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呢？」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噯！真話麼？」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這話也是欺人。只是說方纔說過的，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驢子；我這妹妹還得感

激那個沒臉的女人。這話怎沒講呢？要不虧那個騾夫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騾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凶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難道這果真是這個兩條腿的畜生，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個天，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裏怎的個支使？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這更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天纔牽引了我來；——這不是一樁偶然的事。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藏頭露尾，被你們層層的尋根究底，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將軍不下馬，「你我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說着掖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就走。這正是：

鏡中花影波中月，
假假真真辨不清。

至於這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裏去，下回書再行交代。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佳耦

這回書緊指上回，講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張金鳳，併張老夫妻把一往的原由來歷，交代明白，邁步出門，朝外就走；安公子一見慌了，只慌得手足無措，卻又不好上前相攔；張老夫妻二人更是沒了主

意，也只說得個姑娘不要忙。只有張金鳳乖覺，她見十三妹纔把話說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頭也不回，抬身就走；她便連忙搶了兩步，搶到十三妹面後，回身迎頭一跪，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說：「姐姐那裏去，你此時是去不得的了噫！」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便也一同上前圍着不放。十三妹道：「這又奇了！你們的事，是已弄清楚了，我的話也交代明白了，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張金鳳道：「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如此，你且起來。」張金鳳雙手緊抱，把臉靠住了那姑娘的腿，賴住不動說：「要姐姐說了不去，我纔起來。」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說：「你且起來，我纔說去不去的話。」說着扶起張金鳳，大家重復歸坐。只見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張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罷了！你們兩個枉有那等個聰明樣子，怎麼也恁般獸氣。你們道我真個要去麼？你看這等的深更半夜，古廟荒山，雖說救了你兩家性命，這個所在，被我鬧得血濺長空，尸橫遍地，請問就這樣撂下走了，叫你們兩家四個，無依無靠的人，怎麼處呢？就便你們等到天明，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麼？就算我是個冒失鬼，鬧了個烟霧塵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們想想炕上那個黃包袱，我就這等含糊糊的丟下不成。就算了也丟下不要掛，你們只看牆上我的我這張彈弓——我這張彈弓，是銅胎鐵背，鏤銀研金，打一百二十步開外；不同尋常兵器；從我祖父手裏，傳流到今，算個傳

家至寶；我從十二歲用起，至今不曾離手，難道我肯去下他不成？張金鳳道：「既如此，姐姐爲何忽然說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則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則試試你二人的膽量；三則咱們今日這樁公案，情節過繁，話白過多，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這回書找不着個結扣，回頭兒太長。因此我方纔說完了話，便站起來要走，作個收場，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讀者的藉此休撫目力，你們聽聽有理無理。」十三妹說明這段話，不但當時在場的大家聽了，把心放下，就連現在讀書的而都說有理。

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又聽了這半日長談，早把那黃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如今因十三妹提着他纔想起。連忙爬起到炕上，雙手抱起來，送到十三妹跟前，放在桌兒上說：「姑娘，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着的那個包袱，我聽你說的要緊，方纔鬧得那等亂烘烘的，我只怕有些失閃，如今幸而無事，原包交還，姑娘收明了。」姑娘道：「借重費神，只是我不領情，這東西與我無干，卻是你的。」安公子詫異道：「這分明是姑娘方纔交給我的，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方纔在店裏的時候，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金，纔能無事麼？如今你囊中正得二千數百兩，纔有一半；聽起來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兩袖皆空的；世情如紙，只有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那一半又向那裏弄去？萬一一時不得措手，後任催得緊，上司逼得嚴，依然不得了事，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古千辛，也前

功盡棄？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去走一過，就是爲此。我從店中別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稟過母親；一面換了行囊，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着我提的那位老英雄，要暫借他三千金，了你這樁大事。若論這位英雄的家當，漫說三千金，就是三萬金，他一時也還拿得出來；若論他同我的氣義，草講三萬金，便是三十萬金，他也甘心情願，我也可用得他的。所以聽見我說「借」字，就立刻照數的盤出來，問我送到那裏。我說：「不要遣人運送，給我捆載停妥，就捎在我驢兒上帶去罷！」到虧他的老成見識，說道：「這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金，不怕帶不了去；但是東西狼狽，路上走着也未免觸眼。」因問我：「還是本地用，遠地用；如本地用，有現成的縣城裏字號票子；遠路用，有現成的黃金，帶着豈不簡便些？」我聽他說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大約也夠三千兩光景了。」說着解開包袱，又把兩封紙包拆開，只見包着二百兩，同泰號硃印上色葉金。安公子還不會答話，那張老看了說：「這樣值錢的東西，二百二百的幫人，真可少見；又想的這樣周到，姑娘，你不要是個菩薩辦世罷！」張老婆兒一旁觀了，也不住的點頭啞嘴，說道：「只聽說金子是件寶貝，鍍個冠簪兒啊，丁香兒啊，還得好些錢呢！敢是真有這麼大包的，你看看黃澄澄的怪愛人兒，阿彌陀佛，哪！」

張金鳳雖是個鄉村女子，卻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且此時一心只有十三妹姐姐，餘事都不在心

上，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看，暗暗的敬服。十三妹略無多言，只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資財，救了性命，安了父母，已是喜出望外；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宛轉成全，又是歡忻，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還把她當作個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層懊悔，一層羞媿，只管滿面是笑，不覺得那兩行眼淚，就如湧泉一般，流得滿面啼痕；只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道，『大恩當謝』，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說着便嗚嗚的哭起來。張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榜擦眼抹淚，連張金鳳也不覺滴下淚來。十三妹道：「大家不必如此；公子你也且住悲啼，不須介意。要知天下的貲財，原是天下公共的，不過有這口氣在，替天地流通這樁東西。說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花用得當，萬金也不算虛；花用得不當，一文也叫作枉費。卽如這三千兩金，成全了你的，一片孝心，老人家半世清名，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何況這幾兩銀子，我原說一月必還，又不是白用他的；這一月之內，自有那沒主兒的錢送上門來，替你還他，連我也不過作個知情底保的中人；這手來，那手去，你又何必這等較量錙銖？」安公子聽了，只時領受據好不提。再講那十三妹這番解囊贈金，又了却一樁心事，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

男女上路的話。只是看看這四個人之中，一個是瘦怯怯的書生，一個是嬌滴滴的女子；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又是一對鄉愚，經了這番大難，個個嚇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這上路的事情，一時從何商議；想了一想，便對大家說道：「如今賭事已妥，就該計議到你們的路上了；但是要計議大事，先得定了心神。纔得周到細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了。神定了，就說萬言，也是無益。大約此時你們心裏，第一件怕這一院子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性命關連；第三件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日後破案，也難免掛誤。我告訴你們這三件事，都不要緊，人生在世，不過仗着天地的一口氣，及至死了，是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超出輪迴，這口氣便去成神；是個平人，這口氣再入輪迴，便去作鬼。到了這班混帳和尚，人死燈滅，就想作個鬼也不能——這是第一樁不必怕。再講到這個地方，我方在表過的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遼無村，近無鄰，這樣深更半夜，絕沒人來，就便這和尚再有些夥黨，找了來，仗我這口刀，多了不能，有個三五百人兒，還抵得住了，這是第二樁不必怕。至於慮到日後的錯誤官司，我若見不透日後的怎樣收場，也不肯作眼前的這番事業，這是第三樁不必怕。這話不是空談得的，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個憑據，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張老聽了先說道：「姑娘的話，豈有個不信的咧；不過怕來個人兒闖見，鬧饑荒，鬼可怕他怎甚呀！我們作莊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

夜不到地裏守莊稼去，誰見有個鬼哪！安公子按着說道：「是啊，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聖者爲神，返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怕他則甚？怕他則甚？只是姑娘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十三妹也沒功夫合他掉那酸文，說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們爲難的事，是都結了，我此刻却有件爲難的事，要求你諸位。」話未說完，安公子先跳起來道：「姑娘，你有甚麼爲難的事？只管說，漫講。」上山捉虎，下海擒龍，就是「赴湯蹈火，碎骨粉身」，我安龍媒此時都敢替你去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了一挑，說道：「如此好極了！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安公子聽了皺着眉，裂着嘴，搖着頭道：「這樁事卻難。」十三妹道：「既這樣可作甚麼關兒呢？」因回頭向張老夫子道：「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張老道：「這背死尸小老兒却也來不得的呢？」姑娘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咱們還管給他打掃地方麼？」那老婆兒問道：「到底作什麼呀？」姑娘道：「我從晌午起，鬧到這時候兒了，但如今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路，我還趕得來，就再有這等的二三十和尚，我也送行了。不過我從今早飯後到此時，水火沒沾唇，我可餓不起了。想來你們四位，未必不餓。」那老婆兒道：「哎！這大半日，誰見個黃湯辣水來咧？那是這早晚那裏摸個饅饅餅子去呢？」姑娘道：「不用買，我方纔到廚房裏，見那煮的現成的肉，現成的飯。想來是那班和尚的消夜兒，咱們何不

替他吃了，也算一場功德。」張老夫妻聽了道：「這敢是好。」說着趁着月色，老倆口兒連忙到廚房裏去整頓。到了廚房，見那燈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剔亮了燈，通開了火。果見那連二竈上靠着一個鍋子，那頭煮着一蹄肘子，又是兩隻肥雞，大沙鍋裏的飯，因坐住湯罐口上，還是熱騰騰的，籠屉裏又蓋着一雁饅頭。那桌子上調和作料，一應俱全。

二人正在那裏打點，只見安公子也跑來幫着抓撓。張老兒道：「公子，你不能小心着燙了手，你去等着吃去罷。」安公子看了看，卻也沒處下手，只得走開，纔走到正房，十三妹便問道：「你又作甚麼來了？」安公子道：「那裏用不着我。」十三妹道：「我看人家那樣大年紀，都在那裏張羅，你難道連剝個蒜也不會麼？」安公子道：「剝蒜我會說着忙忙又跑了去。」

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房去了，便拉了張金鳳的手，來到西間炕上坐下。方纔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的頭，幾歲上裹的脚，學過活計不成，有了婆家沒有，問了半天，怎難那十三妹，只管一長一短的問，那張金鳳只有口裏勉強支應的分兒，卻緊皺雙眉，一句也說不出來。十三妹心中納悶，說：「妹子，你如今禍退身安，正該歡喜，怎麼倒發起怪來？」這句話一問，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起來。把個十三妹急得拉着他問道：「你不是嚇得着了，氣着了，心裏不舒服呀！」張金鳳只

是搖頭，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忽然明白了說：「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哇？」張金鳳聽了這話纔說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裏來有個淨桶纔好？」十三妹說道：「這麼大人了，要撒溺倒底說呀，怎麼警着不言語呢？還這麼鑿四方眼兒，一定要使個淨桶。請問一個和尚廟，可那裏給你找馬桶去，快跟了我來罷！」說着攙着張姑娘到東裏間，替他四處一找，一時也找不出個撒溺的傢伙來；一眼看見那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上兒放着，裏頭還有半盆洗臉水；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房門口兒，潑在那院子裏，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跟前，催着他小解。張金鳳見了，這纔忙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退了中衣，用外面長衣蓋沿，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一時完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方便麼？」十三妹道：「真個的，我也要撒一泡了。」因低頭看了一看，見那臉盆裏，張姑娘的一泡溺，不差甚麼就裝滿了，他便伸手端起來，也潑在院子裏，重新拿進房來小解。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張金鳳姑娘，大不相同了。渾身上下，本就只一件短襖，一條褲子，莫說裙子，連件長衣也不會穿着。只見他雙手拉下中衣，還不曾蹲好，就嘩啦啦的撒將起來。張金鳳從旁看看，心裏暗暗的說道：「看他俏生生的這兩條腿兒，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氣力，真也令人納罕。」說話間，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還倒他作甚麼呀？給她放在盆架兒上罷！」

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作者爲何這等唐突他起來。（讀者須知這也非唐突。一則這位姑娘生性豪爽，一片天真，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則兩個女孩兒在一處，本沒甚麼避諱；三則姑娘的這泡湯，大約也是緊急了。這叫作「風火事兒，斯文不來。」）

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裙，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兩個人纔掩上房門，一問一答的談起心來；談到婆家，那裏張姑娘又低了頭含羞不語。十三妹道：「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禮，世上這些女孩兒，可臊的是甚麼？我本就不懂；好妹妹，我是個急性子人，你有話爽爽快快的說，不許嘔我。」張金鳳只得紅着臉說了一句：「還沒有呢！」十三妹道：「我問你一句話，可不怕你思量。我聽見說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家，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怎麼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張金鳳道：「這也有個緣故；只因我爹媽膝下無兒，想要招贅，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一定要揀一個讀書種子，』因此還不會定。」十三妹道：「噯，這鄉村地方兒，可那裏去找個真讀書種子呢？就有也不過是個平常鄉愚，如何消受得妹妹你起？」說着低頭想了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給你做個媒，提一門親如何？」張金鳳聽了，低下頭去，又不言語。十三妹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兒說：「不許害羞，說罷！」張金鳳悄聲道：「姐姐叫我怎樣個說法，此時爹媽是

甚麼樣的心緒，妹子是甚麼樣的時運，况這路途之中，那裏還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想是不知我說的是個甚麼人兒家；甚麼人物兒，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我要給你提的，就是你方纔你見的這個安公子。你瞧瞧門戶兒，模樣兒，人品兒，心地兒，大約也還配得上妹妹罷！」這張金鳳，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個人，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眉含春色，要住不好，要躲不好，只得扭過頭去。怎當得十三妹，定要問他個牙白口清，急得無法，說道：「姐姐，這事要爹媽作主，怎生的只管問起妹子來。」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何消說得；只是我先要問你個願意不願意。」

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嘴裏是酸是甜，心裏是悲是喜，只覺得胸口裏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緊咬著牙，始終一聲兒不言語，倒把個十三妹嘔得沒法兒了。因說道：「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來了，你瞧我也認得幾個字兒。」說着走到堂屋裏，把那桌子上茶壺裏的茶，倒了半碗過來，蘸着那茶，在炕桌上寫了兩行字。張金鳳偷眼一看，只見寫的一行是「願意」兩個字，一行是「不願意」三個字。只聽十三妹笑道：「妹妹來罷！你要願意，就把那「不願意」三個字抹了去，留「願意」兩個字；你要不願意，就把那「願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願意」三個字，這沒甚麼爲難的了罷。」說着便去拉張金鳳的手。張姑娘那裏肯伸出手來去抹那字，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被拉不過，只得隨手一

陣的亂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那「不」字抹了去。十三妹嘻嘻的笑道：「哦！單把個「不」字抹去了，這分例論意願是不是，果然如此好極了。這件事交給姐姐，保管你稱心如意。」

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了半日，臉上雖然的十分下不來，心上却是二十分的過不去；只在這過不去的上頭，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讀者你道這是甚麼緣故？這張金鳳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心裏想着：「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自然不必講是個上等人物了；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耳聽他的言談；見他相貌端正，就可知他的性情；聽他的言談儒雅，就可知他的學問，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雖然如此，一個人既作了個女孩兒，這條身子，比精金美玉還尊貴！縱然遇見潘安子建一流人物，也只好發乎情，正乎禮，但是止乎禮，是人人有法兒的。要說不准發乎情，雖是聖賢仙佛，也沒法兒；所苦的是個「情」字兒，雖到海枯石爛，也只好攔在心裏，斷斷說不出口來。便是女孩兒家不識羞，說出口來，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也不是旁人包辦得來的。不想今日無端的萍水相逢，碰見了這個十三妹，第一件先從泥裏救了我的性命；第二件便從意外算到我的終身，這等才貌雙全的一個安公子，他還恐怕我有個不願意，要問我個牙白口清，還不許不說。這個人心地的厚，腸子的熱，也算到了頭兒了，只是他也是個女孩兒。俗語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說照安公子這等人物，他還看不入眼，這眼界

也就太高了，不是情理；若說他既看得入眼，這心就同枯木死灰，絲毫不動，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是一樣的動心，把這等終身要緊的大事，百年難遇的良緣，倒放開自己，雙手送給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旁不相干的張金鳳，尤其不是情理；這段緣故，叫人實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裏有這段姻緣，自己不好開口，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說定了我的事，然後好借重我爹媽，給他作個月下老人，聯成一牀三放，也說不定；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更得體貼他這片苦心，纔報得過他來；這是我怎麼個問法兒呢！

這張姑娘只管如此，心問口，口問心的一番盤算，臉上那種爲難的樣子，比方纔驚着那泡溺，還露着爲難，忍不住趕着十三妹叫了一聲姐姐，說道：「姐姐，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也知道古往今來的幾個人物，幾樁公案，這個有一個典故，心裏始終不得明白，要請教姐姐。十三妹早聽出他話裏有話，笑問道：『你且說來我聽。』張金鳳道：『記得那大乘經上，講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參修正果，見那虎餓了，便割下自己的肉來喂虎；見那鷹餓了，便剝出自己的腸子來喂鷹。果然如此，那我佛的慈悲，真算得愛及飛禽走獸了；只是他自己不顧他自己的皮肉肝腸，這是個甚麼意思？』讀者，這一句話，要問一村姑蠢婦，那自然一世也莫明其妙；這十三妹，本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聽

了這話，冷笑了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說：「妹子，你可記得漢書有兩句話道的最好，道是：『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你我雖是傾蓋之交，你也算得我一個知己了，但是作姐姐的心事，更自不同。只可爲自己道，難爲知者言。總而言之：一句話漫說眼前這樣的美滿良緣，大約這人世上的『姻緣』兩字，今生與我無分。」

張金鳳聽了這段話，更加狐疑，還要往下問，只聽安公子在院子裏說道：「噯！噯！好燙！快開門。」說着只見他捧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頭，推門放在桌子上。他姐妹兩個，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緊接着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雞，連飯鍋小菜醬油蒜片飯碗匙筯分作二三過，都搬運了來，分作兩桌。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張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來，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十三妹道：「那兩隻雞不用切了，咱們撕了吃罷。」安公子聽見，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纔撒溺褲襠的，連忙攔他道：「你那兩隻手算了罷。」安公子聽了說：「等我洗洗去。」說着跑到東屋裏，在那洗臉盆裏就洗。十三妹嚷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裏洗手。」安公子說：「不覺水不涼，道是我剛纔擦臉的還溫和呢？」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含羞，又是要笑，只得掉個頭去。十三妹絲毫不在意，如同沒事人一般，只說了一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動。」

說話間，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雞，撕了兩盤子放好；他老兩口子，餓了一天，各各飽餐一頓；張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只有十三妹風捲邊殘吃了，吃了七個饅頭，還找補了四碗半飯，剛纔放下筷子道：「得了，我這肚子裏是一點兒不爲難了。我們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罷。」張老道：「等我把傢伙先揀下去，歸着歸着。」十三妹道：「還管他歸着傢伙嗎？你老人家，倒是泡壺茶來罷。」張老一面去泡茶，安公子幫着張老婆兒，忙着把傢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時茶來了，大家嗽口喝茶。張姑娘詞母親方纔在廳台兒上，各人找着自己的烟荷包，吃了一袋烟，大家照舊在堂屋裏歸坐已畢。十三妹對衆人說道：「飯兒是吃在肚子裏了，上路的主意，我也有了，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你兩家四位裏頭，一邊是到下路去的，一邊是到上路去的，兩頭兒都得我護送，我縱有天大的本事，我可不會分身法兒，我先護送你們那一頭兒好？」安公子道：「姑娘先許的送我，自然送了我。」十三妹道：「這是你的主意，人家爺兒三個呢？在這廟裏餓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爺兒三個，還怕路上沒照應不成？」十三妹道：「夢話，這裏弄了這樣一個大未完，自然得趁天不亮走，半夜裏難免不撞着歹人；即或幸而無事，你瞧這爺兒三個，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露頭露腦，走到大路上，算一羣逃難的，還是算一羣拍花的呢？遇見個眼明手快作公的，有個不盤問的嗎？一盤問有這不出岔兒的嗎？你算是沒事。」

了；你也想想這句話，說的出口呀！」說畢也不合他再談，回頭問着張老夫妻說：「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二人還未及答言，張金鳳是個有心思的，他可把正話兒反說着，便對十三妹道：「姐姐原是爲救安公子而來，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我爺兒三個，托安公子的一點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經是萬分之幸，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麼意外的事；卽或有事，這也是命中造定，真個的叫姐姐管我們一輩子不成？」十三妹也不搭言，又回轉頭來，向着安公子道：「你聽聽人家這纔說話，你聽着臉上也下得來呀！心裏也過得去麼？」把個安公子問的諾諾連聲，不敢回答。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坐，向張老夫妻道：「這樁事，須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無事，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我一個人兒就好照顧了。」張老道：「怎麼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攔起，我的意思，要先給我你妹妹提門親，給你二位老人家招個女婿，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張金鳳聽了，站起來就走。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說：「不許跑。」把個張姑娘羞得無地自容，坐又不安，走又不能，只聽得他父親說道：「姑娘，我一家的性命都是你給的，你說甚麼有個不願意的？只是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那裏去說親去呀？」十三妹道：「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罷，中意不中意？」張老跳起來道：「一姑娘這是那話，他是個官宦人家，我是個鄉老兒，怎麼攀配得起？」

過罪過！」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不用管，只說願意不願意！」張老聽了，瞅着老婆兒，老婆兒瞅着女兒。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十三妹道：「不用問你們姑娘，在家從父，分嫁從夫，願意不願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兒道：「好！還怕不好嗎？只是俺們拿甚麼賠送呢？」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也不必管，就只成不成的一句話，不用猶疑。」張老心裏估量了半日，說道：「姑娘這話，這麼說罷，我們父母倆是千肯萬肯的，可是倒踏門兒的女婿，我們纔敢應聲兒呢？再這話也得問問安公子。」十三妹道：「這事在我。」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說：「姑奶奶，我喝定了你的謝媒茶了。」這纔叫了聲安公子，說道：「你大概沒甚麼推辭罷！」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裏要給張金鳳說親，已經覺得離奇；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更加詫異。心裏一想：「這可又是件糟事，我從幼兒的毛病兒，見個生眼兒的娘兒們，就沒說話先臉紅；再要聽見說媳婦兒，那更了不得了。今日同這二位廝混了半日，好容易臉不紅了，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就說媳婦兒也罷，也有這樣當面鼓，對面鑼的說親的嗎？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着是不容人說話，這可怎麼好？我看這事，比方纔那和尚讓酒還累贅。」這少爺正在那裏心裏爲難，聽十三妹如此一問，他趕緊站起，連連的擺手說：「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道：「哦，不可！想是你嫌我這妹妹醜。」安公子道：「非也！從來娶妻娶德，選妾選色。那戰國的齊

宣王也曾娶過無鹽；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承彥之女，都是奇醜無對的，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這一個作英主，那一個作賢相，醜又何妨？況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里還說得到個「醜」字，不爲此？」十三妹道：「既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安公子道：「更非也，自古道：『濁富莫如清貧，』我夫子也曾說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德之。』這『貧』『富』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見識，豈是君子談得的？窮又何妨，也不爲此。」十三妹道：「也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裏沒根基。」安公子道：「尤其非也，姑娘你這等一位高明人，難道連那『瑤草無塵根』的這句話，也不曉得？這『根基』兩個字不在門庭家世上講，要在心地品行上講的。你只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冰清，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不爲此，不爲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這又何妨，像你這等的世家，三妻四妾的儘有，也沒有甚麼斷斷不可的去處呀！」安公子急的搖頭道：「不會不會，我並不會定下親事。」十三妹笑道：「你不會定親，問着你，你那也非也，這也非也。儘着飛來飛去，可把我飛暈了，倒是你自己說說罷！」安公子纔說道：「姑娘，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折變產業，離鄉背井，冒風冲雨，爲着何來？爲的是父親身在縲絏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這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到此地又險些兒性命不保；若不虧姑娘趕來搭救，我雖死也作了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殘生，又

承姑娘的厚贈，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跟前纔好。那裏還又閑功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況且父親的待我，雖然百般愛惜，教訓起來，却是十分嚴厲。今日這樁事，不等稟明而行，萬一日後父親有個不然起來，我何意處張金鳳姑娘，又何意對姑娘呢？姑娘這事斷斷不可。」

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說得有裏有面，近情近理，待要駁他，一時却駁不倒，無如此時，自己是騎着老虎過海，可真下不來了，只得勉強冷笑一聲，說：「我的少爺，你這可是看鼓兒詞看邪了。你大概就把這個叫作『臨陣收妻』。你聽我告訴你，你要說爲老人家的事，如今銀子是有，我既說過保你個人財無恙，骨肉重逢，這話自然要說到那裏，作到那裏；你要說定親這件，倒沒要緊，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況且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這個店兒，」你要再找我妹妹這麼一個人兒，只怕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沒處找去。你要說慮到老人家日後有個不允，據我聽你講起，你家太爺的光景來，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斷不像你這樣固執不通。漫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言工貌的全才，就聽見我這等的癡傻跋呆的作事，都沒有個不允的理，你可放心。況且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只有成的理，沒有破的理，你以爲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爲可不，也是這樣定了，你可知些進退。」

張老夫妻，一旁看了，自然不好搭話。張金鳳更是萬分的作難，不想死心眼兒的，遇着死心眼兒的

了。只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姑娘不可如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安驥甯可負了姑娘，作個無義人，絕不敢背了父命，作個不孝子；這是斷斷不能從命。」十三妹聽了，登時兩道蛾眉一豎，說：「不信你就講這等決製的話，狠好，你既不能從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輕好事，冒失糊塗，我是沒得說了；只怕有個主兒，你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安公子道：「憑他甚麼主兒，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便是這事，我也不妨合他去講。」十三妹聽了這話，滿臉怒容，便不答話，一伸手往桌子上拿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在燈前一擺說：「就是我這把刀，要問問你這事倒底是可呢？是不可？還是斷斷不可？」說話間，只見他單臂一揚，把刀往上一舉，撲了安公子去，對准頂門往下就砍。這正是：

信有雲鬢稱月老，何妨白刃代紅絲。

至於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上回書講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救了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二人；因見張姑娘是個聰明絕頂的佳人，安公子是個才貌無雙的子弟，自己便輕輕的把一個月下老人的責任，就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惹動他一冲的性兒，老羞成怒，還不曾紅絲暗繫，先弄

得白刃相加。按這假評話的面子聽起來，似乎總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蠻來。却是不然；書裏一路表過的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個俠烈機警人，但遇着濟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盤打算一個水落石出，纔肯下手；與那西遊記上的羅刹女，水滸傳裏的顧大嫂的作事，却是大不相同。卽如這椿事，十三妹原因「俠義」兩個字上起見，一心要救安張兩家四口的性命，纔殺了僧俗若干人；既殺了若干人，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走，纔得遠禍；講到路上，一邊是一個瘦弱書生，帶着黃金輜重，一邊是兩個鄉愚老者，伴着紅粉嬌娃，就免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勢必得有人護送；講到護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責無旁貸者再無一人；講到自己護送，無論家有父母，不能分身遠離，就便得分身，他兩家一南一北，兩路分程，不能兼顧，其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路；講到兩家合成一路，又是一個孤男，一個幼女，非鴉非鳳，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天生就的一雙嘉耦，使他當面錯過，也是天地間的一樁恨事，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良緣，不但張金鳳此身得所，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到招贅門婿，一同跟了女兒前去，倒可圖過半生安飽；如此一轉移間，就打算個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自己也就「救人救澈，救火救滅」，不枉費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來，給安龍媒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詣也。又因她自己是個女孩兒，看看世間的女孩子，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未免就把世

間這些男子貶低了一層；再兼這張金鳳的模樣，言談性情行逕，都與自己相同，更存了個惺惺惜惺惺的意見，所以爲他作個媒，心裏只有張金鳳的願不願？張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一邊，直不會着意，料他也斷沒個不願不肯的理。誰想安公子雖是個少年俊生，却生來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了幾句聖經賢傳，斷不放鬆。這其間弄得個作媒的，在那一頭兒，把弓兒拉滿了，在這一頭兒，可把釘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裂眦，拔刀相向起來。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讀者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也莫怪道作者胡謔硬話，話休絮煩。

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上來，噯呀一聲，雙手握着脖子，望門外就跑。張老婆兒是嚇得渾身亂抖，不能出聲。張老兒了，一步搶到屋門，雙手叉住門框說：「姑娘，這可使不得，有話好講。」嘴裏只管苦勸，却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這個當兒，張金鳳更比他父母着急，你道他爲何更加着急？原來當十三妹向他私下盤問的時候，他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兩路合成一家，一舉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更不過問；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重，也斷沒個不應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推辭，她聽着如坐針氈，正不知道這事怎樣個收束，只是不好開口。如今見一直鬧到拿刀動仗起來，使安公子被逼無奈應了，自己已經覺得無味；儼然他始終不應這句話，這十三妹雷厲風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鬧

出一個大未完來，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請問這是一樁甚麼事，成一回甚麼書，莫若此時趁事在成敗未定之先，自己先留個地步，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婿的性命；二則全了這一相情願媒人的臉面；三則也占了我女兒家自己的身分；四則如此一行，只怕這事倒有個十拿九穩，也未可知。相罷，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拿刀的這隻右手膊，雙手抱住，往下一墜，乘勢跪下，叫聲：「姐姐請息怒，聽妹子一言告稟。」因說道：「姐姐，這話不是我女兒家不顧羞恥，事到其間，不說是斷斷不能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纔要歸作一路；歸作一路，同行不便，纔有這番作合。姐姐的深心，除了妹子體貼的到，不但爹媽不得明白，大約安公子也不能明白。若論安公子方纔這番話，所慮也不爲無理，只是我們做女孩的，被人這等當面拒絕，難消受些；在我替他算計，此時惟有早早退避，纔是個自全的道理，還有何話可說？所難的是姐姐方纔當面給我兩家作合的這句話，不但爺媽應准的，連天地鬼神都聽見，我張金鳳可只有這一條道兒可走，沒第二句話可商量。如今事情，鬧到這麼田地，依我說把這「婚姻」兩字，權且攔起，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我就遵着婚姻的話，跟着爹媽一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則分轍，住則異室，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到了淮安，他家太爺太太以爲可，妹子就遵姐姐的話，作他安家的媳婦；以爲不可，靠着

爹爹的耕種耙鋤，我娘兒兩個的縫聯補綻，到那裏也吃了飯了，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只是我雖作張家女兒，却得借重他家這個安字兒，虛掛個銅牌字號。那時我便長齋繡佛，奉養爹媽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話，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時何必合他惹這悶氣？」

張姑娘這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八面兒見光，包羅萬象，把個鐵錚錚的十三妹倒在那裏爲起難來了，只得勉強說道：「呸，豈有此理，難道咱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將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問出他個可不可來再講。」再說安公子，若說不願得這等一個絕代佳人，斷無此理，只因他一團純孝，此時心中只有個父母，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再加十三妹心裏作事，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裏的蛔蟲，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周到呢？所以纔有這場決裂；如今聽張金鳳這幾句話，說了個雪亮，這是椿一舉三得的事，難道還有甚麼扭捏的去處。

那時安公子正在牕外進退兩難，聽得十三妹說：「到底要問他個可不可。」便從張老膈窩窩下鑽進來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觸氣了，我方纔一時迂執，守經而不能達權，恰纔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心中豁然貫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聯成嘉耦，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父母如果准行，却是天從人願；儻然不准，我願受着一場教訓，挨一頓板子，也沒叫怨。到了萬

萬無可挽回，張姑娘他說爲我守貞，我便爲他守義情願一世不娶，哪這話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有淪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十三妹見安公子這個光景，知他這話不是被逼無奈，直是出於天良之誠，不覺變嗔爲喜，方纔把他眼皮兒一鬆，刀尖兒朝下一轉，手裏攬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張金鳳道：「你二人媒都謝了，還合我鬧的是甚麼假惺惺兒呢？」說着把張姑娘攙起，送到東間暫避。

回身出來，便向張老夫夫妻道喜。張老道：「我的姑娘，你可真太費心了！」張老婆兒道：「我的菩薩，沒把我嚇煞了，如今可好咧！」姑娘道：「告訴你老人家罷，這就叫作「不打不成相與。」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妹夫，你可莫怪我鹵莽，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大約不是我這等鹵莽，這事也不得成；至於你方纔拒婚的這段話，却也說得不錯，婚姻大事，自然要聽父母之命，纔是，但你父母也大不過天地。今夜正是月圓當空，三星在戶，你看這星月的光兒，一直照進門來了，你二人都在客邊，想來彼此都沒個紅定，這是這大禮不可不行，就對着這月光，你二人在門處對天一拜，完成大禮。」爲此便請張老招護了安公子，張老婆兒招護了張姑娘拜過天地。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盞燈拿起來，彈了彈蠟花，放在桌子正中，說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個頭，妹夫，就算拜告了父母，妹妹就算參見了公婆。」拜畢，十三妹又向張老夫夫妻道：「你二位老人家請上坐，好受女兒女婿的禮。」二人道：

「我們罷了，鬧了個半日，也該姑爺歇歇兒了。」十三妹道：「不然，這個禮可錯不得。」說着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同安公子站齊了，雙雙磕下頭去。張老道：「白頭到老的，這都是恩人的好處，我老兩口兒後半世，可就靠着姑爺了。」老婆兒道：「那還用說哩，他疼咱們閨女，有個不疼咱倆的。」一時大禮行罷，把個張老喜歡的無可不可說：「等我泡壺熱茶來。大家喝罷！」說着拿了茶壺，到廚房裏泡茶去了。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是頭一句，轉覺得滿臉週身的不得勁兒，在那裏滿地亂轉。這個當兒，張姑娘還低着頭，站在當地不動，他母親道：「姑娘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張姑娘只合他母親努嘴兒，抬眼皮兒的使眼色；無奈這位老媽媽兒，總看不出來，急得個張姑娘沒法兒，只好賣囔兒了。她便望空說道：「啊！我們到底該叩謝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纔是。」

一句話把個安公子提醒，連說：「有理有理。」這纔忙忙的跑過來，同張姑娘雙雙跪下，向上給十三妹磕頭。安公子這幾個頭，真是磕了個死心落地的；只見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磕了五個啊，還是磕了六個。十三妹也掖衽萬福。還過了禮，便一把將張金鳳拉到身邊坐下；他笑了笑道：「嘖嘖嘖！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不想姐姐竟給你弄成了，這也不枉我這點心血。」張姑娘聽了，感極而泣，不覺掉下淚來。正說着，張老泡了茶來，大家喝罷。十三妹道：「這咱們可就要搬着行李

了。」因對張老道：「你老人家帶了你們姑爺拿了燈先到那地窖子裏把牠那幾個箱子打開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一概不要。但是所有金銀，不論多少，都給我拿出來。」二人聽了，也不知甚麼意思，祇得拿燈前去，進了那個櫃門。張老道：「姑爺，你讓我拿着燈罷！」說着接過燈來，照了安公子，一步一步從台階兒下去。

二人進了地窖子門，果見有幾個箱子絡在牀頭上，一個一個搬下來打開，裏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也不細看；只見每個箱子裏，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兩三包銀子；一一拿出來，堆在地下。回頭看了看牀裏邊，放着個小包袱，提了提，覺得很重；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包袱，連家裏帶出來的百兩銀子，都在裏頭，也提在地下；重復拿着燈搬運出來，說明了原因。十三妹略略數了一數，通共也有個千把兩銀子。因先揀了一包碎的，約略不足百兩，擗在一邊；又把那小包袱，仍交還他母女，然後指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我圖個便利，你把這一千兩的銀子拿去，換給我一百兩金子。」安公子聽了，叫聲：「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麼還是這等稱呼？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纔是姐姐，這原是你的東西，怎說到換起來？」十三妹道：「你不換我不要了。」安公子連說：「換，換。」就拿了一包過來，十三妹接在手裏，向張金鳳道：「妹妹，咱們可不是空身兒投到他家去了，這一百金子，算姐姐

給你墊個箱底兒罷。」隨把包兒遞給張老婆兒手裏。那老婆兒道：「姑娘怎麼呢？罷呀！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夠呀！還給他這東西。」嘴裏說着，手裏可接過去了。張老看了，也一旁道謝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安公子再三的不肯道：「姐姐，你難道不留些用？」十三妹道：「方纔留下那一包碎的，儘夠我同母親過冬了。卽或不夠，左右那一項沒生兒的錢，我甚麼時候用，甚麼時候取，你別累贅，快些收去，大家好打點起身。」安公子聽了無法，只得收下。十三妹出了一回神，問着張老道：「我方纔在馬圈裏看見一輛蓆棚車兒，想來就是他娘兒兩個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來的呀。」張老道：「可不是我，還有誰呢？」十三妹道：「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裏呢！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把他收拾妥當，回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行李銀兩，給他裝在車上，把一應的東西裝好，鋪墊平了，叫他娘兒兩個好坐。再把那個驢兒，解下邊套來，勻給你們姑爺騎。」說着便問安公子道：「會騎驢麼？」安公子道：「馬也會騎，何況於驢。難道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驢子來的？只怕沒有鞍子。」張老道：「有我車上藏着個帶馬褥子的軟屜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尤巧極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們姑爺騎上，跟着一夥同行；等都弄妥當了，咱們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動身，我一直送你們過了縣東關，那裏自然有人接着護送下去，管保你們老少四口兒，一路安然無事。這算沒關我的事了。你們爺兒三個，就去收拾起來，我同我

這妹妹，再多說一刻的話兒。」大家聽了，自是個個歡喜。張老道：「等我去看看牲口，把草口袋拿出來，先喂上牠，回來好走路。」安公子道：「我也去；我在這邊閑着作甚麼？」說着一同去了。這時候，張家母女二人，把行李金銀，一一包捆妥當，張老喂上牲口，同安公子進來，又叫那老婆兒幫着，三個搬運了幾次，纔得運完裝好。只見張老又忙忙的回來，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咱們走後，萬一天明進來一個人，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麼好哇？」十三妹笑道：「這個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橫豎不與你我相干。」張老道：「這樣是很好；我可招呼車去了，你們娘兒們收拾收拾，也是時候兒了，上車罷！」

十三妹諸事已畢，便叫安公子去屋裏找分筆硯來用。安公子道：「此時要筆硯何用，我這裏現成，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來打開，只見裏面包着一塊圓式硯台，用檀木盒兒裝着。那塊石頭細膩精純，那硯台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鐫着銘跋字跡，端的是塊寶硯。安公子又在鞋掖裏取出筆墨來，研好了墨，連筆遞將過去。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台，右手把筆蘸得飽了，跳上桌子，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着，他便在那正中房門的北牆上，筆墨淋漓，寫了二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看，一面眼睛隨着筆，一字一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

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關黎重重都犯；他殺人污佛地，我救苦下雲端，刻惡鋤奸，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

念完樂的他嘔嘴搖頭，拍腿打掌的呵呵大笑，說道：「姐姐我只見你舞刀弄棒，殺人如麻，以爲奇特；再不曉得你胸中還埋着如此一段珠璣錦繡；這等書法，也寫得這鳳舞龍飛，真令人拜服；只是大家方纔問姐姐你的住處，你只說在雲端裏住，如今這詞兒裏又是甚麼「雲中相見」，莫非你真個在雲端裏不成？」十三妹笑道：「我這都是夢話，你不用問他。」安公子接着搖頭：「不然不然，這裏邊定有個道理。」說畢，還在那裏猷猷細的揣摩那「雲中相見」的這句話。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筆硯放下，便把那把寶刀，依舊的插在腰間，又向牆上取下那張彈弓來跨上，然後揣上那包銀子，一口把燈吹滅，說道：「別耽延了，走罷。」邁步出門，朝外先走，張家母女合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着，開了門，讓大家出去。張姑娘在車裏問道：「姐姐不走，還等甚麼？」十三妹道：「我還有點事兒，咱們在外邊略等。」說着催了車輛牲口出門，自己從新把門關好，然後他纔就地托的一縱，縱上房去，從房外頭跳將下來，便在驢兒上解下包袱，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重新帶上彈弓，騎上驢兒，趁着那斜月殘星，護送着一行人，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

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纔東方閃亮就從那裏上了大道一直的向荏平縣的北門關廂從城外一起繞向東門關廂而來。出了東關廂十三妹見人煙漸漸稀少向安公子道：「護送你們的那個人我合他約在前面二十里外柳樹叢林裏相候。我先走一步招呼他去，你們隨後趕來。說着一個牲口，如飛而去。安公子同張老隨後帶着牲口趕來，走了約莫有一個時辰早已遠近望着一帶柳樹林子趕向前去，只見十三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了牲口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轉進樹林十三妹早從裏邊迎了出來。安公子一見就先問道：「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裏請來相見。」十三妹說：「已經在此恭候多時。你不用忙大家且在這樹底下坐了歇歇兒再說。」因對衆人說道：「咱們大家自然都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去的人是怎樣一個英雄。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你們此去經過牯牛山癡象嶺雄雞渡野豬林都是歹人出沒的去處要講到那個護送就有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人也不過沒事兒的時候仗個膽子兒罷果然到有了事依然無用要得千妥萬當還只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無奈我家有老母不能遠離如今我看我這妹子面上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你妹夫。」說到這裏安公子道：「姐姐只是我那裏會打這彈弓况且姐姐這張彈弓我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十三妹道：「不用你使；你只把他一路背在身上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大約也算得一個開路的先鋒。」

保鏢的壯士。」大家聽了，將信將疑，面面相視。十三妹道：「我這話大家乍聽，自然不與見信，你們試想我豈有拿着你兩家若干條的性命當兒戲？你們今日走一站，明日就過牯牛山，那山上的頭領，個個武藝來得，手下還集着百十個嘍囉，這第一處就不好過。你們明日，倒要趁着後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牯牛山跟前，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要借盤纏，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張老太爺你也不必搭話，只把車攏住，這算讓他一步。他一看就知是個走路的行家，便不動手了；這可就用着你妹夫了；你只管仗着膽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強盜，只有打算劫財的，斷沒無故殺人的；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只管上前合他搭話，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他們的本領，大凡有了客人經過，有無金錢，并那金銀的數目多少，都料估得出來。你就道車上，却帶着三五千金，只是覆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勻出來奉送，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只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就把弓奉送。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不用你開口，他必先問我，那時他不但不敢收這彈弓，只怕還要備酒備飯，幫助盤纏，也不可。只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說我的話。合他們借兩個牲口，添上幫套拉這輛車，再撥兩個老作人，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我日後見面，定自面謝，那時人也夠用了，牲口也夠使了，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們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這樣，再有那這兩個，便沿路護

送；他們都是一氣，不怕有一萬個強盜，你們只管大搖大擺的走罷。這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一條出路；大家只管放心前去，不必猶疑。」說着便從膀子上退下那張彈弓來，雙手遞給安公子。又對着張金鳳等說道：「妹妹，妹夫，當着他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這番相逢，并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習慣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只有這張彈弓，是我的家傳至寶，我從幼兒用到今日，刻不可離，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千萬不可損壞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你老人家的公事之後，第一件是我妹妹的終身大事；第二件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務必專差一個妥當人送來還我，這就是你以德報德了，要緊要緊！」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

這時間張姑娘心細，聽了這話，便問十三妹道：「姐姐，你方纔苦苦的不肯說個實在姓名住處，將來給你送這彈弓來，便算人人知道有個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裏尋你，交代這件東西？」十三妹聽了，低頭想了想說：「有了。方纔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姓華的是至親嗎？將來找你家華奶公趕到任上，就把他送交褚一官，轉交一位鄧九公。這鄧九公便是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這位老英雄，他還算我的師傅。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這樣一交代，斷不會錯，你話說盡於此。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們就此作別。」大家

熱刺刺的聽了「作別」二字，受恩深處，都不覺滴下淚來。那張金鳳更哭的哽咽難言，忍淚向十三妹說道：「姐姐，你我此一別，不知幾時再得見面。」十三妹道：「若論我，你今生見得着我，也不定，見不着我也不定。但是萬事都有個定數，事由天定，豈在人爲？」說着撒手說聲：「你們請罷！」走到樹跟前，解下那頭驢兒，就待騎上要走，忽見安公子啊啣了一聲，雙手把兩腿一拍，直跳起來說：「了不得了，這事可不好了！」大家嚇了一跳。連十三妹也拉着驢兒問道：「這是爲何？」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說道：「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細問，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趕回黑風崗那座能仁寺去再講。」十三妹說：「到底是怎麼了？不是落了烟袋了？」安公子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張老夫妻也幫着問他，他纔指手畫脚的向大家說道：「方纔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廟裏牆上，題那兩行北新水令的詞兒嗎？我因見那詞兒的聲調雄壯，更兼書法飛舞，又推敲「雲中相見」的這句話，不覺出了神，正在那裏細看，不防姐姐就催着快走，我一時大意，就隨着大家出來，不想把那塊硯台，落在那廟裏，這便如何是好？」十三妹道：「我只道甚麼大不了事，原來就爲這塊硯台，能值幾何？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這塊硯台，非尋常硯台可比，這是祖父留下的一塊寶硯；我祖父臨終交付父親，我父親半世苦功，都在這硯台上，面，臨起身珍珍重重的賞給我說：你要好好用功，對了這硯台，就是同對着老人家一般，

不可違背平日教訓。」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如今失落在這廟裏，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況且那硯台上的銘跋，鑄着老人家的名號；現在廟裏，又弄了這個未完，萬一被人勘破，追究起來，我當如何走走，走，我們快快回去。」

大家聽了，也道：「這樁東西失落不得。」都沒作理會處。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說：「這樁東西，誠然不可失落，但是眼下我們這一羣人，斷斷沒個回去的理，這件事你也交給我。我此番回家得了空兒，本也要探聽探聽那廟裏合地方上的動靜；如今我就立刻遶道先到那廟裏，從廟後進去，把你這塊硯台取了，拿到我家，給你好好的收着，斷不至於失損。等你將來專人給我送彈弓來，就把那彈弓算個憑據，取這硯台；我這裏見了彈弓，交還硯台，那時兩件東西，各歸本主，豈不是一樁大好事麼？」安公子還在那裏猶豫。張金鳳聽了這句話，正好在心坎兒上，連忙說道：「姐姐說的有理，就是這等一言爲定，不可再改。」說着倒催着十三妹快走，十三妹便一手帶過那頭驢兒，蹈鐙扳鞍，飛身上去，助上一鞭，回頭向大家說聲：「請了！」霎時間電掣星馳，不見蹤跡。這正是：

神龍破壁騰空去，
矢矯雲中沒處尋。

至於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是這書的開場緊要關頭。那十三妹別後，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見了，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投奔河南大路而去。——這且不提；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能仁寺。

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向來有兩個游僧在內栖身抄化，自從這個凶僧赤面虎佔了這地面，把兩個游僧趕出廟去，借着賣茶賣飯爲名，藉此劫奪來往客人——那倒運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個。如今天理昭彰，惹着了這位殺人如戲的十三妹，殺了個寸草不留，自在逍遙的走了，臨走又把廟門從裏頭關了個鐵桶相似；這條道本是條背道，附近又等閑無人來拜佛燒香，就連本地的鄉保地保，也住的甚遠，因此廟裏只管鬧的那等馬仰人翻，外人竟一點消息也不得知道。自來「無巧不成話」，不想這在平縣的西北鄉，徧徧出了一案，地保報到縣裏；這縣官姓胡，原是個賣麵茶的出身，到了正月節，帶賣賣元宵，不知怎的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忽然的官星發動，就捐了一個知縣，選在荏平地方，人都叫他糊太爺。這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稟報，問了問這西鄉離縣衙有三十多里，便傳了次日下鄉。那縣衙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勒索幾文。

到了次日，那些刑書，招房，伴作，捕快人等，一窩蜂的都跟了去；及至到了鄉下，只見不過是兩人口角，彼此揪扭，因傷致死的一樁尋常命案。照例相驗，填了尸格回來，那地保規矩，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纔敢回去。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來回都從廟前經過，恰巧走到離廟不遠，這位縣官，因早起着了些涼，忽然犯了疝氣，要找個地方歇歇，弄口薑湯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預備地方，地保想了想，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尋熱水，便想到這座能仁寺，上前說：「前面不遠，有所古廟，就請太老爺的駕到那裏將就座落罷！」便飛跑的趕到廟前。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嚴了的；看了看左右兩個角門兒，也關得結實，只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一直叫了半日，也不聽得有個人答應。正在叫不開，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趕到前頭來的，大家一頓亂推帶踹，把個門插管兒弄折了；門纔得開，地保忙着推門，同了衆人進去，叫和尚出得接太老爺。但見空落院子裏，靜悄無人，只有馬棚裏拴着四個驢子，餓得在那裏打幌兒；當院裏兩條大狗，因搶着一個血淋淋的東西，在那裏打架，大家喝開了狗一看，原來是個和尚腦袋，嚇了一跳，地保說：「不好！這不又出了案了嗎？」連忙把這顆頭搶在手裏，奔了那三間正房來找和尚，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半老的和尚，躺在地上，叫了一聲；不見答應，敢是死了。

這個當兒，聽見喝道的聲音，縣官轎子早已到門，衆人連忙跑出去，把上項事，稟明縣官聽了。打轎

進門，下轎一看，心裏納悶說：「這可罷了我了，這一個和尙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腔兒上；那個腦袋可是那裏來的呢？」旁邊一個捕快班頭跪倒回話說：「回太老爺的話，這得拿凶手。」縣官問道：「凶手是誰？」衆人一着說道：「在廟裏搜一搜，就知道了。」縣官說：「那麼着，咱們就搜哇。」衆人答應一聲，便順着那帶灰棚搜去。搜到南頭那間，見關着扇門，大家把着牖戶瞧了瞧，早瞧見草堆邊露着兩隻腳，說：「得了，尸身有了。」連忙踹門進去一看，又是兩個尸身，肝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却都有腦袋不算外，腦袋上還帶着條辮子，大家又來稟過縣官。縣官說：「這事更糟了，怎麼和尙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這不是野岔兒嗎？」

當下亂了一陣，便出了馬圈門，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見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亂着查到東院，進了角門，將轉過拐角牆一看，但見院子裏橫七豎八，躺着一地和尙，也有腦袋的，也有沒腦袋的，也有圓圈的，也有兩截兒的，裏頭還有沒臉的，却是個婦人，衆人發聲喊說：「了不得了！」把個縣官嚇得目瞪口呆，臉上青黃不定，疝氣也嚇回去了，口中只說：「這是爲甚麼事？」那馬步快手一個個亂着，腰間抽出鐵尺，便去把住正房廚房院門，要想拿人。內中又有幾個壯着膽子，闖將進去，屋外屋裏，甚至地窖子裏，搜了個遍，那有個凶手的影兒，亂了一陣，大家只得請縣官進屋裏坐下。

再說這位縣官一進門，就看見正面牆上，寫着碗口來大的兩行字。看了看，倒有一大半字不認得。只得叫過個書辦來念了一遍，他聽了聽，也猜不透怎麼個意思。爲離了一會，說：「有了，好在咱們帶着件作呢，且相驗相驗就明白了。」只見那書辦使了個眼色，暗暗的合他搖手。

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掌案的老吏，平日無論有甚麼疑難大事，到他手裏，沒有完不了的案。這案裏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當下縣官見他如此，便迴避了衆人，問他道：「方纔我要叫件作相驗，你却搖手，這是怎麼個意思？」那書辦道：「這一案斷乎辦不得，列上殺死一家三命，拿着凶手，本官就是倖大處分，如今倒鬧了十幾條人命出來，儻然辦出去，一時拿着人，太老爺的前程，如何保得住？」縣官道：「呸！你這麼個人，難道連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嗎？咱們只要多派幾個人兒，再重重的懸上賞，還有個拿不住人的？」書辦搖着頭說道：「太老爺要拿這個人，只怕比海底撈針還難，據書辦的風聞，這起子和尙，平日本就不足善男信女，至於這個殺人的，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也不是挾仇故殺，竟是一個奇才異能之輩，路見不平作出來的。」縣官道：「這你又從那裏瞧出來的？」書辦道：「太老爺只看他這兩行字，就知道了。頭兩句說：『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關黎重重都犯。』——這分明是這班和尙，平日劫人錢財，佔人婦女，害人性命，傷天害理，無所不爲；底下幾句道：『他殺

人污佛地，我仗劍下雲端，剷惡除奸。」——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來，如同從雲裏端下來的一般，把這起子和尙屠了。末了一句道：「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這個「你」字是誰，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爺的大駕，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却不是畏罪而逃。你們要來找，我就在雲中等着見你們，看這光景，就讓太老爺懸千金的賞，靠我們衙門這班捕役，怎麼能夠到雲端裏拿人去？況且看這幾句的口氣，這人的膽量智謀，也就非同小可，就便見了他，又如何敢動呢？那個時候，怎麼結這個案？所以書辦以為這個案辦不得。」縣官道：「照你這樣說起來，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腔了，你還有個甚麼透鮮的主意沒有？」書辦道：「據書辦的主意，這一堆尸身，只好揀出三個來；一個是那胖大和尙，一個是那帶髮陀頭，那一個就是沒臉的婦人。請太老爺吩咐地保，遞上一張報單，就報說本廟僧人，窩留婦女，彼此妒奸，那陀頭一時氣忿，把婦人用刀砍死，胖大和尙見砍了婦人，兩下爭競，用棍將陀頭顛門打傷，致命氣絕。他自己畏罪，情急自戕，這等一辦，把太老爺失察一家殺死三命的處分，也躲開了，凶手也不用拿了，其餘的尸身，講不起費些事，創個坑兒，把他們一埋。眼前都是太老爺的牙爪，誰敢不遵？便是那地保，他地面上消彌了這等一個大案，也省得許多的拖累花消，還有甚麼不願意？再把廟裏一應的細軟粗重，分散給衆人作個賞號，只怕大家還樂而爲之，請太老爺的示，書辦這主意如何？」把

把胡縣官樂得滿臉陪笑說：「先生倒底是你，我本是字兒也沒你的深，主意也沒你的巧妙，咱們就是這等辦了。」書辦道：「太老爺還得吩咐班頭兒一句。」說着把那班頭兒叫來。

官吏二人，言三語四，又告訴了他一遍。班頭想了想說：「也只得如此，小的們遵太老爺的吩咐，就去辦去，只是一時那裏有這許多鐵鍬鐵頭，刨那坑去？」低頭爲難了一會，忽然說：「有了，小的方纔到廚房院裏，見那裏有口乾井，如今把井面石撬起來，把這些個無用的死和尚，都攙下去。廟裏有的是磚頭瓦塊糞草爐灰，蓋好了，照舊把井面石壓上，索性把井口塞了。吩咐地保找兩個泥水匠在井面上給他砌起了一座塔來，算個和尚墳；這場公德就完了。」縣官聽了，把手一拍，說：「這主意更高，少時批賞咱們倆班頭兒。」二人先謝了出來，暗暗的告知衆人，大家聽了，一來是本官作主；二則又得若干東西，就不分書吏班頭，散役伴作，甚至連跟班轎夫，大家動起手來，直鬧了大半日，纔弄停妥。留下地保，一面廟外找人，掩埋那兩個和尚，一個婦人的尸身，一面找泥水匠砌塔，一面袖遞報單，諸事料理完畢，大家趁此胡擄了些細軟東西，只剩了四個張口貨的馱驢没人要，便入了太老爺的官馬號，縣官便打導回衙，據地保那張報單，五路通詳上去，奉到憲批批了「如詳辦理」四個大字，把一樁驚風駭浪的大案，辦得來雲過天空。那地保另找了兩個老實和尚，在廟募化焚修，不上幾年，倒把那座能仁寺募化成重

修廟宇，再塑金身。——讀者，你道十三妹這兩行字兒，有多大神通。

安公子一行人，別了十三妹，迤邐行來，張老路上向安公子道：「姑娘，咱們今兒走半站罷，大家都得歇歇了。安公子正在那裏必中盤算，想着：『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給我找那塊硯台，他這張彈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說的那等中用。儻然兩件事都無着實，如何是好？』心中萬緒千頭，在牲口上悶悶不語，忽聽得張老合他說話，便答道：『正是如此。』說話間，又走了一程，只見前面有幾座客店，就揀了一座乾淨店面住下。大家忙着搬行李，洗臉吃飯。

一時諸事完畢，張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間，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間住下，張老婆兒便催張金鳳道：「姑娘，咱們早些兒睡罷，昨兒鬧了一夜了。」張姑娘道：「咱們娘兒兩個車上睡了一道兒了，你老人家這時候又困了，天還大亮的，那裏就講到睡覺了呢？咱們還有許多事沒作呢？」張老婆兒道：「還有甚事呀？」張姑娘道：「你老人家知道呀，不要儘只嘔人來了。」張老婆兒道：「可罷了我了，甚事兒呢！哦！你要溺尿啊，你那馬桶早給你拿進來咧！」他女兒急了道：「瞧誰倒是只要撒溺呢？」張老婆兒道：「這可悶殺我了，你說罷。」張姑娘這纔低着頭，紅着臉，說道：「你老人家，瞧他身上的那鈕釦子，有都撕掉了；那條褲子，濕漉漉的榻在身上的，叫人怎麼受呢？」一句話，提醒了那老婆兒說：「可是的，你等我

告訴他換下來，我拿咱那個木盆給他，把那個溺褲洗乾淨了，你給他把那鈕攀子釘上。」說着往外就走。張姑娘連忙叫住道：「媽，你老人家先回來。」那老婆兒道：「還有甚麼呀？」張姑娘道：「沒甚麼了，你老人家可不要說我說的。」那老婆兒一面答應，一面走到那屋裏，把前番話向安公子說了。這安公子纔作了一天的女婿，又遇見這等一個不善詞令的丈母娘，臉上有些下不來。說：「我換上了鈕攀兒，將就着罷。」說了兩次，那丈母娘可警不住了。說：「姑爺，你換下來，給我快拿去罷！不的時候，姑娘他也是着急。」張老又在旁邊攪掇，安公子纔打發開丈母娘，換下那條晒乾了的溺褲子，連衣服一併着張老送了過去。張老兒見他母親，在那裏忙着洗褲子，只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鈕攀子，一個個的釘好了，他母女直等把那洗的褲子收拾停妥，送了過去，娘兒兩個纔睡。

讀者，這樁事却不可看作張姑娘不識羞，張老婆兒不辭勞。要知女婿有半子之親，夫妻爲人倫之始，有了這樣天性，纔有這樣人情。不然，一個根兒裏，想不到一個根兒裏不耐煩，你叫他從那一頭兒羞，那一頭兒勞？這却與那等女兒嬌得慣，老兒臊得慣的大不相同。

張老一心記望着十三妹囑咐的明日過牯牛山，倒要早走的這句話。那天纔交四更，便爬起來喂牲口裝車，并催着大家起來收拾動身。又囑咐安公子道：「姑爺你可記着十三妹姑娘的話，到跟前千

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量小婿還是昨日的安驥，我自從昨日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又經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不覺得膽粗氣壯起來，況且死生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來的，今日不但性命無傷，而且姻緣成就，可見這事有天作主，萬事仗皇天，怕他怎的？只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說得來這樣的中用。」那張姑娘算感激定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話了，見安公子如此說，恐怕他一時猶豫誤事，待要合他說話，只是個沒過門的媳婦，臉上未免下不來，只得搭趣着，向父母說道：「爹媽，我這姐姐斷不會說假話賺人的，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有甚麼使不得，救了我們，他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不借給這張彈弓，又有甚麼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此理可信，我們斷不可疑。」三人聽了齊說有理。

張老便算清了店錢，叫店家開了店門上路。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後半夜月色正亮，一行人出了店門，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遠遠的早望見那座牯牛山，只見黑壓壓的樹木叢雜，烟霧瀰漫，氣象十分凶惡。張老道：「姑爺留神，快到了。」一句話未完，只聽得山腰裏吱的一聲這頭响箭，一直射在半空裏去。作者說：「這強盜遣支箭放着人不射，他爲何要射在半空裏？他只要使一支梅針箭，那人豈不應弦而倒？爲何倒要用這頭箭？他還是射鶴子呢？還是射帽子呢？讀者不然，大凡作強盜的，敢於攔路劫財了，

斷不是三個五個內中有瞭高的把風的，動手的，接賊的，至少也有二三十個人，豈有大家擠擦在一塊兒的理？自然三個一羣，五個一夥，藏在那山坳樹影之中，瞭望的，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發一隻响箭，便算個號令，大家纔不約而同的下山。既作綠林大盜，便與那偷貓盜狗的不同，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放這枝响箭，就如同告訴那行人說：『我可來打劫來了。』不然，爲甚麼叫作響馬呢？」

安公子一行人，正走之間，忽然聽得一聲箭响，箭响過處，早見一羣人簇擁着三個駉馬的強人，拍喇刺從半山裏跑將下來，一字兒擺開，攔住去路，只聽爲頭的那個大聲吆喝，他說的却不是留下買路錢再走的那句鼓兒詞；他那話只得兩個字，說：『站住。』張老是心裏有了底兒的，聽得一聲站住，便把牲口攏住，鞭子往後鞦裏一掖，抄着手靠了車轅站住不動，也不答話。這個樣兒，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沒這情理，一則是曾經和尚那等的性命相撲，合十三妹那等的電雷交作，覺得曾經滄海難爲水；二則也仗着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個護身符，料想無妨；三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只得把驢兒一拍，馱上前去。

三個騎馬的強人，正攔着路，見一個少年，身背彈弓迎來，早各各把兵器掣在手裏，閉住面門。當下安公子走到跟前，在驢兒上一拱手說道：『衆位好漢請了，我們正要趕路，列位攔路不放前行，却是爲何？』那三個強人，只認作他是個纜出馬的保鏢的，答道：『吽，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睛，還

要問却是爲何，所爲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盤纏却有幾兩，只是我費了萬苦千辛，弄來要去救父親性命的，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出寶山，斷無撒手空回的理，我這裏有小小的一張彈弓，却還值得幾文，這叫作「寶劍贈與烈士」，拿去算發個利市如何？」說着，就把彈弓褪下來，遞將過去，那爲首的強人道：「靠你這張彈弓，又值得幾何？也值文謝謝的這些話，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快把金銀獻出來，還有個佛眼相看。不然，太爺們就要動手了。」安公子道：「且請看看這彈弓，果然不直一笑，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那爲頭的強人聽了，把手中的竹節虎尾鋼鞭，伸過來把彈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覺得分量沉重；重復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大叫說：「了不得，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說着，掖起鋼鞭，拿了彈弓，滾鞍下馬。左右兩個強人見了，不知是何原故，也下了馬，手下的帶過馬去。只聽爲頭的那強人，向安公子問道：「尊客是從青雲峯十三妹姑娘那裏來麼？」安公子一聽這「十三妹」三個字，是爛熟的了。「這青雲峯可是那裏呢？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峯來，不用管他，且答應他半句。」因說道：「我正是從十三妹那裏來。」強人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安公子道：「同他分手的時節，他道我此番載着金銀行走，定從牯牛山經過，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所喜列位都是些仗義疎財的豪客，與那尋常之輩不同，因此付我這張彈弓，作一個討關的憑據，他還說請列位

看他這張彈弓分上借我兩頭牲口還請兩位壯士一直護送我們到淮安地面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定當面謝。」那強人聽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這個怎敢？這彈弓還請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如命。」說着，回頭向那兩個頭目道：「就是你們老弟兄倆，辛苦一過罷。」二人領命，急忙回山打點行李牲口去了。這裏衆人纔你一言我一語，問安公子的姓名，安公子道：「學生姓安，單名一個「驥」字。」只見內中一個小頭目，走過來問道：「尊客方纔說到淮安，請問有位安老太爺，官諱叫作學海，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帶了這項金銀，就爲了父親的官事。」那小頭目道：「原來是安少爺，那安老太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小人們的家堂佛一般，真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台大人參了一本，誰人不說冤枉！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上的買賣，後來洗手不幹，就在河工上充了一個夫頭，因看了看作官的，尙且這等有冤沒處訴，何況我們百姓，想了想還是當強盜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敢煩大哥把少爺請到寨裏，用些酒飯，也見得我們的義氣。」安公子連連推謝說：「本該奉擾，只是現同着家眷不便。」那頭目還再三的儘讓，倒是爲頭的強人說：「這話使不得。漫講你恩官面上，只看十三妹姑娘，我們合山的人，都該盡些人情，但是安公子是官門，你我是綠林，隔着一道門檻兒呢，如何請到寨裏去得人情的事小，誤慢了公子的事大，竟可不

必。」大家都說：「有理。」那小頭目也只索性罷了。

說話間，上山去的兩個人，早已拉了兩頭騾子，連他們的隨身行李器械，都帶下來；隨手就把那邊套拴好，套上牲口。那爲頭的便吩咐道：「你二位這道，可莫當兒戲，本來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規矩；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講不得辛苦，一路上逢山開路，過水疊橋，甚至守店看車，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界，不可露縫兒，趕緊的回山要緊。」那二人諾諾連聲，一一的領命。說完，他又向安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只是叫禮字兒管住了我們，連一杯水酒也不會備得；如今有這兩個同去，路上不怕衝風破浪，萬無一失，保你安穩無事，直到淮安。日後儻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只說海馬周三同着截江獼李老，避水揄韓七三個人，戀着這張彈弓，巴結了些微小事，不足掛齒。天也快亮了，我們不往前送，就此告別回山。」說着，上了馬，打聲唿哨，一羣人馬，先回山去了。

這裏李老，韓七，早吆喝着車輛動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舊背上彈弓同行。他一行人這纔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驢兒上，心中着實感念十三妹口中不言，心中內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個小小女子，有許大的聲名，偌大的神煞，只是我看那般人的仗着氣概，大約本領也不弱，爲何如此的敬重這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呢？」

李老，韓七三個，路上真個小心謹慎，不辭勞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連張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不是他們人勻一個遠遠的先去看風，就是見了面，說兩句暗語，彼此一笑過去，果然不見個風吹草動。

不過一日，已近淮安地界。那截江瀨，避水掄兩個攔住牲口，向安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城東關裏了，我們不好前進，告稟公子，我們回去了。」安公子聽說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又囑咐上覆他家寨主，回手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每人五十兩，給他們作盤費，兩人那裏肯受，齊聲道：「這個斷不敢領，一則呢，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再我們頭領也有正頭裏，只要公子日後見着十三妹姑娘，說我們兩個，這一過還不算藏私偷懶，我們這臉上就沾了光了。」說着，一個認證跨上騾子，那個把邊套擄繩搭在騾子上，騎上那頭刻騾子，一直的向北去了。

安公子只得將銀子收好。因向張老道：「不想這強盜裏邊，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張老道：「姑爺，俗話兒說的，『行行出狀元』，又說『好漢不怕出身低』，那一行沒有好人哪？就是強盜裏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婿兩個，一路閑談，已遠到東門關廂。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小地方不同，又有河台大人駐紮在此，那繁華熱鬧，也就不減一個小省分的省城。只見兩邊鋪面，排山也似價開着，大小客店，也是

連二併三。張老同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頓家眷行李，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先張羅得洗臉梳頭，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會見新親家。安公子向張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裏去了。」張老說：「這是要緊的，這裏交給我。」

安公子隨即出來，到了櫃房裏，只看那掌櫃的，是個極善相的半老頭兒，正在櫃房坐着，面前桌上，攤着一本賬，旁邊攔着一面算盤，算着賬目呢！見了安公子進來，起身道：「客人要甚麼？」安公子拱了拱手道：「借問一聲，有位安太老爺家眷的公館，在那條街上？」那掌櫃聽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問道：「客人，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堰堤工冤枉被參的安太老爺的家眷麼？」安公子點頭道：「正是。」那老頭兒未曾說話，先咳了一聲道：「你還要問他的甚麼公館？」這話兒來，真真叫人怒髮沖冠，淚珠滿面，一句話把個安公子嚇得目瞪口呆，忙問：「却是爲何？」那老頭兒纔拍着板橙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對你講。」這正是：

不是雷轟隨電掣，也教魄散共魂飛。

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安公子說出些甚麼話來，下回書交代。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敘天倫 佟儒人姑媳祝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頓了家眷行李，便去打聽安太太的公館。急切裏要想母子相見；不料一問店家兒，他說那話的神情，來得詫異，不覺先吃一大驚，忙問了端的。那老頭兒讓他坐下，纔慢慢的說道：「若講我們這位安太老爺，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麼惹着這位河台大人的怒，把他革職，下在監裏，還追他的銀子；這也罷了。說到這位官太太，既是安太老爺遭了事，憑他怎麼樣，我們這位山陽縣，也該看同寅的分上，張羅張羅她；誰家保得過常常無事，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哪！誰想他全不理會？如今那位官太太，弄得自家找了個飯店住着，客人你想可傷不可傷？你還問他的公館在那條街呢？」安公子聽他絮絮叨叨，鬧了半天，纔說完了，敢則是這等樣一套話，纔得把心放下。心裏說：「這個人是怎麼個說話法子？只是他天生的這樣的滯礙人，也就無法。況且聽他的話，到是一片良心，不好怪他。」只得耐着煩，又問他道：「這飯店在那裏？」那店家道：「就在東邊兒，隔一家門，而聚合店就是。」安公子聽得，辭了店家，出了這店門，走了不上一箭多路，果有個聚合店。問了問，說：「安官府的家眷在儘後一層住着。」安公子也不等通報，一直往後走了去。

安老爺當日出京，家人本就無多，自從遭了這事，中用些的長隨先散了，便有那班一時無處可走，且圖現成茶飯的，因養不開多人，也都打發了。梁材是打發進京去了，安老爺只有戴勤同他女婿隨緣

兒，還有小程相公，在那裏照料伺候。店中單剩下一個晉升，帶了兩個粗笨雜使小子支應。偏值晉升又出去買東西去了，雖有兩個打雜的在那裏，他又不認得公子，因此公子進了店，並不曾遇見自家一個人；一直進後院，見戴勤媳婦，背着臉在牆根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她，忙忙的走進了房門。只見窄巴巴的三間小屋子，掀起裏間簾子進去，一眼就看見太太坐在挨牕戶，在那裏成裏帽頭兒呢！那安太太正在低頭作針線，一抬頭兒見個行裝打扮的人進來，正不知是誰；一時間斷不想到是公子，公子早已請下安去；太太定睛一看，纔看出他公子來；及至看出來，倒嚇了一跳，不覺口中噁呀一聲，說：「我的孩子，你從那裏來？你可作甚麼來？」說着，慌得顧不的穿鞋，光着襪底兒，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淚望下直流，公子也覺心中十分傷慘，哽咽難言。

這個當兒，女人了頭，聽了太太說話，都進來了一看，纔知是大爺來了。這個忙着給太太拿鞋，那個又去給大爺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裏還連連的問：「誰跟了你來的？」公子生怕母親猛然聽見路上的情形，一定是異常的悲傷驚恐，只得說華忠合趕露兒跟我出來的。」太太聽得，便叫華忠，公子只推他那邊店裏看行李呢！因請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說來的原由。公子纔慢慢的回道：「母親且莫着忙，兒子先請示，我父親這一向身子可安？應交的官項都有了不曾？」太太聽了，先嘆了口氣道：「咳都

是咱們家的壞運。只說是出來作外官，誰想外官是這麼個味兒。幸而你父親的身子狠好，這也是自己素來的學問涵養，看得穿，把得定。說這幾天臉面倒好了，也不是他們叫我寬心呀。只是這官項，這裏纔有了幾百兩銀子，給烏大爺帶了信去，這些日子了，也沒個回信兒，真叫人怎的不着急呢？」公子道：「母親不必着急了，如今這項銀子，兒子已經如數帶來了，只怕還有餘。況且我父親身子也狠好，母親也見兒子了，這正該喜歡纔是。」安公子這話，原是先要把母親安慰住了，然後好說路上的話。那安太太聽了，果然又是暢快，又是納罕，說：「本可是的，只是小子，你一時那裏去張羅得這些銀子？」說着，又問起梁材說：「他難道這樣快就到了家了麼？」公子道：「並不曾見着梁材，兒子這次出來，說也話長。若不虧上天的慈悲，父母的蔭庇，兒子險些兒不得與父母相見，作了不孝之人。」說到這裏，自己掌不住先哭了。太太見這光景，急得滿面淚痕，忙又一把拉住他道：「這是怎麼說，你快說給我聽。」公子勉強陪笑道：「母親不要着急，兒子此刻是好好的，見着母親了，還有甚麼急的；只是這段情節，不可不細細回稟父母知道。」安太太順手就把他拉在火炕一個杌子上坐下，說：「你坐了說。」

這安公子敍簽着坐下，纔從頭把他在家的聽見父親被事的信，一忖懸念，不及下場，怎的趕緊措辦銀兩，帶了他嬷嬷爹華忠並劉住兒出來，到了長新店，怎的劉住兒丁憂回去，叫趕露兒，趕露兒至

今不會趕到；到了荏平，華忠怎的一病幾死，不能行路，只得打算找那褚一官來，送我到淮安。太太直着眼，皺着眉，聽一句難過一句，聽到這裏，說：「啣！這姓褚的又是個甚麼人兒啊？公子連忙說明原故。太太又着急道：「難道就這等一個生人就送了你來了嗎？」公子道：「要得他送來，倒又沒事了。」太太問道：「怎麼？難道還有甚麼岔兒麼？」公子又把到了店裏，怎的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那個當兒，怎的來了個異樣女子，並將那女子的談言相貌，舉止裝束。以至怎的個威風出衆，神力異常，落後怎的借搬着塊石頭，進房坐下，便不肯走；怎的他見面便知我路上的底細，怎的開口便問我南來的原由；及至問明原由，他怎的變色含笑，起身就走；臨走，又怎的千叮萬囑，說務必等他見面，然後動身，怎的許護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團圓，人財無恙。太太道：「這個女孩兒，怎的這等的神通哇？就算他有本事罷，一個女孩兒家，可怎麼合你同住呢？莫非不是個正道人罷！只是他怎麼又有那樣的大力量呢？這可悶煞人了！」公子道：「彼時兒子也是如此想，誰知大不然，她不但是一個正道人，竟是一副兒女情腸，英雄本領，更兼一團的聖賢學問；若不虧此人，孩兒今日也見不着母親了。」太太聽他如此說，忙問道：「他走了，可回來了沒有？」公子道：「請母親往下聽；這可就怨兒子自己糊塗了。正是他走後，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驛夫回來了。」太太道：「是啊，這裏頭還夾雜的個甚麼褚一官兒呢？他來了也就好了，到底有個

作伴兒的呀！」公子說：「他並不會來，據那騾夫說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離店不遠，就請我到他那裏去住。那時兒子一想，這女子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他來的古怪，去的古怪，以至說話行事，無不古怪，心裏有些信他不及，又加着騾夫店家兩下裏攛掇，都說這人來的邪道，躲了他爲是。兒子一時慌不擇路，就打算同了兩個騾夫，奔到褚一官家去。那知兩個騾夫，不是好意，他並不會到褚一官家去，要想把我賺到黑風崗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太太聽了，急得搓手道：「這是甚麼話呀？」公子道：「母親放心，不妨，總是大恩祖德，五行有救。」說着，又把那到了黑風崗騾夫怎生落下牲口，牲口怎得驚得飛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廟，纔得站住的話，說了一遍。太太聽到這裏，不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到「走到佛地上，這可好了。」公子道：「母親那知這纔闖進鬼門關去了！」當下又把那自進廟門，直到被和尚綁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種種苦惱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那安太太不聽猶可，聽了這話，登時急得滿臉發青，嚇得渾身亂抖，痛得兩淚交流，噯啾了一聲，抱住公子，只叫：「我的孩子，你可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你可坑死我了！」說罷，放聲大哭。公子想起自己那番苦楚，痛定思痛，也不覺失聲痛哭，兩邊僕婦丫鬟，看見無不落淚，個個上前相勸。公子怕痛壞了老人家，只得忍淚勸道：「母親請免傷心，兒子現在是好端端的見父母來了，母親請想，假如那時候竟

無救星此時又當如何？」太太說：「這是甚麼話講要那樣，可叫我們怎麼活着呀！」說着，緊緊的拉住公子的手，不放鬆，口裏還說道：「咳！這都是氣運召的，無端的弄出這樣大事來。小子在你吃這一場苦，送這銀子來，可算你父親沒白養你；只是你叫我們作老家兒的，心裏怎麼受啊！」說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來。旁邊丫鬟忙着手倒上茶來，吃了一口，又遞過手帕去抹鼻涕。隨緣兒媳婦，便忙着去濕手巾，預備擦臉；梁材家的，纔要裝煙，太太說：「我顧不得吃煙了。」就因拉着公子問道：「你說說到底，又遇見個甚麼救星兒呢？」公子說：「這往後都是活路了，母親可不必再着急傷心了，不然，兒子心裏一亂，益發說不上來了。」因說道：「那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憑空裏拍拍的兩個彈子把面前的兩個和尚打倒，緊接着就從半空飛下一個人來，鬆了綁繩，救了孩兒的性命。」太太問道：「這又是誰呀，我的大爺？」公子說：「母親道是誰？就是那日在店中相會的那個女子。」安太太此時也不及再說閒話，止有聽一句，嘴裏呷一句，又誦兩聲佛號而已。公子隨急又把那女子，怎的掃除了衆僧，驗明了驪夫，搜着了書信，這些情節，一直說到贈金送別，借弓的話，講了一遍。——就中只是張金鳳這節，當時且說不出口。

太太見公子說到這裏，胸中臉下，略爲舒暢，纔得騰出心來想事；想了想，便說道：「據你這樣說，那個姓褚的，自然是沒見着，到底是誰跟了你來的？」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回道：「母親問到了這裏，其

中還有一段隱情，兒子不敢不稟知母親，不敢就稟明父親。這樁事，兒子出於萬分不得已，此時實在作難，實在害怕。」太太說：「甚麼事啊？你好多的不要爲難，我的孩子，你可攔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麼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訴你父親，有我呢？我給你宛轉着說。」公子纔把那張金鳳的一段始末因由，合那媒人怎麼硬作，自己怎樣苦辭，張家姑娘怎樣俯就，所以然的原故，從頭至尾，抹角轉灣，本本源源，滔滔汨汨的，告訴母親一遍。並說：「此來就虧這張老夫妻，同了張金鳳送來的，請示母親，這事該當怎樣纔好？兒子不得主意。」說罷，跪了下去。太太一面拉他起來，一面心裏沉吟暗說：「這樁事倒不好；若聽那個女孩子的那番仗義，這個女孩兒的這番識體，都叫人可感可疼；至於親家的怯不怯，合那貧富高低，倒不關緊要，但見我原想給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婦，如今聽起來，這張姑娘的女孩兒，身分性情，自然無可說了。我只愁他到底是個鄉間的孩子，萬一長的醜巴怪似的，可怎麼配我這個好孩子呢。」想到這裏，不禁便問了問「那姑娘」的歲數兒，身量兒，然後纔問到模樣兒。安公子聽得這一問，紅了臉，半日答不出來。其實安公子，不是不會說官話的人，或者說相貌也還端正，或者說舉止也大方，都沒甚麼使不得；無奈他此時又盼事成，又怕事不成，把害怕爲難，暢快歡喜一股腦子，攪成一團，一時抓着話頭，又挨磨了一會子，纔訕不搭的說了三個字，說道：「長的好。」安太太聽了這話，笑逐顏開，說：「等

我瞧瞧去。」說着，也不等人攙起，站起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攔道：「母親那裏去，自然我過去告訴明白了，叫他來叩見母親，豈有母親倒去見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家孩子委屈了一道兒，就是他父母照應你一場，我也得給人道個謝去。」公子又說道：「講行客拜坐客，也是等他二位來；難道母親就這樣跑到街上去不成？」太太這纔想過來說：「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吃你們嚇糊塗呀！」說着便叫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去請張太太合姑娘；又派晉升再同上一個粗使的小子，請那位張老爺，就連行李一併搬過來。讀者，牢記話頭，從此張老頭兒，張老婆兒可就稱老爺，太太了。

安太太趁這個當兒，便收了活計，吩咐備飯，騰挪屋子。一時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也換了件乾淨衣裳，如會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爺過去。誰想剛出了院門，大爺要出恭，又孤住晉升，細問老爺近日的起居臉面。那兩個僕婦，慌記着去看新大奶奶，帶上那個小子，慢慢的便先過去。將進得那邊店門，早看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裏喂驢；那小子上前問了一句，說：「張太太住在那屋裏？」那老頭兒一時不知問的是誰；小子又說明原故，他纔帶了大家到店房門外，叫了聲：「媽媽兒，安家有客看你娘兒們來了。」說完，他依然去喂驢去了，那小子再不曉得這位親家老爺。

晉升家的進了那間店房，只見他母女二人，都在一處，纔待說話。張太太就問說：「這倆那個是安

太太呀！隨緣兒媳婦，到底是個小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晉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們是家下人當奴才的；我們太太，打發過來請太太合姑娘那邊坐。」說着便跪下請安，把個張太太慌的兩隻手拜個不迭。二人轉過身來，又拜張姑娘請安。張姑娘知是婆婆的人，便不還禮，却也不十分羞澀，口中無言，雙手拉了起來。

說話間，安公子也過來了，便把方纔的話，明白告訴張老，張老自是歡喜。因說道：「既這樣，姑爺你先同了他娘兒兩個過去，我這裏看看行李，別的不打緊，這銀子可是你拿性命換來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上了，咱們保重些好。」公子連說：「有理。」晉升早僱了兩乘小官轎來，僕婦們便請張太太、張姑娘上轎，大家跟着，抬到聚合店裏來。安太太正在盼望，晉升進來，回張太太同張姑娘過來了，安太太連忙攙入，迎將出去。張太太早進院門，只見她穿着一件簇簇新的紅青布裕襖，左手拿着煙袋荷包，右手拿着一團籃綢絹子，晉升家的跟着，生怕又弄錯了，上前說道：「這是我們太太。」安太太趕着過去，雙手拉張太太兩隻手都佔着呢，只得把那絹子的那隻手，伸了兩個指頭，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哆嗦着，口裏說：「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這樣稱呼，看光景你比我歲數兒大，該叫我妹妹纔是呢！」張太太道：「我小呢；屬小龍兒的，今年五十二了。」安太太口裏，雖合張太太說話，那一副眼光，早注到張姑娘

跟前只見他眉宇開展，氣度幽嫺，顛鬢桃花，唇含櫻顫，一雙尖生生的手兒，一對小叮叮的腳兒，雖然是個家常裝束，却是滿臉春風，週身大雅，隨緣兒媳婦，半扶半攙的拉着，隨在他母親身後，見了安太太垂下手來，安安詳詳的道了兩個萬福。安太太連忙拉住她，問了問，一路風霜光景；聽他說話，雖帶點外路口音兒，却不倖不怯。安太太心裏就有幾分願意，這纔回頭讓張太太走，一看張太太早已扭着屁股，上了台階兒，進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讓張姑娘；她此時見太太這等的溫和慈厚，心裏算早把這個婆婆認定了，那裏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說：「咱們娘兒們一塊兒走。」比及到門，他到底讓太太先進去，纔罷。

一時安太太合張太太分賓主坐下，丫鬟倒上茶來。安太太便讓張姑娘上炕去坐，只聽他低聲款語答道：「這斷不敢；我張金鳳此番隨爹媽護送了公子到此，原說給太太作些針線，或者作個指使，纔不是閑茶閑飯養閑人。日後名分所關，如何敢坐？」一席話把個安太太疼的，不由得趕着他叫了聲「我的兒」，並說：「你千萬不要如此；你在廟裏合咱們兩家，那位恩人——媒人說的話，我都盡情的知道了。你聽我告訴你，不但人家那番恩義不可辜負，就是平白的見了你這樣一個人，這門親，我也願意作。你放心罷。」張姑娘聽了這話，心裏先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說着，又叫：「玉格呢？」公子答應了一聲：「進來。」安太太道：「我細想這樁事，你媳婦方纔的話，是因爲那日在廟裏辭婚，她得佔住女孩兒

的身分。你辭婚是因不曾稟過我同你父親，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雖不曾回你父親，見了我，我就可以作大半主意。甚麼原故呢？第一聽着路上的情形，他這心地兒，性格兒，是無可講了；就據這模樣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媳婦兒來；至於那貧富高低的話，不是咱們書香人家講的。我就見有多少人，因較量貧富高低，又是甚麼嫡庶，誤了大事，這話不用合你商量，我看你的神情兒，也沒甚麼不願意；我估量着你父親，也必願意。這又怎麼見得呢？你還記得臨出京的時候，你父親說過：「只要得個相貌端莊，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女子，那怕南山裏，北邨裏的都使得？」看起今日這個局面來，這豈不是姻緣前定麼？咱們今日就一言爲定，不必再商。」張姑娘聽到這裏，心裏早兩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回過頭來，便向張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張太太道：「我們是個鄉下人兒，攀高咧，沒的怪臊的，可說個擠兒呢！俺這閨女，可是個頭兒的不弱，親家太太，你老往後瞧着罷，聽說着的呢！」安太太帶笑答應着。又問公子道：「你們路上匆匆的，自然心不曾放個定，人家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補着下個定禮罷，說着，把自己頭上帶的一隻纓絲點翠嵌寶啣珠的雁釵，攜下來，給張姑娘插在髮兒上，說：『第一件事，是勸你女壻讀書上進，早早的雁塔題名。』」回手又把腕上的一副金鐲子，褪下來給她帶上，圈口大小，恰好合式，說：「和合雙全的罷！」張姑娘此時心裏可是三

塊石頭落了地了。帶好釵釧，纔要下拜，安太太攔道：「這些東西倒不要拜；今日是個好日子，你就先認了婆婆。咱們娘兒們，好天天兒一處過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麼呢！至於你們磕雙頭，成大禮，那可得等你公公出來，擇吉再辦；這大節目是錯不得的。」

當下早有僕婦丫鬟，輔下紅氈子，仍是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扶着那張姑娘，便在紅氈上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完了禮，說：「你們攙起大奶奶來；吉祥話兒，留着磕雙頭的時候，再多說兩句罷！」張姑娘磕頭起來，便裝了一袋煙，給婆婆遞過去，把個張太太一旁樂的張開嘴閉不上，說道：「親家太太，我看你們這裏，都是這大盤頭，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這打扮，可不隨溜兒？咱們也給他放了腳罷。」安太太連忙擺手說：「不用，我們雖說是漢軍旗人，那駐防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本家親戚裏頭，也有好幾個裹腳的呢！」原來張姑娘，見婆婆這等裝束，正恐自己也須改裝，這一改，兩隻腳踏踏踏的，倒走不上來，今聽如此說，自是放心。安公子却又是一個見識，以爲上古原不纏足，自中古以後，也就相沿既久了；一時改了，轉不及本來面目好看，聽母親如此說，更是歡喜。在外間屋裏，端了一碗熱茶喝着，齜牙兒不住的傻笑。晉升家的，梁材家的，一班兒這些的人，便來嘔他道：「真好俊一位少奶奶，大爺還記得小時候兒，見個小媳婦子先臉紅，這時候怎麼不羞了！」安公子笑着道：「你

們不用嘔我了，正經倒碗熱茶我喝罷！」晉升家的道：「我的少爺你手裏端的，那不叫熱茶嗎？可不是樂糊塗了。」說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將起來。

正熱鬧着，外邊家人將銀子行李，一起一起的搬來，交代明白；那車輛並牲口，就交給店裏照看喂養。晉升已在前層收拾了兩間潔淨店房，預備張親家老爺住；一時行李發完，張親家老爺過來，安太太忙叫請了進來，只見他穿一件搭襖口的灰色粗布襖，套一件新石青細布馬褂，繫一條月白標布搭包，本是氈帽來的，借了店裏掌櫃的一頂高提梁兒秋帽兒。見了安太太作了一個揖，安太太不會行漢禮，只得手摸頭把兒，以旗禮答之。進房坐下，茶罷，安太太便道了一路照料的致謝，又把方纔的話，告訴一遍；那親家老爺，到也本本分分的，說了幾句謙虛話，又囑咐了女兒一番。雖說是個鄉下風味兒，比那位親家太太，就怯的有個樣兒多了！坐了一會，便告辭外邊坐去。安太太又說：「你們親家兩個，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說罷。」那老兒答應話着，站起来了。安公子這纔敢去見父親，並討了母親的主意，安太太也把怎的說法，一一的教導他明白，這裏便催着給親家太太擺飯。

安老爺自從住在這土地祠裏，轉瞬將近一月，那銀限期日緊，手下湊了不足千金，寄烏學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見回音。梁材進京往返，總須兩月，且不知究竟辦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

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三場詩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許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子是出場就動身了啊？還是不曾上路呢？更加此地，雖有幾個朋友可談，在那縣衙裏，又不得常見；只有程相公陪着談談，偏又是個不大通的。雨夕風晨，十分悶倦。這日飯後，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裏破悶，只聽牆外人聲說話，像有客來的光景。正待要問，隨緣兒慌張張的跑將進來，說道：「太爺來了！」老爺也不免嚇了一跳。說着，公子早已進門，請下安去，起來趕了兩步，跪在老爺膝前，扶了腿失聲要哭。安老爺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異地相逢，也不免落淚；只是嚴父慈母所處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一面點頭拉起公子來，說道：「你可出來作甚麼？」因大概問了問何人跟隨，一路行色光景。隨即問道：「你難道沒下場嗎？」第一句公子就不好回答，只得斂神拭淚答道：「正在場前，聽見父親這個信息，方寸已亂，自問下場也作不出好文章來；便僥倖中了，父親現在這個地方，兒子還何心顧及功名名節，所以忙得不及下場，趕來見見父母。老爺嘆息一聲說道：「却也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嗎？不過來也無濟於事，我已經打發梁材進京去了。算這日期，你自然是在他到的以前就動身的；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趕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一來爲止住你來，二來也爲將家裏現有的產業，折變幾兩銀子，湊着交這賠項；你這事雖不在行，到底還算個作蠶旗兒。如今你又出來了，這怎麼樣呢？」說着，皺了眉，宛

轉思索。公子見這光景，回道：「這事已經遵父親的主意，辦妥當來了。」老爺道：「你方纔說不曾見着梁材，自然不會見着我的諭帖，從那裏遷起？」公子道：「兒子想除此也別無辦法，所以大膽就作主這様辦了。」老爺道：「這倒難爲你了，只是了我計算，多也不過二千餘金，終究還不足數。假如并此而無，且慢慢的湊罷了。」公子道：「據現有的數目，大約也敷衍着夠了。」老爺說：「這又是不知物力艱難的孩子語了；如今我這裏纔有不足千金，搭上這項不過三千金，我雖致信烏克齋，他在差次，還不知有無，便有，充其量也不過千金，連上下平色，還差千餘金呢！你看着世上的銀子，就這等容易。」公子回道：「兒子此番帶來，約有七千金上下光景，便不候烏克齋的信，想也足用了。」老爺聽了這話，把臉一沉，問道：「阿哥！你在那裏弄得許多銀子，我平生於銀錢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財之誼，也須誼可通財的，纔可作將伯之呼；你若借了這事，向親友各家，不問交誼，一概的沿門託鉢，搖尾乞憐起來，就大不是我的意思了。」公子此時，心下一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況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錯了事，豈容有一字欺隱？莫如直捷痛快的盡情一吐，便是有干嚴怒，也合受一場教訓。便回道：「並不曾求着親友，只是這樁事，說來頭緒也亂，情節也多，先得求父親不要吃驚着急生氣，容兒子慢慢的細稟。」說着便跪了下去。安老爺平日雖是方正嚴厲，見這等嬌生慣養一個兒子，爲了自己，遠路跋涉而來，已是

老大的心疼，祇是有「見於愛之能勿勞乎？」合那「玉不琢，不成器」的這兩句話，不肯驕縱了他；今又見他如此此番爲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爲錯；况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的舉動，滿面慘惶，更加不忍，且料其中必另有一段原故，却也斷想不到公子竟遭了這等一場大顛險。

當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只管起來明明白白的說。」公子方纔站起身來，從家中得信起身，一直直到今日到店止，照方纔回太太的話，應節省的節省，應加詳的加詳，並合張金鳳聯婚一段，一字不落，也都據實的稟了他父親。書中交代清楚，嚴父慈母，其性則一，其情不同；况且這位安老爺又是才學識三者兼備的人；當公子說的時節，便不肯用話打他的岔，默默凝神靜氣聽去。但見他聽着，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抬頭，忽而低頭，那心裏大約是驚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話聽完了，纔透過口氣來，不由得一陣酸心，兩行熱淚，公子也嗚咽惶恐，個不住。安老爺定了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纔向公子道：「這樁事我都是明白了，你想我聽着，怎能夠不驚。到了此時，却急也無益，更無氣可生，只是苦了你。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聽我告訴你，你此番爲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爲錯；况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不成？然而這事，却是都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這條路，帶着若干的銀子，便專忠跟着，且難保無事；何况你孤身一人，以致險遭不測。你想儻然果遭不測，不但你成了罪人，連我也

這個罪人了！比起你給我送銀子來，孰輕孰重？及至你在店裏遇見那個甚麼十三妹女子，却純是你不學無識了。方纔聽你說起那情景來，他句句話與你針鋒相對，分明是豪客劍俠一流人物。豈爲「財」色兩字而來？你千不合，萬不合，不合那一走。這就是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動」了！哇！再講到那驀夫和尙，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也難怪你見不及此，只是果然不走，這禍又從何而來呢？至於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銀，允那張金鳳的姻事——這兩樁事，你自己以爲大錯，我倒原諒你。何也？聖人說：「觀過知仁。」原不盡在「黨」字上講。當那進退維谷的時候，便是個練達老成人，也只得如此。何況於你！又何況你心裏還多着爲我的一層！倒是我作老家兒的不會蔭庇到你，轉叫你爲我先受了罷了！這是我心裏難過的去處。如今這項金銀，也還算得從義路而來，此時也無法不受，況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了她，成全了那女子一番義舉，合你一片孝心，我們再圖後報。那張姑娘方纔聽你說來，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緣，你可不准嫌他父母鄉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見；如今竟是以前言爲定，却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給你們作合，想來你姑娘沒甚麼不肯的。」公子聽一句，應一句，緊記了母親的話，說且漫說方纔放定的一層；今聽安老爺如此一問，乘勢回道：「看母親的光景，也以爲必當作合，但不得父親的話，只不好就定，還叫兒子請示。」老爺說：「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兒，就先回去，把這話說給你娘聽。並致意你

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我也無可爲難着的了。」安公子聽完了話，一切得了主意，心裏一想，暗道：「我安驥修了幾生，有多大造化，得這樣恩勤養育的二位老人家。」想到這裏，轉不禁痛定思痛，感深而泣。安老爺道：「這又哭甚麼？不必哭了，再哭，就叫我着急了。」公子這纔收了淚痕，換出笑臉，詳問父親的起居眠食。老爺說：「你此時且不必絮叨，把方纔的話回去說了，就換了衣裳來，跟我吃了飯，今日就在此住，我還有話說呢！你丈人那裏，我請程相公替我陪去。」

公了領命退出，本是僱了個小轎來的，就坐了那小轎，飛奔回店。見了安太太不及細說，笑嘻嘻的道：「我父親沒生氣，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曉得了，我只管那叫你去，到底不放心，打發人跟了聽去，回來回了，我都知道了。這好極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飯去罷。」公子又把父親還叫回去，并請程相公陪着的話，回明，忙忙的換衣回去。他父子方纔得說一番無限離情，鼓一番天倫樂事。

那張老有程相公在那裏陪着，一個講的是抄騰繕寫，一個講的是耕種耙鋤，說了一晚，也不會說到一處。那張太太是提着精神，招護了一雙女兒，女婿到了這裏，放了心，晚飯又多飲了一盃，更加那裏的人兒，不會熬夜，纔點了燈，就有些上眼皮兒，找下眼皮兒，打了一個呵欠，說道：「要不咱睡罷！」張姑娘正要合婆婆多親熱一刻，說：「我還不困呢，媽先睡去罷！」那婆兒更無謙讓，過西間去，脫了衣裳，

躺下就睡了。這裏安太太叫張姑娘上了炕，纔細細的問他家鄉路上一切閒話。說到路上，那張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長，十三妹姐姐短，安太太這纔知道，那位救命的姑娘，叫作十三妹。張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舉止，並定親以前，怎樣先私下問他許多的話，都傾心吐膽的，告訴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說道：「這位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薩轉世罷！只是你們受了她的好處，還當面給她道了個謝，或可那裏謝他一盤去呢？我方纔心裏許了個愿，等十五日在天地前，上個滿堂供，焚個滿斗香，一來答謝上天，報咱們父子婆媳完聚的天恩；二來祝賀着那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壽，將來得個好婆婆，好女婿，我還打算另設張桌兒，望空遙拜他一拜，心裏纔過去呢。」張姑娘道：「這個只怕使不得；他合媳婦結了姐妹，在婆婆看着，也是孩子一樣，這一拜他斷當不起，媳婦到有個見識，媳婦本也有個愿心許下，給他供個長生祿位，早晚禮拜，願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處。婆婆想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說：「狠好。」又說：「是這樣，咱們娘兒們，都是十五那天還愿。婆媳二人，又談了許久，聽了聽，那天已交四更，纔各歸寢。」讀者看這回書，不覺得像得把上幾回的事，又寫了一番，有些煩絮拖沓麼？却是不然，在我作者，雖不過是照事實描寫，却別有一段苦心孤詣。這野史裨官，雖不可與正史同日而語，其中伏應虛實的結構，也不可少；不然，都照宋子京修史一般，大書一句了事，雖正史也成了笑柄了，非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

章片段，並不是我消磨工夫，浪費筆墨，也因這第十二回，是個小團圓，是兒女英雄傳的第一番結束，正是：

好向源頭通曲水，
再從天外看奇峯。

後事如何，下回交代書。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挂冠尋孤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裏，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岳母，大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裏益發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赴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個沒找着飯主，滿處裏打游飛的，聽見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原官，都趕了來，借着道喜，要想喝這碗舊鍋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個個善言辭去；內中只有個葉通，原是由京帶出來的，雖也是個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默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趕露兒也趕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嚇的他長跪不起，只得把劉住兒

到家，一時痛親昏曠忘說，後纔想起隨即趕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由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飯來，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並下馬麵。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己却不肯濫飲，每飯總以三五斤爲度，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個坐兒，坐在橫頭。

一時吃飯漱盥已畢，安老爺便命他對坐細談。總問了問京中家裏一切情形，因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步踰閑取敗，就這「迂拙」兩個字，是我的短處。不想纔入宦海，就因這兩個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自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於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更自可憐；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稍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經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時都無可說了。只是我方纔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場事，在那班和尚傷天害理，爲天理所必誅，無所說冤；這等一女子，取義成仁，仁至義盡，無所爲孽，我們心裏使無所爲過不去；我只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儻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說：「這事大約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裏沸沸揚揚的，傳說往平縣黑風崗廟裏一個和尚，一個頭陀，一個女人因爲妬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查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各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太

爺。」安老爺說道：「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通正在那裏伺候老爺吃飯，便回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麼曉得？」葉通道：「這裏的二府，就合荏平的這位胡老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說他留心地方公事，還保個卓才了呢！」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但那女子可以遠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個是，就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裏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話說出來，老爺先說了句：「可惜！」便問：「怎的會丟了？」公子道：「只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牆上題的那折詞兒，他又催促着走，一時匆匆的便遺失了。」老爺問：「又是甚麼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裏把自己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道：「個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煞；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惡僧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硯台必不肯便落他人之手，只他家詞兒裏的甚麼「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曾問過，無奈他含糊其詞，只說在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並且兒子連他這稱呼，會留心問過，問他這「十三妹」三個字，都是排行，還是姓名？他也不肯說明。」老爺道：「吶，這是甚麼

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個明白；在他雖說是不望報，難道你我受了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辨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只得回道：「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硯台；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只是搖頭，一面口裏，却把那詞兒裏「雲中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喜形於色，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殊砂痣不是？」罷了；這公子實在不會留心，只得據實答應。老爺又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却是作怪，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老爺說：「這又是夢話了；我又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個相貌呢？」公子一個覺得說的忘情，扯脖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臊甚麼說呀！」公子只得勉強道：「此時說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嫻，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文法兒也急出來了。」公子也陪着一笑。讀者，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更莫如父子談心，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異地談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正所謂「等閒難到開心處，似此開心

又幾回」了。

公子見老人家心開色喜，就便請示：「父親方纔說到那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猜着他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想得到，此我心裏却是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談，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明，我自然還有個道理。」公子聽如此說，便不好問，只是未免滿腹狐疑，那時不但安公子懷疑，大約連讀者此時也不免發悶；無如作者，要作這等欲擒故縱的文章，令讀者猜一猜。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傢具，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親屋裏小床上另打一鋪睡下，衆家人也分投安置。

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公子並叫請示：「那銀子怎的個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說：「這事不忙在一刻，再候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纔要走，晉升回道：「謂大爺等一刻再走罷，方纔奴才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了，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問道：『也不會聽見個信兒，忽然那裏來了這等一個欽差？』晉升道：『奴才也是纔聽見說，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很，只帶着兩個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

馬頭，天不亮就傳馬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角劄山陽縣預備轎馬，一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這裏縣太爺早到馬頭接差去了。」安老爺心想：「那個甚麼吳大人莫非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會聽見有甚麼案，這欽差何來呢？斷不致於用着欽差來催我的官項呀！」大家一時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橫豎我是個局外人，於我無干，去瞎費這心猜她作甚麼？」說着，只聽得縣門前道府廳縣，各各一起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台，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纔得回店。

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烏明阿的烏大人。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中關學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拜了摺子，正要回京覆命謝恩，纔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廷寄，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這正是回程進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後面，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自己却喬粧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帶了兩個家丁，沿路私訪而來；直等靠了碼頭，纔知照地方官，把個山陽縣嚇得忙着，分派人打掃公館，伺候轎馬，預備下程酒飯，鬧的頭昏，纔得辦妥。只是欽差究竟爲着何事而來，不能曉得，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爲得是打聽明白，好去答應上司，是個美差。他一到碼頭，便上手本叩安稟見，不想那欽差止於傳話道：「不曾傳見，看了看船上，只得兩個家人，連門包都不收，料是無處打聽費盡方法，派了個心腹能幹家人，把船家暗暗

的叫下來，問他端的，又許他銀子。那船家道：「他催船的時候，我只知道是夥計三個，到淮安要賑來的；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問長問短的；一直到了馬頭，見大家出來接差，我纔知道他是個官府；誰知道他作甚麼來的呀？」那家人聽了無法，只得回復縣官，把個山陽縣急得搓手。

一時大小官員都到，緊接着河台到船拜會；早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臉春風的迎出艙來；河台下船，只得在那小船裏面，向上請了聖安。烏大人站在一傍，說了句：「聖躬甚安。」二人見禮坐下；河台滿臉青黃不定，勉強支持着寒暄幾句，又不敢問到此何事。倒是烏大人先開口說道：「此來沒甚麼緊要事，上意因爲此番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順路看看河工情形；這河工的事，自己實在絲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差勤苦累，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個節略見賜，便可照這節略，略查一查迴奏，就算當過這差去了。自己也急於要進京謝恩，恐不能多耽擱，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這船上實在褻瀆，下船就奉拜，再長談罷。」那河台聽了這話，纔咕咚一聲，把心放下去。那恭維人的本領，他却從作佐雜時候，就學得濫熟；又見烏大人這等謙和體諒，心裏早打算到這滿破個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些工員身上撈的回來的。因此着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纔打道回院。河台走後，各官纔上手本，烏大人都回說：「船上過窄，公館相見。」大家只得紛紛進城。

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轎，並自己新作全副執事送來；又派了武巡捕，帶了許多差官來接。烏大人便留了一個家人收拾行李，搬進公館，自己只帶一個家人跟着；前頭全副執事擺開，衆差官擺隊的擺隊，扶轎的扶轎，碼頭上三聲大砲，簇擁着欽差那頂大轎，浩浩蕩蕩，鴉雀無聲，奔了淮城東門而來。一進城門，武巡捕轎旁請示：「大人先到公館，先到河院？那大人只說得一句先到山陽縣，那巡捕應了一聲，忙傳下去，心裏却是驚異，怎的倒先到縣衙呢？」

那個常兒，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原來外省的怯排場，大凡大憲來拜州縣，從不下轎；那縣官早隱了不敢出頭，都是管門家丁，同着簡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道旁迎着轎子，把他那條左腿一跪，把上司的拜帖，用手舉的過頂鑽雲，口中高報說：「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憲駕，」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太爺，他更比尋常跪的腿快，喊得聲高。只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就在轎裏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那門丁聽了，嚇得爬起來，找了條小路，往後就跑；此時但恨他爺娘少生兩條腿，將跑到縣門，欽差的轎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又聽得欽差問道：「有位被參的安太老爺，想來是在監裏呢！」門丁忙跪稟道：「不在縣監，即在縣頭門裏典史衙門土地祠。」欽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門，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口裏叫道：「皇天菩薩！自從周公作周禮，設

官分職，到今日也不會聽得欽差拜過典史；這是甚麼勾當呀！慌得他抓了頂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來，跪在門外，口中高報：「山陽縣典史郝鑿，叩接大人。」轎子過去了良久，他還在那裏長跪不起；兩邊衆人，都看了他，指點着笑個不住；他也不知，衆人笑他何來？及至站起來，自己低頭一看，纔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着一身的狗牙兒繸子；原來是慌的拉錯了，把他們官太太的褂子，穿出來了。咳！正所謂「宦海無邊，孽海同源，作官作孽，君自擇焉。」

這欽差到了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祠，使命住轎，落平下來，只見跟班的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皮紙手本來，衆人兩旁看了，詫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只用個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安太老爺。」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寫着「受業烏明阿」一行字，連忙飛奔到門投帖。

那時正近重陽，南關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闈墨，在那裏看，聽得縣衙前纔得一片喧嘩，旋即不聞聲息，却也弄慣了，不以爲意，仍然看那本文章，忽見戴勤匆匆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鎮靜，也不免驚疑，心裏說：「難道真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只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誰！」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請

進來罷！」早見那烏大爺徧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個旗禮，請了安，起來又行了個外官禮兒，拜了三拜。安老爺也半相禮還，烏大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只是怎生碰出這等一個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轉人送來，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又問：「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起公子來的話，便答說：「也有了些眉目了。」烏大爺道：「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在後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館去。」安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個使家，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只是你在差次，那有許多銀子？」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着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見京報，便接着管子金何麥舟他兩家老伯伯的急脚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已；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衆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個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叫他們止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爲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爲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只信，要付一封收

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的客氣，你大兄弟也送幾兩銀子來，再有二三千金便夠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大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仰事俯蓄，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也該「飲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深，就該作個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還師也合他講再讓三不成？再門生敢有句放肆的笑話兒，以院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只怕往後還得預備個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再推。便說道：「我說你不過就是這樣罷，我合你也說不到却之不恭，却是受了有愧了。」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話完，便向了那家人使了個眼色，那家人馨退下去，連戴勤等一並招呼開，彼此會意，也都躲在院門外坐下，喝茶吃烟閑話。那位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纔好，忙忙的換上褂子，弄了一壺茶，跟了個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也為趁便探聽探聽消息。誰想大家都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起着，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道：「郝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裏，我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主人知道，也必噴責；茶這裏有，郝老爺別費心了。那典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只得周旋一陣，把那壺茶送給轎夫喝去了。」

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說了，只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却不專爲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爲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老爺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爲賢員，以誠樸爲無用，演戲作壽，受賄婪贓，侵冒錢糧，偷工減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靡頹等情，參得十分利害；這是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安老爺聽了這話，沈了一沈，說：「克齋這話，既承你以我爲識途老馬，我却有無多的幾句話，只恐你不信；因說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回事，河台的行止，我都不得深知；至於我之被參，事屬因公，此中毫無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來，我以爲國法不可不執，國禮也不可不顧，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又不可不厚，老賢弟以爲何如。』」烏大人覺得安老爺受了那河台無限的屈抑，豈無個不平之鳴？誰知他竟無一字怨尤，益加佩服老師的學識雅度；說了幾句閑話，起身告辭。安老爺道：「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公館裏，改日長談罷。」說着送到院門，不便望外再送。

那山陽縣知縣，得了這個信，早差人稟知河台，說：「欽差在縣裏，合安老爺長談，那河台倒是一驚，纔要問話，聽得頭門炮响，欽差早已到門，連忙開煖閣迎了出來，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說：『纔望了

望敝老師，來遲了一步。」說着，一路進來，坐下。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至要緊的話，問的是淮安膏藥那鋪子裏的好竹瀝滌痰丸，那鋪子裏的真河台也只得順着答應一番，因便粧着糊塗問道：「方纔說貴老師是那一位？」烏大人道：「就是被參的安令。」河台連忙道：「這位安水心先生，楓成練達，爲守兼優，是此地第一賢員；無奈官運平常，可巧的遇見這等個不巧的事情，現在我們大家替他打算，衆擎易舉，已有個數成數了，不日便可奏請開復。」烏大人道：「這倒不敢勞大人費心，他世兄已經從京裏變產而來，大約可以了結公事；況且敝老師是位一介不苟的，便承大人費心，他也未必敢領。」河台聽了，大失所望。

欽差坐了一刻，便告辭進了公館，那時後面官船已到，幾位隨帶司員也趕了來，那些地方官，欽差都請在一處公同一見，應酬已畢，少微歇息吃些東西，早發下一角文書，提河台的文武巡捕管門管帳家丁；須臾拿到，便封了門，照着那言官指參的款跡，連夜熬審起來。從來說：「人情似鐵官法如爐。」況且隨帶的那些司員，又都是些精明強幹，久經參案的能員；那消幾日，早問出許多贓款來。欽差一面行文，仍用名帖去請河台過來說話。

不一時河台已到，欽差照舊以客禮相待；讓坐送茶已畢，更將廷寄，并那御史的參摺，合他的巡捕

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河台一看，方纔如夢方醒，只嚇得他面如金紙，目瞪口呆；又見上面有如果審有贓款，卽傳旨革職，所有南河河道總督，卽着爺明阿暫署的話。他慌忙看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磕頭，口稱他的名字，說：「犯官談爾音，昏聩糊塗，辜負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並罰鍰報效。」原來那時候有個罰鍰助餉助工的功令，只因朝廷深知督撫的豐厚，那時的風氣淳樸：督撫也不避豐厚之名，每途獲罪，都求報效若干銀子，助工助餉，也爲圖輕減罪名，所以他纔有這番舉動；說罷起來，戴上帽子。烏大人道：「請大人具個親供，便是自認罰鍰，也得有個數目，好據供入奏。」那談爾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巴給十萬銀子交庫。」烏大人道：「大人的情甘報效，我原不便多言，但是聖意甚嚴，案情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誤。」他答應了兩個是，下去寫具親供；一時撤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烏大人卽日拜印接署，便下了一個札子，委山陽縣伺候前印。河台大人；這話就叫作看起來了。這個信傳出去，那些紳衿百姓舖戶，聽得好不暢快。原來這河台姓談，名爾音，號鈺甫，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舊河台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道：「是月向日邊明，日月當空天有眼；王鑲金作鈺，王金滿囊地無皮。」

那談爾音下去，寫具親供，見欽差的話來得嚴厲，一定朝廷還有甚麼密旨，如今報效得少了罷，賊

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心問口，口問心，打算良久，連那些奇珍異寶折變了，大約也夠了，且自顧命要緊，因此上一狠二狠寫了二十萬兩的報效。那烏大人就把案歸着了歸着；據情轉奏。當朝的人最惱的貪官污吏，也還算法外施仁，止於把他革職，發往軍台効力，不日批摺回來。那談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送家眷回鄉，剩了個空人兒，赴軍台効力去了；只是這些金銀珠寶，千方百計，纔弄得來，三言二語，便花將去；當日嫌他來的少，今日轉痛他去的多，也是最可憐的。他見過烏大人之後，不會等安老爺交官項，早替他虛出通關，連夜發了摺子，奏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烏大人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存些公道，只是遲矣晚矣。

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會生得這等一個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這等一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初來時衆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誠實，不辭勞，不自大，沒一些心眼兒，沒一分脾氣，你就笑他，也是那樣，不笑他，也是那樣，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轉都愛他敬他，雖是兩家合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

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爺的幫項，那日把文書備妥，如數交納，照例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二個月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規備轎馬前來。安老爺離了土地祠來到聚

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更兼在疑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極力勸慰，方住。安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訴玉格的話，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咱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煙，張姑娘便送上一碗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也穿上了裙子，好容易女兒勸着，把那個冠子也摘了。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裏說：『好哇，親家，俺門在這裏可糟擾了。』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張老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咱都是一家人，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在家貧苦慣了，這幾天的吃飽了飯，竟百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僭笨活，只管交給我，管作的動不的時候兒，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只個女婿，他只管這麼大了，還得有個人兒招護着。這幾日裏邊有個媳婦，不好叫他在裏頭不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痛他。』一句話沒完，張太太話來了，說：『咱話呢，痛閨女有個不痛女婿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台島大人來拜，把個張老

夫妻，嚇得往外藏躲不迭。

一時鳴鑼喝道，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帥母請了安，然後又合公子敘了一向的闊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着實感嘆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看老師沒甚麼大欠安，爲何告起假來？」安老爺便說：「有些瑣事。」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略提了幾句；只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話。烏大爺也連忙道喜，又說：「此地總河的缺，已調了北河的同峻峯過來了，也是個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去，門生既可多聽兩次教導；等那同峻峯也來，可當面作一番囑托。」安老爺道：「說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來的。」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實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台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長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個不來周旋，也有送下程的；到後來就不好了，鬧起整匣的燕窩，整桶的海參魚翅，甚至尺頭珍玩，打聽着甚麼貴，送甚麼來；老爺一概都壁謝不收。

那日安老爺迎賓謝客，忙得半日不會住脚，一直到下半日，纔得稍停。那張姑娘便送過頭帽子來，謂換帽子，伏侍得直像個多年的兒媳婦，又像個親生的女兒。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得先作起來；一件是爲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辛而安然無事，這都是天

公默佑我們閤家，都該辦注名香達謝上蒼，那一件是無論怎樣，這店裏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夠。」太太道：「找得這處很寬綽，連親家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住在一處纔是，有個照應，眼前這喜事，必得兩處辦，纔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太太聽了，也以爲是。恰好晉升進來回事，聽得這話，便回道：「既老爺這樣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內裏通着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那更好了。」房子說定後，便說謝天的事，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日還愿的話，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一一的說明。安老爺便覺暗合了自己的主意，連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咱們全家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兒談到飯罷，掌燈，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一番，纔得就枕。

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秉虔誠，焚香膜拜，叩謝上天保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纔是。」張老道：「我們正想着借花兒獻佛，磕個頭兒呢！」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好香，磕過頭，親自緩緩也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裏喃喃吶吶祝贊些甚麼；

磕完了頭，將爬起來，只見他把右手褪進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兩個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親家，這是甚麼呀！你我難道還分彼此麼？親家太太道：『不是呀，這往後俺兩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仗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還有僭兒說的呢！這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咱各人兒洗面兒各人兒光，你不要，可行不得。』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爺說：『太太，既親家這等至誠，收了再請箍香上就是了。』安太太只得接過來，遞給一個丫鬢，摸了摸那錢，還是亘的滾熱的。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便忙着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上那十三妹姐姐的長生牌，上寫着『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叫他來磕過頭纔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可了事的，我另有辦法。』安太太聽了，便同張太太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姑娘，燭插了似價的拜了四拜，就把那個彈弓，供在面前。

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着搬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妝奩。一婚一嫁，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纔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妝過門，都不細說。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張金鳳姑娘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參拜天地，後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完成百年大禮。

這日安老爺，雖不曾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雖說不得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全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河台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回京，太太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難道你們娘兒們，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無意富貴功名，况經了這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只是生為國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無如我眼前有椿大似作官事，不得不先去料理。」公子忙問何事。老爺道：「叻離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重義，我們竟不想尋着他答報不成？」太太道：「何常不想答報呢？只是他又沒個准住處，真名姓，可那裏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有個道理；實合你們說，從烏老大諄諄請我出去，那日我已經定了個告退的主意，只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台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從此卸了這副擔子，我正好掛冠去辦我這樁正事；此去尋的着的十三妹，我纔得心願滿足；倘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這個女孩兒纔罷！」這正是：

丈夫第一關心事，
受恩深處報恩時。

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
下回書交代。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安老爺既認定天理人情，拋却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掛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她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爺夫妻，又那個心理不想答報他！只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梁材也從京裏回來。只這幾個家人，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着，人足敷用，况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日子，便渡黃河北上，一路無話。

不到一日，到了離荏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金鳳來時住的那座店。安老爺飯罷，等着家人們喫飯，自己便走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喫飯，見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喫了個狼飡虎咽，溝溝壕壕。老爺便合他們問話，問道：「我們今日往荏平，從那裏岔道下去，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荏平有多遠？」內中有兩個知道的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爲甚麼打荏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裏就岔下去了。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

這桐口進去，斜半籤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裏，打鄧家莊兒頭裏過去，就是青雲堡；由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在平的大道了；打這去路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得車道，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裏，看了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下了。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裏住下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在平了。到了在平，老爺不是說有事去麼？爲甚麼又耽擱了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爲不耽擱路程，我方纔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裏有條小路，走去近便。我們今日歇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往在平等我，我就從這裏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問了；聽去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老爺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嚇怕了。要知人生在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小穩路，此外別沒有一步平穩的，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的禍避不來，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脚不穩，安身不牢；那求官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的不高，跌的不重。」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日何如？這是人力能爲的麼？」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了親家去。」

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麼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耽擱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荏平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家眷爲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說着便吩咐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道：「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騾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粧而往，我自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盤騾搭上馬褥子倒騎得；那俵車子，只怕老爺坐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催小車合騾兒，心裏却是納悶說：「這是怎麼個用意呢？」

一時老爺又叫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裹脚，幾歲上留頭，合他那小時候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椿來？」戴勤家的經這一問，一時倒蒙住了；想了想纔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屬龍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可記不清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麼，甚麼地，甚麼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要說個屬馬的姑爺，就合個甚麼論兒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脚，不怎麼那一雙好小腳兒呢！九歲上留的頭。」隨緣媳婦又說道：「小時

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粧個爺們，弄個刀鎗兒，誰知道都學會了呢！就怕作活，奴聽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理還嘔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媽媽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却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裏想起，問這些閑話兒來？」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

到了次日早起，張老和相公依然同了一衆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荏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小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載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面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纔走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日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會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不，我把安老爺薩杭罷。」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攏住點兒，他們就叫薩杭。」老爺說：「狠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只

見他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灣柳桿子來，望老爺身邊一搭，把中間那灣弓兒的地方，向車梁上一攀，老爺將身往後一靠，果覺坐得安穩。公子背着彈弓，跨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

那時正是秋末冬初，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雲淡山青，草枯人健。安老爺此時，偷得閑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只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一簇草房，心裏想道：「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說話間已到那裏。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裏纔走了一半兒呀！這叫十二鋪。」老爺說：「既這樣，你爲何歇下呢？」只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牲口。那四條腿兒的牲口，餓了不會言語；俺這兩條腿兒的牲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嗎兒再走。」隋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只見兩個車夫，三個脚夫，每人要了一觔半麵的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生醬，捲上根葱；有的就蘸着那黃沙碗裏的盟水爛葱，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裏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麵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柳葉還不會落盡；遠遠看去，好似半林楓葉一般。公子騎着驢兒，到跟

前一看原來那樹是綠樹葉紅葉筋因叫趕驢的在地下揀了兩片自己送給老爺看老爺看了道：「這樹名叫作檉柳，又名河柳，別名雨師，春秋僖公元年會於檉的那個「檉」字，卽此物也。」

閑話間已到鄧家莊門首，老爺下車一看，好一座大莊院。只見週圍城磚砌牆，四角有四座更樓，中間廣樑，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裏面房門高大，屋瓦鱗鱗，只是莊門緊閉不開。戴勤纔要上前叫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己上前，把那門輕敲了兩下。早聽見門裏看家的狗，甕聲甕氣，如惡豹一般，頓着那鎖子鍊咬起來；緊接着就咬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找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裏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只聽那人道：「開門，待我回稟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裏面開得鐵鎖响，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青縐縐棉襖，套着件青氍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笨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安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裏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老爺便是敝東人不在家裏，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信，以至東西，只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儘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裏付一面對牌，請到前街客寓裏安歇；那裏飯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裏，敝東回來，

自然有個地主之情；不然，那店裏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裏，只聽莊門裏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發輪開倉。」他這裏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

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只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裏姓褚的多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問我們褚一爺麼？他老已不在這裏住，搬到東莊兒去了；請到東莊兒就得找着。」纔說完，裏面又在那裏催說：「李二爺等你開倉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請便罷，尊客。」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三個笨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只得隔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莊兒在那裏？」裏邊應了一句說：「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

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華忠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莊兒在那裏？」那安公子此時，却大非兩個月頭裏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得找不着東莊兒麼？」老爺說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問龍王去不成？」

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跨上驢兒，跑到前頭，只見過了鄧家莊，人煙漸少；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烟，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裏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裏是個東莊兒啊？」只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嗎？」公子道：「正是。」那人說：「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纔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莊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公子道：「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要他做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裏沒個東莊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青雲堡，到那裏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驛兒，又歇回來，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你沒見長沮桀溺，待仲夫子的那番光景嗎？」說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見眼前有個大鎮店，還不會到那街口，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裏掖着根巴棍子，鬪面走來。公子這番不是前番了，下了驛，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東莊兒在那邊兒？」那人正低了頭走，肩膀上行李又重，走得滿頭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嚇了一跳，站住抬頭一看，見是個向他問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一面陪個笑兒道：「

老鄉親，我也是個過路兒的。」說完大岔步便走了。公子心裏說道：「原來離了家門口兒，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老爺道：「這却不要怪他，你這問法，本叫作「問道于盲」，找個鋪戶人家問罷。」說着進了青雲堡那條街，只見街口有座小廟，豎着一根小小棋桿，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的匾，却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莊家漢，在那裏喝茶閑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叫跑堂兒泡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說：「你們這裏有個東莊兒麼？」那跑堂兒的見問，一手把開水就攔在灰台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圈過來，抱了那壺茶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裏沒個東莊兒啊！」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兒指手畫腳的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這東邊兒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都是黑家窩鋪，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那叫小鄧家莊兒，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的房子，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鄧家莊。」說到這裏，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說道：「哇！就是他，他是鏢行裏的。」安老爺向公子說道：「這纔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工夫呢！原來只在眼前。他在西莊兒說話，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東莊兒了。」公子聽了，忙着放下茶盃說：「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說着也不騎牲口，帶了隨緣兒就去了。

一過北道，便遠遠望見褚家莊，雖不比那鄧家莊的氣概，只見一帶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牆，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安着兩扇黃油板門，門前也有幾株槐樹，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台石，西邊馬台石上，坐着個乾瘦老者，却是面西，看不見他的面目，懷中抱了一個小孩子；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離門約有一箭多遠，橫着一道溪河，河上駕着個板橋。公子纔走過橋，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守着一個筐子，刁着根短煙袋，蹲在河邊在那裏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門，便先問了他一聲說：「你可是褚家莊的？你們當家的在家裏沒有？」問了半日，他言也不答，頭也不回，只顧低了頭洗他的菜。隨緣兒一旁看不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呸！問你話呢！」他方纔站起來，含着煙袋，笑嘻嘻的勾了勾頭。公子又問了他一問，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語。公子道：「偏又是個聾子。」因大聲的喊道：「你們褚家的在家裏沒有？」只見他把煙袋拿下來，指着口，啊啊啊了兩聲；又搖了搖頭，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真真十啞九聾，古語不謬！

不想公子這一喊，早驚動了馬台上坐的那個人；只見他聽得這邊嚷，回頭望了一望，連忙把懷裏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就匆匆的跑過來，相離不遠，只見手一拍，口裏說道：「可不是我家小爺？」公子正不解這人，爲何奔了過來；及至一聽聲音，纔認出來，不是別人，正是他姨姨爹華忠。原來華忠本是個胖子，只因半百之年，經了這場大病，臉面消瘦，鬚髮蒼白，不但公子認不出他姨姨爹來，連隨緣兒都認不出他爸爸來了。一時彼此無心遇見，公子一把拉着姨姨爹；華忠纔想起給公子請安；隨緣兒又哭着，圍着他老子問長問短。華忠道：「咳！我這時候沒那麼大工夫，合你訴家常啊！」因問公子道：「我的爺，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裏？想我合你別了，將近兩個月，我是沒一天放心；好容易扎掙起來，奔到這裏，問了問寄老褚一的那封信，他並不會收到，端的是個甚麼原故？我的爺，你要把老爺的大事誤了，那可怎麼好？」說着急得搓手頓足，滿面流淚。

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便指給他看道：「你看那廂茶館外面坐的不是老爺？」華忠道：「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裏？敢是進京引見？」公子道：「閑話休提，我且問你褚一官在家也不？」華忠道：「他不在家，他這兩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陽，說：「大約這早晚也就好回來了；大爺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公子道：「這事說也話長，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路上不及閑談，到了

跟前，老爺纔瞧出是華忠，因說：「你從那裏來？」華忠早在那裏摘了帽子磕頭說：「奴才華忠，因下誤了大爺，誤了老爺事，奴才該死，只求老爺的家法。」老爺道：「不必這樣，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華忠聽了，纔戴上帽子爬起來。

一旁坐着喝茶的那些人，那裏見過這等舉動，又是老爺奴才，又是磕頭禮拜，知道是知縣下鄉私訪來了，早嚇得一個個的溜開。跑堂兒的，是怕耽擱了他的買賣，便向安老爺說：「我看這個地方兒屈尊你老，再也不得說話，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你老搬到後頭去，好不好？」老爺正嫌嘈鬧；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覺得雅致有趣，連說：「很好。」便留了戴勤看行李，跟了老爺搬過後面去。公子到那裏一看，那裏甚麼松棚兒，原來是四根破竹竿子支着的；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在上面晾着，就此遮了太陽兒；那就叫松棚兒，不覺着笑。忙叫人取了馬褥子來，就地鋪好，爺兒兩個坐下。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約說了幾句，把個華忠急得哭一陣，叫一陣。又打着自己的腦袋罵一陣。老爺道：「此時是辛而無事了，你這等也無益。」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他纔擦擦眼淚，給老爺公子道喜。又問：「說的誰家姑娘，十幾歲？」老爺道：「且不能合你說這一個，你且說你怎的又在此耽擱住了呢？」華忠回道：「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原想十天八天就

好了，不想躺了將近一個月纔起炕；奴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幾件衣裳，是當盡了；好容易扎掙得起來，捱湊了兩吊來錢；奴才就僱了個短盤兒驢子，搬到他們這裏。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說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後日一早起身。不想今日在這裏遇見老爺，也是天緣湊巧；不然，一定差過去了。」老爺道：「這裏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華忠道：「他上縣城有事去了，說也就回來。」老爺說：「他不在家也罷。我們先到他家等他去，我要見他有話說。」華忠聽了，口中雖是答應，臉上似乎露着有個爲難的樣子。老爺道：「他既是你的至親，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也不肯？你有甚麼爲難的？」華忠道：「倒不是奴才爲難，有句話，奴才得先回明白了；他雖在這裏住來，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爺道：「你這話怎麼講？褚一官是你妹夫，他丈人豈不就是你老子，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華忠聽了，自己也覺好笑，又說道：「這裏頭有個原故；原來奴才那個妹子，兩月頭裏就死了；她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爺在店裏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奴才也是到這裏纔知道。」安公子聽了，便對安老爺道：「哦！這就無怪那日十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老爺連連點頭，一面又往下聽華忠的話。他又道：「奴才這妹子死後，丟下一個小小兒子，無人照管，便張羅着趕緊續絃。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彪，人稱他是鄧九公，是個有名的鏢客；褚一官一向跟他走鏢，就

在他家同住。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膝下無子，止有個女兒。他因看着褚一官人還靠得，本領也使得，便許給他作了填房，招作女婿。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因疼女兒，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又給他立了產業，就成起這分人家來；那鄧九公一個月，例有二十天帶了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這個人靠着有了幾歲年紀，又拙又橫，又不講禮，又不容人說話。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只有他個女兒降的住他；他這幾日，正在這裏住着。每日到離此地不遠，一座青雲山去，也不知甚麼勾當；據奴才看，倒像有甚麼機密大事似的。那老頭子天天從山裏回來，不是垂涕抹淚，便是短嘆長吁，一應人來客往，他都不見，並且吩咐他家，不許等閑的人讓進門來。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來的時候；萬一他見了，說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奴才持不住，所以奴才在這裏爲難。」老爺聽了，也爲難起來，說：「我找褚一官，正爲找這姓褚的說話，這便怎麼樣呢？」華忠道：「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說？」老爺拍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我交還他這件東西，還訪一個人。」華忠道：「依奴才糊塗見識，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此地也不好久坐，這街上有幾座店口，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息，竟等褚一官回來，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老爺見了他，先問他個端的，請示老爺可使得麼？」老爺道：「自然要見見褚一官，既如此，就在這裏坐着等他罷；近便些，你例是在那裏弄些喫的來，

再弄碗乾淨茶來喝。」華忠忙道：「這容易，奴才這個續妹妹，却待奴才狠親熱，竟像他親哥哥一般；也因這上頭，他父親纔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託他預備些點心茶水來。」說着一逕去了。

華忠去後，安老爺把他方纔的話，心中默默盤算，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怎生一路人；他家又這等機密，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樁事，好叫人無從猜度。正在那裏盤算着，只見華忠依然空着兩手回來。安老爺道：「難道他家就連一壺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華忠忙答道：「有了！奴才方纔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她先就說：「既是老爺的駕到了，况又是奴才的主兒，不比尋常人，豈有讓在外頭坐着的理？」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他便說道：「更不必講了。」叫奴才快請老爺合才大爺到他家獻茶。她還說：「便是她父親有甚說話，有他一面承管。」既這樣，就請老爺大爺，賞他一個臉過去坐坐。」安老爺聽了甚喜，便同了公子步行過去，兩個家人付了茶錢，連牲口車輛一並招護跟來。安老爺到了莊們，只見有兩個體面些的莊客迎出來，向老爺各各打恭，口裏說：「二位當家的辛苦。」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老爺，少爺稱呼，止稱作當家的，便如稱主人東人一樣；但這樣稱安老爺，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思。禮無不答，老爺也還了個禮。一進門來，只見極寬的一個院落，也有個門房；西邊一帶粉牆，兩扇屏門；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間正廳，三間側廳，東西廂房，東北角上一個角門；

兩間耳房，像是進裏面去的路。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角門裏兩間耳房坐定。他們也不在此相陪，便幹他的事去了。早有兩個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手巾把子，又是兩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上面托着兩盞碗泡茶，餘外兩個拆盅，還提着一壺開水。華忠一面倒茶，內中一個小小子叫他道：「大舅哇，我大嬸兒叫你老倒完了茶，進去一過呢！」說着便將臉水等件帶去。一時華忠進去，老爺看那兩間屋子，葦蓆棚頂，白灰牆壁，也掛兩條字畫，也擺兩件陳設，不城不村，收拾得却甚乾淨。因合公子道：「你看倒是他們這等人家，真個逍遙快樂。」正說着，華忠出來回道：「回老爺，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老爺道：「他父親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見他？」

說話間那褚大娘子已經進來，安老爺見了，纔起身離坐。只見他家常打扮，穿條元青裙兒，罩件月白襖兒，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年紀約有三十光景，雖是半老佳人，只因是個初過門的新媳婦，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只聽他說道：「老爺請坐，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不會京城的規矩，行個怯禮兒罷！」說着福了兩福，便拜下去。老爺忙說：「不要行禮！」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他回身又見了公子。安老爺便道：「我們是特地找褚一爺來說句話，倒驚動了，請進去歇着罷。」褚家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約也就回來。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樣，我該當時候的，並且

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安老爺道：「既如此，請坐下好講話。」那褚家娘子那裏肯坐，安老爺讓再讓三說：「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只得站着陪談了。」還是華忠從旁說：「姑奶奶，既老爺這等吩咐，恭敬不如從命，畢竟時候坐下好說話。」他纔搬了一張杌子，斜籤着坐了。便問老爺道：「我方纔聽見我們這大哥說，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裏要訪一個人，我大胆問老爺這彈弓從何而來，還要訪的又是何等樣人呢？」老爺見她問的，不像無意閑話，開口便道：「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贈給盤纏，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故此特地來，親身送還她這張彈弓；又曉她合你尊翁鄧九公有師徒之誼，因此來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問明了那十三妹的門戶，好去謝他一謝。那鄧家娘子聽了道：『這事幸得我先見着老爺，老爺假如這等問我家一官，管取他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也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裏，只是可惜老爺來遲了一步，只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着了。』老爺忙問原故，只見她嘆了口氣道：『要說起這十三妹來，真真的算個奇人罕事；他從兩年前頭，奉了母親到這裏，誰也不得知她的來路，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她說是逃荒來的，後來合我父親結了師徒，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就要留她在家同住，他是執意不肯，在這東南青雲山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自己同了她母親住。』老爺聽了，便向

公子道：「此「雲中相見」的這句詞兒所由來也。」公子忙起身答應了一聲，又聽他往下說道：「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合她兩個人最爲親密，不過雖是這等親密，她的根底，她可絕口不提，不想前幾天她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親商量，等她事情完了，這正好請他到家，我們作個長遠姐妹，將來就在此地給她嫁個好好的人家，又可當親戚走着，豈不好呢？誰想他遭了這樣大事，哀也不舉，靈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靈七天，就在這山中埋葬；葬後他便要遠走高飛。」老爺詫異道：「他遠走高飛，到那裏去？」褚家娘子道：「老爺可說麼？大約他走的這個原故，止有我父親知道，也是他母親死後，他纔說的；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不肯向人說，問著也是含含糊糊的；我這兩日聽那口風兒，看那神情兒，倒像不是件甚麼小事兒，也不知到底是甚麼緣由；只是我想她，究竟是個女孩兒，無論甚麼樣的本領，怎生般的智謀，這萬水千山，曉行夜住，一個女孩兒，就有多少的難處；因此我勸了她這幾天，教他且莫着急，就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再走不遲；無奈說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爲甚麼方纔聽得老爺的駕到了，又說帶着張彈弓兒，我心裏可就一動。甚麼原故呢？因前日他母親死後，他忽然的告訴我父親說，他這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早晚必送來，他如今要走等不得；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台，說：「儻他走後，有人送那彈弓來，把這硯台交那人帶去，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作個紀念。」他也不

會說起老爺合少爺，更不曾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這硯台，我父親交給我，我斷不想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況且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有韜略，怎麼得求求老爺，想個方法，勸着她，留住了她，也是樁好事；不然，這等一個人，此番一去，知他怎麼個下落呢？可心疼死人嗎？

安老爺聽了這番話，正合了自己的心事，心裏說：「看不出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見識？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是那等的深明大義；今番我遇見這褚家娘子，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可見地靈人傑，何地無才，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那德言工貌了！」因又把他方纔的話，度量一番；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裏早已明白八九，只是此時不好說破，便對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字，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我二人商量個良策，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褚家娘子聽了，連連搖手說：「老爺這不是主意；我這老人家，雖合他有師徒之分，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又愛吃兩杯酒，性子又烈火轟雷似的，煞是不好說話；外加着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我好不容易勸得他活動些了；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麼英雄咧，好漢咧，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咧，說個不了，把那個越發鬧得回不得頭，下不

來馬了。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管保還是這套；甚而至於機密起來，還合老爺老糊塗說：「不認得十三妹呢。」老爺道：「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我縱有千言萬語，怎能說得到那十三妹跟前？」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笑道：「這樣罷，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處，却也有個法兒，只是屈尊老爺些。」老爺忙問怎樣。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却是吃順不吃，又愛戴個高帽兒。第一最愛人贊一句，說是個英雄豪傑；第二最喜歡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心思周到；第三却難，他老人家酒量極大，不用講家裏，便是外面交徧天下，總不會遇見個對手的酒量；往往見人不會吃酒，他說這人沒出長兒，沒幹頭兒，只要遇着一個大量，合他老人家坐下，說入了彀，大概那人說西山煤是白的，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灰色的；說太陽從西邊兒出來，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從西南角特兒出來，只是那有這等一個大酒量呢？老爺你想想這難不難？」老爺聽了，哈哈大笑說：「這三樁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據他的本領，本是個英雄，就贊揚他兩句，也不是虛話；第二論年紀，他比我幾乎長着一半子呢，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也狠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據我這酒量，雖不會同他合過酒席，大約也可以勉強奉陪。」褚家娘子聽了大喜，說：「果然如此，只怕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囑咐安老爺道：「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可難保得住禮貌周全，還求老爺海量，就待他個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纔說的

遺番話。」老爺道：「不消囑咐；既如此商定，豈但不提方纔的話，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有的道理。」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

正說着，褚一官也回來了；他本是走江湖的人，甚麼不在行的？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褚大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纔這番話，告訴了他；只見他口裏答應，心裏却是懷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萬事有我呢。」褚一官道：「我不怕別的，他老人家是個老家兒，咱們作兒女的順者爲孝，怎麼說怎麼好？就是他老人家，掄起那雙拳頭來，我可真吃不化。」他娘子道：「也不到那個場中，你這裏伺候老爺，我預備點心去。」說着去了，少時拿出點心粥湯來。老爺一腔的心事，不過同公子略吃了些，便揀下去。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說了那些的風土人情，論了些那省的山川形勝。

正談得熱鬧，只聽得前面莊客嚷了一聲道：「老爹子回來了。」褚一官聽了發腳往外就跑，連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兩個伏侍的小小子，嚇得影蹤全無。這正是：

西關猛虎山頭吼， 早見羣狐穴底藏。

那鄧九公回來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來到褚家莊，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閑話；聽說鄧九公回來了，早見那褚一官慌作一團，同了華忠並衆莊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爺心裏想道：「這鄧九公被他衆人說的那等的難說話，不知到底怎生一個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說着依然戴上那個帽罩兒，走角門，隱在門後，向外窺探；恰好那鄧九公正從東邊屏門進來，只見他頭戴一頂自來舊窄沿氈帽，上面釘着個加高放大的藏紫菊花頂兒，撒着不長的一撮鳳尾線紅穗子，身穿一件駝絨窄邊兒實行的箭袖棉襖，繫一條青縐綢搭包，挽着雙股扣兒垂在前面；套一件倭緞鑲沿，加鑲巴圖魯坎肩兒的絳色長袍，對開長袖馬褂兒，上着豎領兒，敞着鈕門兒；腳下一雙薄底兒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來高；一張肉紅臉，星眼劍眉，高鼻子大耳朵；領下一部銀鬚，連鬚過腹，足有二尺來長，被風吹得飄飄然掩着半身；雖說八十餘歲的人，看去也不過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兩個鐵球，大踏步從莊門上，就嚷進來了。只聽他一面走，一面說道：「你們這般孩子，也忒不聽說，我那等的囑咐你們，說我這幾天有些心事，心裏不自在，親友們來，憑他是誰，都回他說我，不能接待；等閑的人，也不必讓進來。你們到底弄得車輛牲口的圍了一門口子，這是怎麼個原故？姑爺真個的你住在這裏，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連忙答說：「老爺子，這又來了，這話叫人怎麼搭岔兒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說句話誰

敢不聽；只因今日來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兒面上來的，親戚理道的，咱們怎麼好不讓人家進來喝碗茶呢？」那鄧九公道：「哦，舅爺面上來的，舅爺到這裏，我鄧老九沒敬錯啊！誰家沒個精心的事，難道因為舅爺，我還說不得句話碼？不是我說句分斤較兩的話咧，舅爺有甚麼高親貴友，該請到他華府上去，偏要趁這個當兒熱鬧，我是個甚麼講究？」華忠一聽，想：「不好了，這是衝着我來了。」因陪笑道：「親家爹，你老人家聽我說，要是我平日的認得這等一個尋常人，我斷不肯請他進來；只因他是個主兒，你老人家有甚麼不高明的？」那鄧九公聽了，把眉毛一掃，眼睛一窄巴，說：「甚麼行子主兒？誰是主兒啊？我鄧老九公的是天地養活的，受的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兒，誰是主兒呀？那主兒賣幾個錢兒一個？」褚一官是怕安老爺聽着不雅，忙攔道：「你老人家這句可不要。」鄧九公見他如此說，便丟下華忠，向着他道：「哦！我錯了；露着你們先親後不改，欺負我老邁無能，這麼着不信咱們爺兒們較量較量。」說着，挽起那寬大的馬褂兒袖子來，舉拳就待動手。

老爺從門裏看見，說：「這一動手，可就不成事了。」連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說：「九公老人家，且莫動手，聽晚生一言告稟。」那鄧九公正在揮拳，忽見一個人從西角門兒裏出來相勸；定睛一看，只見那人穿一件老臉兒灰色三朵菊的庫袖，缺衿兒棉袍，套一件天青荷蘭雨緞厚棉馬褂兒，捲着雙金鼠

袖兒，頭上罩着個藍氈子帽罩兒，看不出甚麼帽子，有頂戴沒頂戴來。他提着拳頭看了一眼，便問褚一官道：「這又是誰？」華忠恐他說別的，連忙說：「這就是我們老爺。」安老爺連喝道：「你這個人好蠢！怎麼還這等說法。」因對鄧九公道：「晚生是從此路過，遇見我們這性華的，因此纔見着這位褚一官，提起來知道九公也在這裏；晚生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要想拜見拜見他兩個是再三相辭，却是晚生一時不知進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顏，這事却與他兩個無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煩，晚生立刻告退，斷不可因我外人，壞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說罷又是一躬。

那老頭兒見安老爺這番光景，心裏先有三分願意，說：「且住，我也曾聞着我們這舅爺，跟的是個官兒，這麼着，尊駕先通個姓名來我聽聽。」這個當兒，他一隻手，只管得兒楞楞，得兒楞楞的，搓着那副鐵球；那一隻拳頭，可就慢慢的搭拉下來了。安老爺見問，便說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學海。」說了這句話，只見他兩眼一怔，哈了一聲，說：「你叫安學海，你莫非是作過南河知縣，被談爾音那廝冤枉，參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太老爺嗎？」安老爺道：「晚生却是作過幾天河工知縣，如今辭官不作了。」那鄧九公聽得，把手一拍，便對着衆人道：「我說你們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兒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麼了，老爺子？」鄧九公睜着那大眼睛道：「這位安太老爺的根基，你們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

子脚底下的從龍世家，在南河的時候，不肯賺朝廷一個大錢，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這是一再說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長，他作那裏的知縣，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們家，就好比那太陽爺照進屋子裏來了，怎麼着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脊脊的裏去？這都是你們幹出來的。」褚一官一聽，心裏說：「得了，夠了我的了。」忙說：「我們不行，還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說着暗地裏合那些莊客，擠眉弄眼說：「走哇，咱們收拾大廳去。」

鄧九公這纔轉到下手，讓安老爺大廳待茶，老爺纔把帽罩子摘了，遞給華忠進了屋子。那鄧九公連忙把那副鐵球揣在懷裏，向安老爺道：「老父母，子民鄧振彪叩見，可恕我腰腿不濟，不能全禮。」說罷打了一躬；老爺頂禮相還。老爺此時早看透了鄧九公，是個重交尙義，有口無心，年高好勝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見你這番英雄氣概，況又這等年紀，還是這樣精神，真是名下無虛，我安某得見這般人物，大快平生，我這裏有一拜。」說着借着還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鄧振彪的草料。」還了禮，一面把那大巴掌，拿住老爺的胳膊，那隻手架着膈肢窩，攙了起來，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爺還來得利便。老爺起來，又對他說道：「我們先交代句話，這父母官子民的稱呼，原是官場的俗套兒，請問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個真對得住百姓，

作得起個民之父母；況且我又是個下場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門，要一定這樣的稱呼，倒覺俗氣；就論歲數，也比我長着三十餘年，如不見棄，我今日就認你作個老哥哥何如？」鄧九公聽了，喜出望外，口裏却作謙讓，說：「這可不當，老父母，你是甚麼樣的根基？我鄧老九雖然癡長幾歲，算得個甚麼，也好妄攀起來！」老爺道：「快休說這話，你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着，早又拜了下去，鄧九公也忙着平磕了頭，起來拉了老爺的手，哈哈大笑說道：「老弟，這實在是承你的錯愛，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歲，再三年平九十歲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麼走了一大半子，也交了無數的朋友；今日之下，結識得你這等一個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說着，只樂得他手舞足蹈，眼笑眉痛，褚一官等在旁看了，也自歡喜。鄧九公便對褚一官道：「這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過節兒錯不得；姑爺，你也過來見見你二叔。」一官連忙過來，重新行禮，老爺拉起他來。

這個當兒，華忠抖積伶兒，拿了把綢揮子來，給老爺揮衣裳上的土。老爺笑道：「這不好勞動舅爺呀！」把個華忠，嚇得一面忍笑，一面揮着土，說道：「這裏頭可沒奴才的事。」安老爺因命他道：「你把他大爺叫來。」鄧九公道：「原來少爺也跟在這裏，你們旗下門兒裏都叫阿哥，快請，快請。」安公子在那邊，早曉得了這邊的消息，聽見老爺叫，便帶了戴勤，隨緣兒過來，安老爺指了指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

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敬捧起他來，說：「老賢姪，大爺可會你謙不上來了。」又望着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准是個八抬八座罷咧！」

那時褚一官便用那個漆木盤兒，又端上三盃茶來；老頭兒一見，又不願意了，說：「老爺你瞧，怎麼使這傢伙，給二叔倒茶，露着咱們大不是敬客的禮了；有前日那個九江客人，給我的那御製詩盞碗兒，說那上頭，是當今佛爺作的詩，還有蘇州總連二府送的那個甚麼蔓生盞，合咱們得的那兩前春茶，你都拿出牠來。」褚一官答應着，纔要走，老爺忙攔說：「不用這樣費事，我向來不大喝茶，我此時倒用得着一件東西，老哥哥莫笑我沒出息兒，還只怕你這裏未必有。」鄧九公聽了，怔了一怔，說：「老弟，難道拿着你這樣一個人，吃鴉片煙不成？」老爺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好喝口紹興酒，可不知你老人家裏，有這東西沒有？」鄧九公見問，把兩隻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說：「怎麼說，老弟你也善飲？」老爺道：「算不得善飲，不過沒出息兒貪杯。」鄧九公道：「哦，哦，給我聽聽，也能喝個多少呢？」老爺道：「從前年輕的時候，渾喝也不大知道甚麼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過二三十觔也就露了酒了。」鄧九公聽了，樂得直跳起來，說：「幸會，幸會！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見這等一個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們大家夥子，竟跟着嘈嘈，又說這東西，怎麼犯脾濕，又是甚麼酒能合歡，也能亂性，那

裏的話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沒見他亂性？你看那喝醉了的，他打過自己，罵過自己嗎？這都是那沒出息兒的人，不會喝酒造出來的謠言。」說着便向褚一官道：「既這樣，不用鬧茶了；家裏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個大花雕嗎？今日咱們開他一罈兒，合你二叔喝。」褚一官說：「拉倒罷！老爺子，你老人家，無論叫我幹甚麼，我都去，獨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動他，回來又是怎麼棍瓢了，溫毛了；我又不曾喝那東西，我也不懂，我纏不清，等我找了你家的女孩兒來，你老自己告訴他罷；再者二叔在這裏，也該叫他出來見見。」鄧九公說：「這話倒是，你就去。」

原來褚大娘子，雖是那等合安老爺說了，也防他父親的脾氣靠不住；正在廳後暗聽，聽見如此說，便出來重新見過，因說道：「這些事，都不用老爺子操心，我纔聽得老哥兒們一說，就這樣熱火，我都預備妥當了；再說既要喝酒，必要說說話兒，這裏也不是講話的地方；一家人罷咧，自然該把二叔請到這裏頭坐去；再這天也不早了，二叔這等大遠的來，難道還讓他別處住去處？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兩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裏橫豎有人照應。」鄧九公道：「是呀，是呀！得虧你提補我。」因道：「咳！老弟，一個人上了兩歲數，到底不濟了；我如今全靠我們這姑奶奶，你我就依着他住幾天，你們痛的多喝兩場。」

安老爺聽了，料這事也得大大的費一番說詞，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擾了！」說着，便命家人把車子牲口打發了，行李搬進來，卽同鄧九公進去，先到了正房。原來那正房，却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見屋裏，也有幾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幾件簇新的陳設，只是擺得不倫不類；這邊桌子上，放着點子傢伙吃食，那邊桌子上，又堆着天平算盤賬本子等類。鄧九公道：「他這裏鬧得慌，咱們到我那小房兒裏坐去。」便讓老爺出了正房，從西院牆一個屏門過去，只見當門豎着一個彩畫的影壁；過了影壁，一個大寬轉院落，兩棵大槐樹，不差甚麼就遮了半個院子，也堆着點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種着幾叢疎疎密密，不合點綴的竹子；又有個不當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間，也都安着大玻璃。一進屋門，堂屋三間，通連東西兩進間。鄧九公便讓安老爺在中間北牀坐下，公子在靠南牀坐下。褚大娘子張羅着，倒了茶，便向鄧九公道：「把咱們姨奶奶，也叫出來見見，也好幫我。」鄧九公道：「姑奶奶罷呀！沒的叫你二叔笑話。」褚大娘子道：「二叔，很是不笑話，我們也不可笑。」因說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親只養了我一個兒，我又沒個弟兄，巴不得多一個親人。再說我父親這個年紀，我怎麼樣的服侍，總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兒，所以說給他老人家弄個人，他老人家瞧了幾個，都不中意；到後來瞧見這一個，因他是我們淮安人，纔留下了；雖說是沒怎麼模樣兒，絕好的一

個熱心腸兒，甚麼叫鬧心眼兒掉歪，他都不會；第一是在我父親跟前服侍的盡心，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來，二叔瞧瞧。」安老爺說：「好極了，也必該有這等一個人服侍，我倒得見見我們這位如嫂。」褚大娘子聽了，便自己向西間去叫他。還不曾走到跟前，只聽得那帘子叨搭一聲，就出來了一個人。

安老爺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逼真，有那人約略不上三十歲，穿着件棗兒紅的絳色棉襖，套着件桃紅襯衣，戴着條大紅領子，挽着雙水紅袖子，家常不穿裙兒，下邊露着玫瑰紫的褲子，對着那一雙四寸有餘的金蓮兒，穿着雙藕色小鞋子，顏色配合得十分勻襯。手上帶着金鐲子，玉釧叮嚕作响，鐲子上還拴條鴛鴦戲水的杏黃繩手巾；頭上簪兒珠桃，金翠爭光，簪兒邊還配着根猴兒爬桿兒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粧點鮮明。褚大娘子看了問道：「今日甚麼事，這麼打扮着？」只聽她笑道：「說有客來了麼？我說看老爺子叫我見呢。」褚大娘子說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見帶着擗猪也似的一大嘟嚕，因用手撥弄着；看了一看，原來胸坎兒上，帶着一掛茄楠香的十八羅漢香珠兒，又是一掛早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掛紫金錠的葫蘆兒，又是一掛肉桂香的手串兒，又是一個蘇繡的香荷包，又是一掛川椒香荔枝，餘外還用線絡子絡着一瓶兒東洋玫瑰油，這都是鄧九公走遍各省，給她帶來的。這裏頭，還加雜着一副鏤金三色兒一面檀香懷鏡兒，都交代在那一個二鈕兒上。褚大娘子看了說：「我的小媽兒

呀！你可坑死我了。怎麼好好歹歹的，都帶出來了？」她又嘻嘻的笑着道：「都怪香兒的麼！叫我丟下那件
子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兒的，就該都搬運出來麼？跟我來罷！」說着又給她拉拉袖子，整整花兒；
隔近了，安老爺又細看了看，却倒是漆黑的一頭頭髮，只是多些，就鬢角兒邊，不用梳鬚頭，那頭髮便夠
一指多厚；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眉眼不露輕狂，只
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兒，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兒塌些；嘴唇兒厚些，此外略無褒貶，更加脂香粉膩，
刷的一口的白牙，把個鄧九公疼的望着他，眼睛樂得沒縫兒，口笑的合不攏來。只見她將到跟前，就奔
向安老爺去了。鄧九公道：「你來，等我告訴你，這位安二老爺，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為瞧的起我，纔合
我結了弟兄……」纔說到這句，他便道：「他是二叔哇！」九公道：「這又來了，到底是誰二叔啊？你見
了，得稱他老爺。」他聽了便說道：「哦！老爺哪！那麼請安。」說着扎煞着兩隻胳膊，直挺挺的就請了一
個單腿兒。鄧九公道：「你還是拜拜不錯了，怎麼又鬧個安呢？」他道：「老爺麼，不請安？」安老爺也連
忙站起來，還了個半揖，說：「很好，這位姨奶奶生得實在厚重，這是個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
弟，不要這等稱呼，你就叫他二姑娘。」老爺便嘔九公道：「這樣聽起來，只怕還有位大如嫂呢罷！」她
又接上話了，說：「沒有價，就我一個兒，我叫二姑。」褚大娘子笑說：「二叔聽我們是沒心眼兒，不是有

甚麼說甚麼」……一句話沒說完，她早趑身走了。褚大娘子說：「怎麼走了？我還有話呢！」她道：「姑奶奶等着，我就來。」只見他去不多會兒，從屋裏裝出一袋烟來，那烟袋足有五尺多長，安着個七寸多長的菜玉烟袋嘴兒；那烟袋嘴兒上，打着一個青線算盤疙疸，烟袋兒上，還浪挑着一個二寸來大的紅葫蘆烟荷包，裏面却不裝着烟。烟是另擱在一個筐籬兒裏。只見她一面嘴裏抽着，走過來，從她嘴裏掏出來，就遞給安老爺說：「老爺，抽煙兒呀！」安老爺忙着欠身說：「我不吃煙。」她說：「不是湖廣葉子呀，是渣頭哇，裏頭還有荳蔻皮兒哩。」老爺說：「我是不會吃煙。」他便說：「一袋煙可惜了？不，姑奶奶抽罷。」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你那桿長鎗來；你先擱下，我告訴你話，酒菓子我那邊都弄好了，回來我在那邊招呼着，送過來，你可在那裏好好兒的張羅張羅，那幾個小行行子靠不住，因問：「黑兒，他們都那裏去了？」只聽答應了一聲進來了，一順兒十一二歲的四個孩子；一個漆黑，一個大胖，一個奇醜，一個多麻，就叫作黑兒，胖兒，醜兒，麻兒，原是鄧九公家的四個村童，合這位二姑娘，要算這老頭兒的一分隨從，離不開的，所以到女兒家住着，也帶了來。」

當下褚大娘子，又囑咐了四人幾句，早有幾個小脚兒老婆子，送過酒菓來。褚大娘子，便合安公子道：「請大爺，到我們那院裏，我張羅他去罷！我瞧他在這裏怪拘束的。」安老爺先道：「狠好，你就跟了

大姐姐去。」因說：「你也過來見見姨奶奶。」公子只得過來作了個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個少爺！長的怪俊兒的。」褚大娘子道：「喲！你怎麼這些話喲？」她又道：「姑奶奶，你只說我愛說話哩！你瞧瞧他那臉蛋子，有紅似白兒的，不像那娘娘廟裏的小娃娃子麼？」鄧九公，褚大娘子聽了，都呵呵大笑，連安老爺也忍不住笑起來，倒把個公子臊了個滿臉緋紅，便同了褚家娘子，過那院去了。讀者！切不可把這位姨奶奶，誤認作狎邪一路；自天地開闢以來，原有這等混沌未鑿的人，世間除了那盡忠純孝大義苦節四項人，定可至誠格天之外，惟有這混沌未鑿的人，最蒙上天愛惜，無不富貴壽考，安樂終身。他絕不得有那紅顏薄命，皓首無依之嘆；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義婦節婦，更上一層，真真令人起忻起羨也！

却說這裏擺下菓菜，褚一官也來這裏照料了一番去後，鄧九公便取出一對大盃，同安老爺高談暢飲起來，那安老爺酒在肚裏，事在心裏，暗暗盤算說：「這老頭兒雖說粗豪，却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點芒角，纔得引出他的真話來呢。」酒過三巡，恰好那鄧九公問起老爺的官場來。他道：「老弟，你方纔說如今辭官不作，我聽得我們淮安親友們來說，那談爾音被御史參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麼吳大人來，把他拿問，老弟，你官復原職了；我想老弟，你這年紀，正好給朝廷出力，爲甚麼到要告退還

鄉；再說還鄉，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從這條路來呢？」安老爺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讀書，纔巴結作個知縣；不上半載，便經了這等意外的風波，大約官途的味兒，不過如此，不如退歸林下，偏走江湖，結識幾個肝膽英雄，合他杯酒談心，倒是人生一樁快事。」

鄧九公聽到這裏，不由得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又伸了一個大拇指頭說道：「高！老爺便接着往下說道：『至而此來，却原爲小兒出京的時候，這華忠一路跟隨，病在店裏；及至小兒到了淮上，久不見南來的消息了；此番走到這路，想這褚一官壯士，正是他的至親，尋着一官一問，便知端的。因沿途訪問，都說褚壯士在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着；到了那裏，纔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寶莊上。我想既到靈山，豈可不到我佛？倒把打聽華忠消息這樁事攔起；逕投寶莊，拜識尊顏，誰想吾兄不在莊上，就連那褚壯士，也說搬在東莊去了。我就一路跟尋到此，恰巧在此地莊外，遇見華忠，得見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談起來纔知吾兄的大駕，也在此地。想不到天緣湊巧，倒在此地相會，又得彼此情同針芥，一言訂終，真是難得的一樁奇遇。』鄧九公道：『原來老弟，倒枉駕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發不安了。』安老爺道：『你我豪傑相逢，何必拘拘形迹；我方纔還同令婿議論海內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傑，不想問他，他竟自不知底裏。』鄧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這些年輕老小爺們，花說柳說的，不中用，一按就沒

了早呢。你問的這人，你既稱到他是個豪傑，大約也不是甚麼無名之輩，你說給我聽聽，慢講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二湖，川陝雲貴，以至關裏關外，但是個有點聽頭兒的，提起來，大概都知道他個根兒底兒。你問誰罷？」安老爺道：「這人說來，却不甚遠，只在就近地方，只是隔了這幾年，不知他現在的住處。」鄧九公聽了，把嘴一撇道：「甚嗎？我們這個地方兒，會有個有名兒的豪傑麼？老弟，那可是聽了謠言來了。這地方要我紹興罈子大的倭瓜棒槌壯的玉米棒子，只怕還找得出來；要講傑豪，劣兄在此地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沒見過那豪傑，是四方腦袋，八楞兒腦袋？」安老爺正色道：「老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無才，這話倒不可如此講。縱說是九兄，你觀於海者難爲水，就怕小弟說的這個人，老哥哥也不看小他不起，大約你也必該認得他，並且除了你，別人也不配認得他。」鄧九公聽了，歪着頭，想了一會道：「是誰？」因向老爺道：「老弟，你試把他的姓名說來，我領教領教。」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眼睛望着九公說道：「這人人稱叫他作十三妹。」鄧九公纔聽得「十三妹」三個字，早把手裏的醉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說：「老弟，你是怎生曉得這個人？」安老爺道：「你且慢問我怎生曉得這人，你只說這人究竟算得個豪傑，算不得個豪傑；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鄧九公見問，未從說話，先嘆了一聲說：「老弟，若論此人，雖是三綰梳頭，兩截穿衣，不但算脂粉隊

裏的一個英雄，他要算英雄隊裏一個領袖；說起來天下的男子漢該都要愧死，我豈止認得她，還要算我個知己恩人哩！」安老爺一想，心裏暗說：「有些意思了。」因說道：「話雖如此，只是他究竟是個年輕女子；老哥哥你這樣的年紀，這等的威名，說她是個知己有之，怎生說到這個恩人起來？這話倒願問一個詳細。」九公道：「酒涼了，咱們換一換。」說着換上熱酒來。

二人酒到盃乾，只那姨奶奶帶了兩三個婆子照料，幾個村童來往穿梭，也似僕伺候，倒也頗爲簡便，且是乾淨。說話間，褚大娘子又帶人送過點心湯來，讓了一番。原來安老爺喝酒，不大吃菜，只就着鮮菓子小菜過酒；鄧九公喝起來，更是鯨吞一般的豪飲，沒有吃菜的空兒，因此點心不過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叫人端去，讓姨奶奶吃完，散給那些孩子們了。鄧九公說：「姑奶奶，你張羅你的去罷。」褚大娘子道：「他們不用張羅，他們連麵都吃了。那大爺纔坐下，瞅着那麼怪脛膈的，被我嘔了他一陣，這會子熱化了，也吃飽了，同女婿合他大舅，倒說的熱鬧中間的。」說話間，姨奶奶吃完餚餚，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這裏，我也瞧瞧大爺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了他們溫好了我的酒。」褚大娘子道：「只管去罷，有我呢！」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從袖子裏掏出一個紅燈花紙包囊兒來，說：「老爺子，你瞧瞧這個，九公打開一看，原來是蘇繡的一個大紅緞子小腳兒香袋兒，一個石青平口抽子。」

九公問他：「這怎麼呀？」她道：「我給那大爺好不好？」九公道：「好好，你給他罷！」又捏着那抽子問他道：「這裏頭沉顛顛的，又是甚麼東西？」他道：「可怎麼空空兒的給他呢？我給他裝上了一百老錢。」九公哈哈大笑起來。褚大娘子說：「別笑，人家好哇，叫他也活動活動去罷！」說着坐在一邊，便聽那鄧九公向安老爺道：「老弟，你方纔問那十三妹，我怎生說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兄是個敗子回頭金不換，我自幼兒，也念過幾年書；有我們先人在日，也叫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弄着作上了；誰知把個詩，倒了平仄；六韻詩，我又只作了十句，給他落了一韻，連個覆試，也沒巴結上。後來他老人家就沒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這裏頭的蟲兒，就結識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鎗弄棒，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已經算走到下坡路上去了，還虧幾個老輩子的說：「放着你這樣一個漢子，這樣一公膂力，去考武不好，爲甚麼幹這不長進的營生呢？」我想一個沒爺的孩子，有個人出來告訴這麼句正經話，就算難得；我就一驚頭的學着拉硬弓，騎快馬，端石頭，練大刀。這年學台下馬，報了考，到了考的這天，我開得十六石的硬弓；那三百六十筋的頭號石頭平端起來，在場上要走三個來回；大刀單撒手，舞三個面花，三個背花，還帶開四門；馬步箭全中。這麼說罷，老弟，算蓋了場了。不想到了本場，默寫孫武子兵書，我又落了兩個字，自己也沒看出來，便有學院上的書辦找來說：「大人見我的武藝，件件超羣，要中

我個案首，只因兵書裏落了字，打下來了，叫我花五百銀子，依然保我個插花披紅的秀才。」那時候，要論我的家常兒，再有幾個五百，也拿得出來，只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幹功名，一下腳就講究花錢，場了銳氣了。我就回他說：「中與不中，各由天命。」安老爺道：「這纔是正人君子的作事，只怕這本領，可要埋沒了。」九公道：「你聽麼，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誰想他單單把我擱在末尾兒一名，叫我坐紅椅子！我說：「這就算他給朝廷開科取士，來了一賭子氣。」我老師也沒拜，鹿鳴宴也沒赴，花紅也沒領，我說：「功名一路，算沒著了。」到後來，親友們見我在這裏悶坐着，便有幾個鏢行的朋友請我，跟他們走鏢；走了兩年，我就自己立了字號，單身出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着老天養活不會擦過臉，失過事；到今日之下，吃這碗飽飯，都是老天賞的。這年到了八十歲了，我說：「收船好在順風時，」告訴親友們，我可要摘鞍下馬咧！誰知那些有字號的大買賣行中，苦苦的不放，都隔年下了關書聘金來請，只得又走了五年。我說：「這可該收了。」便預先給各省却下書子去，說來年一定歇馬，一應聘金概不收領；承那些客商們的台愛，都遠路差人送彩禮來，給我慶功，又大家給我掛了一塊匾，寫得是甚麼「名鎮江湖」四個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看咱們，咱們有個自己不愛好着的嗎？我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莊上，本也寬綽；西院裏有教場一般的一個大院落，蓋着五間正廳，那是我帶了徒弟們教武藝的地方。

我就在那個所在，正中搭了座戲台，兩旁扎起兩路看棚來，在府城裏叫了一班戲子，把那些遠來的客人，合本地城裏關外的紳縉舖戶，以至坊邊左右這些鄉鄰，普通一請，一連兒熱鬧了三天。一日無事，二日安然，到了第三日正是本地那些鄉鄰們來吃酒看戲，那日人來的更多，廳上棚裏，都坐得滿滿的。再搭上那賣熟食的，賣糖兒豆兒，趕小買賣的，兩邊站得千佛頭一般。台上唱的是飛鏢黃三大打資二墩，正唱到黃三大打敗了資二墩，大家賀喜。他家裏來報說：「生了黃天霸了。」大家都說：「這戲唱得對景，我們鄧九太爺，將來一定也要得這樣一位相公。」就這個一盃，那個一盞，冷的熱的，輪流把我一灌，我可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興，忽見我莊上看門的一個莊客跑了進來，報說：「外面來了一個人，口稱前來送禮賀喜；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那莊客說：「莫問他是誰，只管請進來，大家吃酒看戲。」一時請了進來，只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緞袖袷，斜披件喀喇馬褂兒，歪戴歡樂亭帽兒，脚穿一雙攀熟皮靴子鞋，身上背着籃布纏的一樁東西，雖看不見裏面，約莫是件兵器；後邊還跟着個人，手裏托着一個紅漆小盒兒；走上廳來，把手一拱，說道：「請了。」只此兩個字，他就挺着腰，叉着隻脚，扭過臉去，攏着拳頭站着。我心裏說：「這個賀喜的來的古怪呀！」因問他：「足下何來？」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我非不認得你，你推睡裏夢裏，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賀喜慶功，特來會你。」我仔

細一看，那人却也有些面熟，只是猛然裏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想不起那裏會過。」足下：「我叫海馬周三，你我牯牛山曾有一鞭的交情。」這句話我想起來了。五年前後，我從京裏保鏢，往下路去。我個同行有個金振聲，他從南省保鏢，往上路來，對頭走到牯牛山，他的鏢貨，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見不平，趕上那廝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來報仇，趁着我家有事，要在衆人面前，砸我一場。我說：「朋友，你錯怪了我了；這同行彼此相救，是我們一個行規；况這事雲過天空，今日既承下顧，揪過這鞭子去；現成兒的酒席，咱們喝酒，你我就借着這盃酒解開這個扣兒，作個相與，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坐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看衆朋友的面，也算忒讓了他了罷。誰知他倒不中抬舉起來，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牯牛山一別，我埋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遇，見過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周三，若暗地裏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着在座衆位，請他們作個證明，要合你借個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那牯牛山的那樁買賣，你兒會的，破個笑臉兒，雙手捧來便罷。儻若不肯，我也不叫你過於爲難；我這盒兒裏，裝着一碗兒雙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朵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台上，扭個週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說罷，把個盒兒揭開，放在當中桌上。老弟你說，就讓是個泥佛兒罷，我能聽了不動氣？」安老爺道：「這人豈不是個慳慳小

人的行運了？」鄧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想不到這裏一個人，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長。」說着又乾了一盃。

說話的這個當兒，主客二位已都是數十幾大盃過了手了。褚大娘子在一旁說道：「我看老爺子，今日的酒，又有點兒過去了；人家二叔問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說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作甚麼？」鄧九公道：我姑奶奶，你當我說的是醉話嗎？要不從這根子上說起，怎見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來；見不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這回事可還有個甚麼大聽頭兒呢？再說人家聽故事的，又知道我鄧九公到底是個貧呢？」安老爺便接着問道：「後來吾兄便怎麼樣呢？」鄧九公道：「那時我一把無名孽火，從腳跟下直透頂門，只是礙着衆親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一番啞然大笑。我說：「我只道你用個一百萬八千萬的，那就爲難了我了，一萬銀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叫人盤銀子去。在座的衆人，還苦苦的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緩商。」我便對他大家說道：「衆位休得驚慌，我鄧某雖不才，還分得出個皂白清濁；這事無論鬧到怎的，場中絕不相勸。」霎時把那銀子桌齊，放在當院一張八仙桌兒上。我說：「朋友，綫銀一萬兩在此，只是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命脈去掙來的；你這等輕輕鬆鬆，只怕拿不了去。此地却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賓，你我兩家說明，都不許相幫，

就在這當場見個強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盤了銀子去，那怕我身帶重傷，一定抹了脂粉，帶了花朵，湊這個趣兒；萬一我的兵器上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逃公道。」說着我便丟了衣裳，拿了我那把保鏢的虎尾竹節鋼鞭，他也脫去馬褂，抖開他那兵器，原來也是把鋼鞭，合我這鞭的筋兩，正不差上下。那時衆人都出房來，遠遠的圍了個大筐籬圈兒站着，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我有話在前，不敢靠近；臺上的戲，也煞住了，站了一臺；閒人都眼睜睜的不看臺上那齣戲，要看臺下這齣戲。當下我兩個，一個站在北面，一個站在南面，亮了兵器，就交起手來。及至一交手，纔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周三了；原來他自從挨了我那一鞭之後，他隱項埋頭去練這家武藝，要洗牯牛山南的那一張羞臉。一條鞭使了個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我兩個來來往往，正鬪得難分難解，只見正東人羣裏電閃一般，攆出一個人來，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兩個的鋼鞭，用刀背兒往兩下裏一挑，說：「你二位住手，聽我有句公道話講。」那時我只道是來幫他的，他只道是來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只見那人身穿素妝，戴着孝髻，斜挎張彈弓兒，原來是個女子。」安老爺擎杯道：「不必講，這一定是十三妹無疑了。」鄧九公綽着那一部長髯，說：「兄弟，不是她還有誰？那時我同周三兩個，纔要合他講話，忽然正西上，亦飛過一枝鏢來，正向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將說得聲招傢伙，他早把身子一閃，那鏢早打了空。接着又是第二枝打來，

她不閃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綽，早把那枝鏢綽在手裏。說時遲，緊跟着就是第三枝打來；那時快，他把手裏這枝鏢，迎着那枝鏢發出去，打個正着，只見噹的一聲，冒了一股火星子，噹哪兩枝鏢，雙雙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個連環大彩。那發鏢的人，也不會露個面兒，早不知嚇到那裏去了。他也更不去尋，更不在意，便向我合周三道：「你二位今日這場鬪，我也不問你們是非長短，只是一個靠着家門口兒，一個靠仗着暗器，便那贏了，也被天下英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却與我無干，只是我要問問，怎生輸了的，便該擦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脂粉花朵的裏頭，便不許有個英雄不成？如今你兩個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我的，你兩個，那個出頭合我試鬪一鬪，且看看誰輸誰贏，那個戴那朵花兒，擦那嘴胭脂抹那臉粉！」老弟，那個當兒，劣兄到底比周三多吃了幾年老米飯，一看他那光景，斷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纔待合他講禮，那周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個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舉刀相迎，只把身子順着來，翻過腕子，從鞭底下用刀刃往上一磕，喇！早把周三的鞭，削作兩段，衆人又齊聲喝彩；只就那喝彩的聲音裏頭，接着一片喊聲，早從人隊子裏，嘖嘖跳出二三十條長大漢子來。」安老爺問道：「這又是些甚麼人呢？」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那海馬周三，預先叫他的夥伴，隨了那起戲子，喬粧打扮，混了進來，預先一個個埋伏在此。那時纔聽得衆人一聲喊，這

十三妹早上面一刀削斷周三的鋼鞭下面，趁勢就是一個潑脚把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趕上一步，脚踏住了脊梁，用刀指着一羣賊夥道：「你們那個上前，我就先宰了他這匹海馬，作個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性命，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她便對那班賊夥說道：「就請你衆人偏勞，把那個紅漆盒兒捧過來，給你這位大王，戴上花兒，抹上脂粉，好讓他上台扭給大家看。」老弟，這可就聽出周三的有短有長兒來了；只聽他爬在地下，高聲叫道：「衆弟兄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且莫動手。我海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得錯，我只悔我輕看了天下的英雄，今日出醜當場，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的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請砍下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聽聽十三妹這本領，可是脂粉隊裏的一個英雄，英雄隊裏的一個領袖？」安老爺用手把桌子一拍，說道：「痛快！拿起盃來，一飲而盡。」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儘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爺道：「姑奶奶，你聽你老人家這段話，還抵不得一餚下酒的美品麼？何用再去吃菜？」鄧九公一面喝着酒，一面說道：「老弟，這話還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馬周三，他又言無數句，話不一席，疊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待劣兄慢慢的說與你聽，纔算得酒菜的一品山珍海味，管教你連吃十大碗，還痛快得不耐煩哩！」這正是：

何用漢書來下酒，一番清談也消愁。

那鄧九公又向安老爺說出些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上回書講得是安老爺義結鄧九公，想要借鄧九公作自己隨身的一個貫索蠻奴，爲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這條孽龍，使他得水安身，然後自己好報她那爲公子解難贈金，借弓退寇，並擇配聯姻的許多恩義；又喜得先從褚大娘子口裏，得了那鄧九公的性情，因此順着他的性情，一見面便合他歡飲雄談，從無心閒話裏，談到十三妹。果然引動了那老頭兒的滿肚皮牢騷，不必等人盤問，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懸河的講將起來；講到那十三妹刀斷鋼鞭，鬪敗了周海馬，作色掀鬚，十分得意。安老爺聽了說道：「這場惡鬪，鬪到後來怎的個落場呢？」鄧九公道：「老弟呀！那時只怕十三妹聽了海馬周三這段話，一時性子起把他手起一刀，雖說給我增了光了，我出了氣了，可就難免在場這些親友們受累。正在爲難，又不好轉去勸她。誰想那些盜夥，一見他的頭領吃虧，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了一個個早丟了手中兵器的跪倒哀求，說：「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冒犯尊顏，還求貴手高抬，給他留些體面，我等恩當重報。」只聽那十三妹冷笑一聲，說：「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麼？假如方纔這九十歲的老頭

兒，被你們一鞭打倒，他的體面安在？再說方纔若不虧你姑娘，有接鏢的手段，着你一鏢，我的體面安在？

「衆人聽了，更是無言可答，只有磕頭認罪。那十三妹睜也不睜，便一腳踏定周海馬，一手擊着那把倭刀，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兒，對着那在場的大衆說道：「你衆位在此，休猜我合這鄧九公是親是故，前來幫他；我是個遠方過路的人，合他水米無交，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今日撞着這場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圖這幾兩銀子。」說了這話，他然後纔回頭對那班盜夥道：「我本待一刀了却這廝性命，既是你衆人代他苦苦哀求，殺人不過頭點地，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驢頭。你們要我饒他，只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們當着在場的衆位，給這主人賠禮；此後無論那裏，見了不准錯敬；第二，這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的周圍百里以內，不准你們前來騷擾；第三，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要照我的話行事。這三件事，件件依得，便饒他天字第一號的這場羞辱，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話。」衆人還不會開口，那海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只要免得戴花擦脂抹粉，都依都依，再無翻悔。」衆人也一疊聲兒合着答應。那十三妹這纔一抬腿，放起周三；那廝爬起來，同了衆人，走到我跟前，齊齊的尊了我聲「鄧九公爺」，向我搗蒜也似價磕了陣頭，就待告退。老弟，古人說得好：「得意不可再往。」我鄧老九這就忒穀瞧的了，再說也不可向世路給仇，我就連忙扶起他說：

「周朋友你走不得。從來說：『勝敗兵家常事。』」又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日這樁事，自此一字不提，現成的戲酒，就請你們老弟兄們，在此開懷痛飲，你我作一個不打成相與的交情，好不好？」周三他倒也得風便轉，他道：「既承台愛，我們就在這位姑娘的面前，從這句話，敬你老人家起。」當下大家上廳來，連那在場的諸位，也都加倍的高興。我便叫人收過兵器銀兩，重新開戲，洗盞更酌。老弟，你想這個過節兒，得讓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座不得？我連忙滿滿的斟了盞熱酒，送過去，她說道：「我十三妹，今日理應在此看你兩家禮成，只是我孝服在身，不便宴會。再者，男女不同坐，就此失陪，再圖後會。」說着出門下階，嗖的一聲，托地跳上房屋，順着那房脊，邁步如飛，連三跨五，霎時間不見蹤影，我方纔曉得他叫作十三妹。老弟，你聽這場事的前後因由，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豈不在人衆裏，把一世的英名喪盡！你道他怎的算不得我一個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我也顧不得歇乏了，便要去找尋這人。這纔據我們莊客們說：「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時因莊上正有勾當，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暫住，約他三日後再來，現在他還在這裏住着。」我聽了這話，便趕到這裏，合她相見。原來她只得母女二人；他那母親，又是個既聾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着十分清苦；我便要在合周三賭賽的那萬金相贈，無奈她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瞻養，他又再三推辭。問起她的來由，她說：「自遠方

避難而來。一因他一家孤寡，生恐到此，人地生疎，知我小小有些聲名，又有幾歲年紀，特來投奔，要我給他家遮掩個門戶，此外一無所求。當下便合我認作師傅，他自己却在這東崗上青雲山山峯高處，踞了一塊地方，結幾間茅屋，仗着他那口倭刀，自食其力，贍養老母。我除了給她送些薪水之外，憑你送他甚麼，一概不收。只一個月頭裏，借了我些微財物，不到半月，就依然照數還了我了，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會報得他一分好處。」安老爺道：「據這等說起來，這人還不是那長鎗大戰的英雄，竟是個揮金殺人的俠客！我也難得到此，老兄台你合她既有這等的氣誼，怎能得引我會他一會也好？」鄧九公聽了這話，怔了一怔，說：「老弟，若論你合這人彼此都該見一見，纔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只可惜老弟來遲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你見他不着了。」安老爺故作驚疑問道：「這却爲何？」只見鄧九公未從說話，兩眼一酸，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連那白鬚上也沾了一片淚痕，嘆了一聲道：「老弟，劣兄是個直腸漢，肚子裏藏不住話。獨有這樁事，我家裏都不曾提着一字；不信，你只問你姪女兒，就知道了原故。只因十三妹的這樁事，大須慎密，不能泄漏他的機關。如今承你老弟問到這句話，我兩個一見，氣味相投，肝膽相照，我可滿不上你來。原來這位姑娘，他身上有殺父大仇，他因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一向不會報得。不想前幾天，他這母親，又得了一個緊痰症沒了，他如今孝也不及穿，事也

不及辨，過了頭七，葬了母親，便要去幹這大事。今日他母親死了第四天了，只有明日後日兩天。他此時的心緒，避人還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見他？我昨日還問她歸期，他說：「這大事了，便整歸裝，但這個事也要看個機會，才得了事，纔好再回此地。」知他須三個月兩個月；老弟，你又那裏等得他？這是愚兄這幾日，也正爲這事，心中難過。安老爺又伴作不知的道：「哦！原來如此；但不知他的父親，是何等樣人，因何事被這仇家陷害他？這仇人又是那等樣人？現在在甚麼地方？」鄧九公擺手道：「這事一概不知。」安老爺道：「吾兄這句話，是欺人之談了；她既合你有師生之誼，又把這等的機密大事，告訴了你，你豈有不問他個詳細原由的理？」一句話，把鄧九公問急了；只見他瞪了兩隻大眼睛，噴起來道：「豈有此理！難道我是欺你老弟不成？你是不曾見過他那等的光景，就如生龍活虎一般，大約他要說的話，作的事，你就攔他，也莫想攔得個住手住口。否則，你便百般問他求他，也是徒勞無益。况且她仇還沒報，這仇人的名兒，如何肯說；我又怎的好問？只有等他事畢回來，少不得就得知這樁快事了。」安老爺道：「如此說來，此時既不知他這仇人爲何人，又不知他此去報仇在何地，他強煞究竟是個女孩兒，千山萬水，單人獨騎，就輕輕兒的說到去報仇，何不覺得孟浪些？在這十三妹的輕年任性，不足深責；可是老哥哥，你既受他的恩情，又合他師弟相關，也該阻止她一番纔是，怎的看了她這等輕舉妄動起來？」鄧九公

聽了，哈哈大笑說：「老弟台，我說句不怕你思量的話，這個事，可不是你們文字班兒懂得；講他的心胸本領，莫說殺一個仇人，就萬馬千軍，衝鋒打仗，也了得了，不用旁人過慮，這是一二則，從來說「父仇不共戴天」，又道是「君子成人之美」，便他個漠不相關的朋友，咱們還要勸他作成這件事，何況我合她呢？所以我想了想，眼前的聚散事小，作成她一番英雄豪舉的事大。我方纔竭力幫着她，早些葬了他家老太太，好讓她一心去幹這樁大事，也算盡我幾分以德報德之心；此時我只有催促他，怎的老弟，你倒要噴我不阻止他起來？」安老爺這些話，一層逼進一層，引得那鄧九公雄辯高談，真情畢露。心裏說道：「此其時矣，且等我先收伏了這個貫索奴，作個引線，不怕那條孽龍，不弭耳受教；待他弭耳受教，便好全他那片孝心，成這老頭兒這番義舉，也完我父子的一腔心事。」便對鄧九公說道：「自來說：『英雄所見略同』，小弟雖不敢自命英雄，這樁事却合老兄台的見識，微微有些不同之處；既承不棄，見到這裏，可不敢不言，只是吾兄切莫作惱。你這不叫作以德報德，恰恰是個「以德報怨」的反面，叫作「以怨報德。」那十三妹的一條性命，生生送在你這番作成了。」鄧九公聽了，駭然道：「哈！老弟，你這話怎講？」安老爺道：「這十三妹是怎的個英雄？我却也只得耳聞，不曾目睹；就據吾兄你方纔的話聽起來，這人大約是一團至性，一副奇才；至性人往往多過於認真，奇才人往往多過於認勝。要知一個人秉了

這團至性，這副奇才來，也得天賜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纔許她作那番認真好勝的事業；否則，一生遭逢不偶，志量不售，不免就逼成一個「過則失中」的行逕。看了世人一萬人皆不入眼，自己位置的，想比聖賢還要高一層；看了世事，萬事都不如心，自己作來的，要想古今無第二個。干他的事他也作，不干他的事他也作；作的來的他也作，作不來的他也作。不怕自己灑膽披肝，不肯受他人一分好處；只圖一時快心滿志，不管犯世途萬種危機。久而久之，把那一團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團雄心俠氣，甚至睚眦必報，黑白必分。這等人若不得個賢父兄，良師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喚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終歸名墜身敗。如古之屈原，賈誼，荊軻，聶政諸人，道雖不同，同一受病，此聖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也。」這種人有個極粗的譬喻，比如那鷹師養鷹一般，一放出去，他縱目摩空，見個狐兔，定要竦翅下來，一爪把他擒住；及至遇見個狡兔黠狐，那怕把他拉到污泥荆棘裏頭，他自己不惜毛羽，絕不鬆那一爪；再偶然一個抓不着，他便高飄遠舉，甯可老死空山，再不飛回來，重受那鷹師的喂飽，這就是這十三妹現在的一副小照真容。據我看他，此去絕不回來；老兄，你怎的還妄想兩三個月後，聽她來說那樁快事？」鄧九公道：「她怎的不回來？老弟，你這話我就想不出的個理兒來了。」安老爺道：「老兄，你只想她這仇人，我們此時，雖不知底裏，大約不是個甚麼尋常人。如果是個尋常人，有他這等本領，早已不動聲色，把仇

報了，也不必避難到此；這人一定也是個有聲有勢，能生人能殺人的脚色。他此去報仇，恐怕就未必得着機會下手；那時大事不成，羞見江東父老，便不回來了，此其一。便讓他得個機會下手，他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牙爪，再方今聖朝清平世界，豈是照那鼓兒詞上頑得的一個走不脫，王法所在，他便不得回來了，此其二。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她又是個女孩兒家，難道還披髮入山不成？況且聽她那番冷心冷面，早同枯木死灰，把生死關頭看破；這大事已完，還有甚的依戀？他只聽他合你說的「大事一了，便整歸裝」這兩句話，豈不是句合你長別的話麼？果然如此，他更是不得回來定了，此其三。這等說起來，她這條性命，不是送在你手裏，却是送在那個手裏？」鄧九公一面聽安老爺那裏說着，一面自己這裏點頭；聽到後來，擴擴兒的把個脖頸低下去，默默無言，只瞧着那杯殘酒發怔。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說道：「老爺子聽見了沒有？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麼說來着，我雖然說不出這些講究來，我總覺一個女孩兒家，大遠的道兒，一個人兒跑，不是件事；你老人家，只說我不懂這些事，聽聽人家二叔這話，說的透亮不透亮？」那老頭此時，心裏已是七上八下，萬緒千頭；再加上女兒這幾句話，不覺急得酒湧上來，把一張肉紅臉，登時連耳朵帶頰，瞥了個漆紫，頭上熱氣騰騰，出了黃豆大的一腦門子汗珠子，拿了條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揩。半天從鼻子裏哼出了一股氣來，

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越想你這話越不錯，真有這個理！如今過了明日後日兩天，他大後日就要走了，這可怎麼好？」安老爺道：「事情到了這個場中，只好聽天由命了！那還有甚沒法兒？」鄧九公道：「咳！豈有此理？人家在我跟前，盡了那麼大情，我一分也沒得補報人家；這會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兒上去，我鄧九公這罪過，也就不小。就讓我再活八十七歲，我我心裏可有一天過得去呀！」他女兒見父親真急了，說道：「你老人家，先莫焦躁，不如明日，請上二叔幫着，再攔她一攔去罷！」那老頭兒聽了，益發不耐煩起來，說：「姑奶奶，你這又來了；你二叔不知道他，難道你也不知道他嗎？你看他那性子脾氣，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就攔得住他麼？」安老爺道：「這話難說，只怕老哥哥你用不着；如果用得着我，我就陪你走一過，俗語說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死求白賴。』或者竟攔住她，也不可。」鄧九公聽了這句話，伸腿跳下炕來，爬在地下，就磕個頭說：「老弟，你果然有這手段，你不是救十三妹，真算你救了這個哥哥了。」慌得安老爺也下炕還禮，說：「老哥哥，不必如此，我此舉也算爲你，也算爲你；你只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還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鄧九公更加詫異，忙讓了安老爺歸坐，問道：「他怎的又是你的恩人起來？」安老爺這纔把此番公子南來，十三妹在荏平悅來店，怎的合他相逢，在黑風崗能仁寺，怎的救他性命，怎的贈金聯姻，怎的借弓退竊，那盜寇，怎的便是方纔講的那牯牛山

馮馬周三，見了那張彈弓，怎的立刻備了人馬，護送公子，安穩到淮；公子又怎的在廟裏，落下一塊寶硯，十三妹她怎的應許找尋，并說送這彈弓，取那寶硯；自己怎的感她情意，因此辭官，親身尋訪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鄧九公這纔恍然大悟，說：「怪道呢！他昨日忽然交給我一塊硯台，說是一個人寄存的；還說她走後，定有人來取這硯台，並送還一張彈弓，又囑我好好的存着那彈弓，作個記念。我這問他是個何等樣人，他說：『都不必管，只憑這寶硯，收那雕弓，憑那雕弓，付這寶硯，萬不得錯。』路上的這段情節，她並不會提着一字，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賢姪公子；這不但是這樁事裏的一個好機緣，還要算是一個好穿插呢？」說着直樂得他一天煩惱，丟在九霄雲外，連叫快拿熱酒來。安老爺道：「酒夠了；如今既要商量正事，我們且撤去這酒席，趁早吃飯，好慢慢的從長計較，怎的個辦法。」褚大娘子也說：「有理。」老頭兒沒法，說道：「我們再取個大些的杯子，喝他三杯，痛快痛快。」說着取來，二人連乾了三巨觥。

恰好安公子已吃過飯，回了褚一官過來，安老爺便把方纔的話，大略合他說了一遍，公子請示道：「既是這事有個大概的局面了，何不打發戴勤去，先回我母親一句，也好放心。」鄧九公聽了道：「原來弟夫人，也同行在此麼？現在那裏？」褚大娘子也說：「既那樣，二叔何不早說，我們娘兒們，也該見見親熱親熱；再說既到了這裏，有個不請到我家吃杯茶的？」鄧九公也道：「可是的。」立刻就要着人去

請安老爺道：「且莫忙！如今這十三妹既找着下落，便姑奶奶你不去，約他同媳婦也必到莊奉候，好去見那個十三妹姑娘。今日天也不早了，而且不可過於聲張。」因吩咐公子道：「不必叫戴勤去，留下他，我另有有用處。就打發華忠，帶了隨緣兒去，把這話密密的告訴你母親，合你媳婦，也通知你丈人丈母；他請你母親合媳婦，坐輛車兒，止帶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明日起早上路的時候，從店裏動身，只說看個親戚，不必提別的話，留你丈人丈母，合家人們在店裏照料行李；他二位自然也惦着要來，且等事體定規了，再說這話。你把華忠叫來，我當面告訴他，外面不可聲張。」褚一官道：「我去罷！」

一時叫了華忠並隨緣兒來，安老爺又囑咐一遍；又叫他到一旁，耳語了一番，只聽他答應，却不知說的甚麼。老爺因向褚一官道：「這一路不通車道罷！」鄧九公道：「從桐口往這路來，沒車道；從這裏上荏平去，有車道。我們趕買賣，運糧食，都走這車道。」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叫兩個妥當些的莊客，同他爺兒們去。」老爺說：「兩個人夠了，這一路還怕甚麼不成？」褚大娘子道：「不是怕甚麼，一來路岔道兒多，防走錯了；二來我們也該專個人去請一請；三來大短的天，我瞧明日，這話說結了，他娘兒這一見，管取捨不得散。我家只管有的是地方兒，可沒那些乾淨鋪蓋，叫他們把家怎的大車套了去，沿路也坐了人，也拉了行李。」褚一官道：「索興再備上兩個牲口騎着，路上好照應。」說着同了華忠父

子，出去打發他們起身去了。」鄧九公先就說：「好極了。」因又向安老爺道：「老弟，看我說我的事，都得我們這姑奶奶不是？」褚大娘子道：「是了；都得我啣！到了留十三妹，我就都不懂了。」鄧九公哈哈的笑道：「這又動了姑奶奶脾氣了。」大家說笑一陣。鄧九公又去周旋公子；一時又打一路拳給他看；一時又打個飛腳給他看。褚大娘子在旁，一眼看見公子把那香袋兒合平口抽子，都帶在身上，說道：「大爺，你真把這兩件東西都帶上了；你看叫你的那活計，一趁這兩件越發得樣兒了。」公子說：「我原不要帶的，姨奶奶不依麼！我沒法兒，只得把二百錢掏出來，交給我姨爹爹，纔帶上的。」安老爺道：「姑奶奶，你怎麼這等稱呼他？」褚大娘子道：「二叔使得我們叫聲二叔，就同父母似的，這大爺跟前，我可怎麼好老老大的叫他呢！我們還論我們的，萬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裏，我還合他充續姨爹爹呢？」因問着公子道：「是不是？」公子也只得一笑。安老爺道：「那我們又不敢那樣論法了。」

說話間，那位姨奶奶，早已帶了人，把飯擺齊。安老爺坐下，看了看，那廚下就打發的整桌雞魚菜蔬，合養的白鴨子白煮肉，又有褚大娘子裏邊弄的家園裏的瓜菜，自己醃的肉腥，並現拉的過水麵，現蒸的大包子。老爺在任上，吃了半年來的南席，又吃了一遭兒的頓飯，乍吃着這些家常東西，轉覺得十分香甜可口。只見鄧九公，他並不吃那些菜，一個小小兒子，給他捧過一個小缸盆，大的霽鹽海碗來，盛着

滿滿的一碗老米飯；那個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湯。他接來，把肉也倒在飯碗裏，又公了半碗白湯，拿筷子拌了崗尖的一碗，就着辣鹹菜，唵嚕嚕，噶吱吱，不上半刻，吃了個罄淨。老爺這裏纔吃了一碗麵，添了半碗飯，因道：「老哥哥的牙口，竟還好。」他道：「中用了，右半邊兒的槽牙，已活動了一個。」

一時飯畢，便在東間一張方桌前坐下，就有小小子，給安老爺端了盪漱水來。鄧九公却不用盪漱。只使一個大錫漱口碗，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咯的鬧了一陣，把那水都噴在院子裏；回首又見那姨奶奶，給他端過一個揚州千層板兒的木盤來，裝着涼水，說：「老爺子，使水呀。」那老頭兒把那將及二尺長的白鬍子，放在涼水裏，湃了又湃，油了又油，鬧了半日；又用烤熱了的乾布手巾，沍一回，擦一回，然後用過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潔淨光彩，根根順理飄揚，自己低頭看了，覺得得意之至。褚大娘子便合那位姨奶奶，忙忙的吃過飯。盪漱已畢，裝了袋烟也過來陪坐。那邊便收拾傢伙，下人揀了吃去。老爺看着，雖不同那鐘鳴鼎食的繁華豐盛，規矩排場，只怕他這倒是個長遠吃飯之道。却說鄧九公見大家吃罷了飯，諸事了當，他却耐不得了，向安老爺道：「老弟，你快把明日到那裏怎的個說法，告訴我罷。」安老爺道：「既如此，大家都坐好了。」當下安老爺同鄧九公對面坐了，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橫，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褚一官坐下，就開口道：「我先有句話，明日如果見了面，老爺子，你老人

家可千萬莫要性急，索興讓我們二叔先說。安老爺道：「不必講，這齣戲自然是我唱，也得老兄給我作一個好場面，還得請上姑爺姑奶奶走走場，並且還得今日趁早備下一件行頭。」鄧九公問道：「怎的又要甚麼行頭？」安老爺道：「大家方纔不說這姑娘不肯穿孝嗎？」如今要先把這件東西給她趕出來臨時好用。」褚大娘子忙道：「都有了，那一天，我瞧着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我從頭上直到脚下，以至他的鋪蓋坐褥，都給他張羅妥當了。他拿去執意不穿，是去報定了仇了，可叫人有甚麼法兒呢？」老爺道：「有了更好。」鄧九公便道：「老弟，你可別硬作研，不是我毛草，他那脾氣性子可真累贅。」安老爺笑道：「不妨，若無破浪揚波手，怎取驪龍領下珠？就是老媽媽論兒，也道是沒那金鋼鑽兒，也不攪那磁器傢伙；你看我三言兩語，定叫她歇了這條報仇的念頭。不但這樣，還要叫她立刻穿孝盡禮；不但這樣，還要叫他扶柩還鄉；不但這樣，還要叫他雙親合葬；不但這樣，還要給他立命安身。那時纔算當完了老哥哥的這差，了結了我的一條心愿。」鄧九公道：「老弟，我說句外話，你莫要榜張了罷！」老爺道：「不然，這其中有個原故，等我把原故說明白，大家自然見信了。但是這事，不是三句五句話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們今日，須得先排演一番。但是這事，却要作得機密，雖說你這裏沒外人，萬一這些小孩子們出去，不知輕重，露個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通，儻被他預先知覺了，於事大爲無益。如今我們拿分紙

墨筆硯來，大家作個筆談，只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褚一官道：「他認得字，字兒比我深，還寫得上來呢！」老爺道：「這尤其巧了。」說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紙筆。

讀者，趁他取紙的這個當兒，作者要打個岔。你看這十三妹從第四回書就出了頭，無名無姓，直到第八回他纔自己說了句，人稱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甚名誰，甚麼來歷。這書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爺知道他的根底，這可要聽聽他的姓名了。又出了這等一個西洋法子，要鬧甚麼筆談，豈不惹讀者心煩性燥麼？讀者且耐性安心，少煩勿燥，這不是我作者定要如此。這種官野史，雖說是個頑意兒，其爲法則，本一如文章家也；必先分出個正傳附傳，主位賓位，伏筆應筆，虛寫實寫，然後纔得有個間四結構。卽如這段書，是十三妹的正傳，十三妹爲主位，安老爺爲賓位。如鄧褚諸人，并賓位也佔不着，只算個願爲小相焉。但這十三妹的正傳，都在後文；此時若縱筆大書，就佔了後文地步，到了正傳寫來，便沒些子氣勢，味同嚼蠟；若竟不先伏一筆，直待後文無端的寫來，這又叫作沒來由，又叫作無端半空伸一脚，爲文章家最忌，然則此地，斷不能不虛寫一番；虛寫一番，又斷非照那種官家的「附耳過來，如此如此」八個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纔把這文章的筋脈，放在後面去，魂魄提向前頭來；作者也煞費一番筆墨，然雖如此，讀者却又切莫認作不過一番空談，後面自有實事，把他輕輕放過去。

要聽他這段虛文，合後面的實事，却是逐句逐字，針鋒相對。讀者樂得分破許精神，須尋些趣味也。

那褚一官取了紙墨筆硯來，安老爺便研得墨濃，蘸得筆飽，手下一面寫，口裏一面說道：「九兄，你

大家要知道那十三妹的根底，須先知那十三妹的名姓。因寫了一行，給大家看道：「那姑娘並不叫作十三妹，他的姓是這個字，他的名字是這兩個字，他這十三妹三字，就從他名字上這字來的。」大家道：「哦！原來如此。」安老爺又寫了一行，指道：「他的父親，是這個名字，是這等官，他家是這樣一個家世。」

鄧九公道：「如何？我說他那等的氣度，斷不是個民間女子呢！這就無怪其然了。」褚大娘子道：「這我

又不明白了；既這樣說，怎他的又是那樣個打扮呢？」安老爺道：「你大家有所不知。」因又寫了幾句，

給大家看道：「是這樣一個原故；就如我家，這個樣子也儘有。」大家聽了，這纔明白。安老爺又道：「你

大家道他這仇人是誰，真算得個天大地大稀大，無大不大的大脚色。」因又寫了幾個字，指給衆人看

道：「便是這個八。」鄧九公道：「啊！他怎的會惹着這位太歲去，合他結起仇來？」安老爺道：「他父

親合那人，是個親臨上司，屬員怎生敢去合他結仇，就爲了這姑娘身上的事。」說着，又寫了兩句，指道：

「這是這等一個情節；無奈他父親又是個明道理，尙氣節的人，不同那趨炎附勢的世俗庸流；見他那

上司平日如此如此，更兼他那位賢郎又是如此如此，任他那上司的百般牢籠，這事他絕不吐口應許。

那一個老羞成怒，就假公濟私，把他參革，拿問在監，因此一口暗氣而亡。那姑娘既痛他父親的含冤，更痛那冤由自己而起，這便是他誓死報仇的根子。」鄧九公聽了，輪起大巴掌來，把桌子拍的山响，說道：

「這事叫人怎生耐得？只恨我鄧老九有了兩歲年紀，家裏不放我走。不然的時候，我豁着這條老命走

一遍，到那裏怎的三拳兩脚，也把那廝結果了。」安老爺道：「不勞你老兄動這等大氣。」因又寫了一

行指道：「這人現在已是這等光景了。」鄧九公道：「是呀；前些日子，我也模模糊糊，聽見誰說過一句

來着，因是不干己事，不曾留心去問。却也是朝廷無私，天公有眼；這等說起來，這姑娘更不該去了。」褚

大娘子笑道：「誰到底說他該去來着？這不是你老人家甚麼英雄咧，豪傑咧，又是甚麼大丈夫，烈烈轟

轟作一場咧，鬧出來的咧？」鄧九公呵呵的笑道：「我的不是；我就知道有這些灣子轉子嗎？」安老爺

道：「這話倒不可竟怪我們這位老哥哥，我若不來，你大家從那裏知道起，便是我雖知道，若不知道底

裏，方纔也不說那等的滿話。至於我此番來，還不專在他救我的孩子的這樁事上，因又寫了幾句道：「

我們兩家，還多着這樣一層，是如此如此，便是這姑娘，我從他懷抱兒時候就見過，算到如今，恰恰的十

七年不會見着。自他父親死後，更是不通音問；這些年，我隨處留心，逢人便問，總不得個消息；直到我這

孩子到了淮安，說起路上的事來，我越想越是她，如今果然不錯。你看我若早幾日到，沒他母親這樁事

便難說話；再晚幾日，見不着他這個人，就有話也無處可說。如今不早不晚，恰恰的今日，我兩人相聚，這豈是爲你我報德湊的機緣？這真是上天監察他那片孝心，從前叫他自已造那番分救你我兩家的因，今日叫我兩個結合救他一人的果，分明是天理人情的二樁公案。」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據此看去，明日的事，只怕竟有個八分成局哩！」褚一官道：「豈但八分，十成都可保。」安老爺道：「這也難說，明日只怕還得大大的費番唇舌；我們如今私場演官場，可就要串起這齣戲來了。」說着，那位姨奶奶送過茶來，大家喝着茶，那姨奶奶便湊到褚大娘子耳邊，噉了幾句，褚大娘子笑着，縐縐眉道：「咳，不用喇！」鄧九公道：「你們鬼鬼崇崇，又說些甚麼？」褚大娘子笑着說：「不用問了。」鄧九公道：「這幾日，是時刻惦着十三妹，生怕他那邊有個甚麼岔兒，迫着要問。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說道：『今兒個他二叔合大爺，他爺兒們不都住下麼？我想着他們都沒個尿壺，我把你老的那個刷出來了，你老要起夜，有我這馬桶呢！你跟我一堆兒撒不好呀？』姑奶奶可只是笑，大家聽了，笑個不止。安公子忍不住，回過頭去，把茶噴了一地。」鄧九公道：「狠好，就是那麼着，你只別來攪，就誤人家的事。」

一時茶罷笑止，鄧九公道：「如今這個人的來歷，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只是老弟用何等妙計，能叫她照方纔說得那樣遵教呢？」安老爺道：「從來只聞定計報仇，不曾見過定計報恩，然而這個人的

性情，非用條妙計，斷斷制他不住；制他不住，你我這報恩的心，也無從盡起。等我寫出一個節略來，大家商議。」說着就提筆，一條一條的寫了一大篇，便望着鄧九公，褚家夫妻道：「我們此去，我不必講，自然是從送還這張彈弓說起。但是第一，只愁她收了彈弓，不肯出來見我，便有話也沒處說了。明日却請你爺兒三位，借樁事兒，分起先去。然後我再作恁般個行逕而來。到那裏，九兄，你却如此如此說，我便如此如此說，却勞動姑奶奶這般這般的暗中調度，便不愁他不出來見我了。及至看見着了，他還愁交代彈弓之後，我只管問長問短，他却一副冰冷的面孔，寡言寡笑，我縱然有話，從那裏說起，我便開口先問怎的一樁事，不愁他不還出個實在來。我聽了便想作這般一個舉動，他若推托，却請九兄從旁如此如此的一團和我，便得又進一步，直入後堂了。及至到了裏面，我一面參靈禮拜，假如他遠過禮，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難道我好上前拉他起來，合我說話不成？却得姑爺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這位再如彼的一指點，九兄又從中作個代東陪客，我就居然得高坐長談了。坐下我開口第一句，可便是這句話，她絕不肯說到報仇原由，一定的用淡話支吾，但她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這句話。」安老爺說到這裏，褚一官道：「說是這等說，二叔，你老也得悠着來呀！」安老爺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恁的一激，怎生激得出她報仇的那句話來。」鄧九公道：「有理，不錯的，就是這等不妨，便是他有甚話說，有我從

中和解解！安老爺道：「到那時節，倒用不着和解；你但如此如此作去，他自然沒話可說，但是這節關目，老兄，你可得作的像，我再如此用話一敲打，一定要叫他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纔罷。」鄧九公道：「他始終不說也難。」安老爺道：「老兄，你要知他是好勝不過的人，怎肯被人警着短處？有那等一句話在前頭，便不容她不說了，但是說雖說了，憑怎的問他那仇人的姓名，可休想她說出來了。問來問去，不等他說，我便一口道破。」鄧九公拍手道：「好！」安老爺道：「九兄，你莫先贊好着。你須知她，又是這機警不過的人。這樁事，合那仇人的姓名，無一刻不橫在她心頭，却又萬分的機密，防着泄露。忽然的被一個陌生人當面叫破，他如何不疑，難保不有一場大動作的。如此，此番却得仗你老兄和解了。」鄧九公道：「便是這樣，也不妨事。他雖是難纏，却不蠻作。你只看他作過的那幾樁事，就是個樣子了。」老爺道：「只要成全了她，就你我吃些虧，也說不得。等過了這關，我却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說來，這却得大費一番唇舌，纔平得他那口盛氣，等到把這事的原委說明，就是有證有據，共聞共見的事情，難道這怕他不信，一定要去報仇不成？」鄧九公道：「是呀！到了這個場中，就算完了。」安老爺道：「完了？未必呀！只怕還有大未完在後頭呢！老兄，你切莫把她平日的那番俠烈，認作她的得意，她那條腸子是涼透了，那片心是橫絕了，也只爲他父母這兩樁大事未完，弄成這等一個遊戲三昧的樣子。如今不幸，母親已

是死了；再聽得父仇不消報了，可防她頓生他變，這倒是一樁要緊的關頭。」褚大娘子道：「不妨，那等我勸她。」老爺道：「這是豈勸得轉的！你爺兒三個，只要保護得他那一時的平地風波，此後的事，都是我的責成；只消我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一片說詞，管取他一片雄心俠氣，立地化成宛轉柔腸，好叫她向那快活場中安身立命也。」鄧九公聽完，不住點頭啞嘴，撫掌捋鬚，說道：「老弟呀！愚兄闖了一輩子，沒服過人，今日遇見你老弟了。我算孫大聖，見了唐長老了。你們念書的心裏，真有點子道理的！」說着，把那字紙撕成條兒，交與褚一官拿去燒了，以防泄露；安公子也便站起身來外面去坐，只有褚大娘子只管在那裏坐着，默默出神。安老爺道：「姑奶奶，怎麼沒話？難道你捨不得，你那世妹還鄉不成？」褚大娘子道：「他這樣的還鄉，不強似他鄉流落，豈有不願意之理？只是我方纔通前徹後一想，這件事，二叔你老人家料估得防範得，計算得都不差，便是有想不到的，想過去的去處，有這大譜兒，在這裏臨時都容易作，只是你老人家，方纔說的給我那十三妹妹子，安身立命這句話，究竟打算怎的給他安身怎的給他立命？何不索興說來我們聽聽，也得放心。」安老爺道：「這不過等完事之後，給她說個門戶相對的婆家，選個才貌相當的女婿，便是她的安身立命了。姑奶奶，你還要怎樣？」褚大娘子道：「我却有個見識在此。」因望着他父親，合安老爺悄悄兒的道：「我想莫如把牠如此這般的一辦，豈不更完成一段

美事？」鄧九公說：「好哇，好哇！我怎的就沒想到這裏？老弟不必猶豫，就是這樣定了這事，咱們也在明日定規。從明日，起掃地出門，愚兄一人包辦了。」安老爺連忙站起身來，向褚大娘子道：「賢姪女，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着了，但是這樁事，大不容易。」因又向鄧九公道：「老哥哥，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提着一字，管取你我今日這片心神，都成畫餅，所關匪細，且作緩商。」這正：

整頓金籠關玉鳳，
安排寶鉢咒神龍。

安老爺，鄧九公次日怎的去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